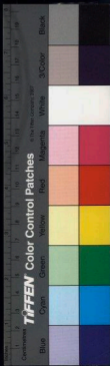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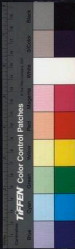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聖訓
敦孝
篤宗族以昭雍穆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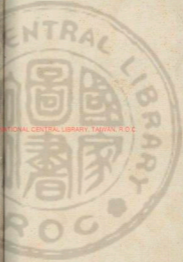


聖諭

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穆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Color

尚節儉以惜財用
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爲
息誣告以全良善
誠窩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保甲以彌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聖諭像解序

古先哲王施十二教以治天下
其大夫受灋於司徒退而頒之
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而
以歲時入其書皆會政而致事
焉於是州有長或會民於社而



使之讀漢黨有正或飲酒於序
以攷其德行而教化行矣族有
師書其孝弟睦婣者閭有胥書
其敬敏任恤者而風俗淳矣大
雅之篇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知民性未有不善又曰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則知君臨天下
者亦未有不願斯民之共底於
善而垂訓辭以爲告戒者也我
皇上垂拱端闈誕敷政教薄海內
外罔不率俾土宇幅員之廣休
養生息之衆咸皆內而觀型



聖朝化所及之
已浸浸時雍之治矣而猶慮教
化之未大行風俗之未盡淳爰
頒

上諭十有六條綱舉目張徧播遐
邇比於周官之十二教尤詳且
盡焉方正學所謂爲治之以道
禁之以法不若論之以言是已
然又謂論之以言不若引前人
之言行化之爲易入則據據夫
往蹟以啓迪其愚蒙謂非牧民
者之責歟江左素稱繁庶予叨
塵行省竊祿是邦仰承



兩都御史臺董率於上與共百
執事宣布德化以副

聖天子愛養斯民至意惟賢長吏
之是賴而繁昌梁令以循卓之
才膺斯劇邑曾博采前言選行
註釋

上諭十六箴講解鼓勸固已揚績
於薦剡書庸於贊策茲者晉秩
待遷需次不遠而猶夙夜匪懈
繪圖成編俾閭閻隴畝之氓家
喻戶曉易於觀感而興起可謂
無忝厥職矣昔馮伉宰禮泉著

聖諭傳解卷五
論蒙書十四篇教之務農敦本
而醴泉治張載宰雲岩每月吉
具酒食召鄉人會於庭論以養
老事長之義而雲岩治益得報
最遷擢聲施爛然今觀梁令何
以異是耶夫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由是隣封別壤轉相傳
播曉然於綱常之大義相率而
趨於善厥功豈淺歟哉書既告
竣梁令以弁語爲請予旣嘉其
有裨

聖化而又自幸得車輔之助則題

諸簡端所不能辭也是爲序
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立秋日
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加六級龔佳育謹



聖諭像解序

天子爲天牧民其所以治之之
道固不一而足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所焦勞
圖者旣已見之施行著有成效
矣乃於康熙九年特頒

上諭十六條以爲化民成俗之本
弘綱巨目靡不畢備猗歎盛哉
何道之隆也夫承流宣化邑令
與有責焉琴待罪繁昌方以不
克闡揚

上諭爲懼顧蒞任未幾蒙

前安撫部院靳 頌發

上諭十六箴一書琴伏而讀之周
情孔思燦然具在獨念鑄辭典
雅小民未必周知爰僭加註釋
急梓以行俾合邑家傳戶誦焉
日漸月摩積有年載凡在編氓

亦稍稍知向方矣康熙十五年

謬荷

江南總督阿 暨

前安撫部院靳 特疏 題薦

內開一本官每逢朔望親詣學
宮齊集紳衿耆庶先令聽講

上諭使其交相勸誡次講聖經賢
傳令其問難質疑又將 安撫
都院頒發宣明

上諭十六箴逐一講解刊刻成書
分發各里轉相傳說實心力行
娓娓不倦等語備列刻牘上讀



宸聰

皇上恩賜俞允踈遠小臣忽遭非分之榮敢不益盡涓埃以仰答聖天子覆載鴻施也哉無何

皇上以

前安撫都院靳鴻材巨識足

肩艱大河工告急特委重焉又以皖據江左上游楚蜀滇黔逆焰方張非德威素著大臣鎮之何以坐銷烽燧於數千里之外帝心慎簡於是

今安撫部院徐以前江南大



方伯恭膺是

命下車之日振飭綱紀釐剔奸弊
良法美意次第修舉尤兢兢以
闡揚

上諭爲先其董率各屬蓋久而益

勤延年自揣涼薄無以仰承風旨

既而思之曩者箴註之布士民
知書者能習之矣若夫山童野
豎目不識丁與婦人女子或未
之悉也於是做養正圖解及人
鏡陽秋諸集輯爲

聖諭像解一書摹繪古人事迹於



上諭之下弁將原文附載其後嘉
言懿行各以類從且粗為解說
使易通曉編彙既成付之剞劂
凡六閱月而告竣隨散之各里
冀披覽者庶幾觸目警心可以
感發興起昔梁彥光為相州刺

史有滄陽人焦通事親禮闕彥
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
廟中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
衰對母悲泣之像遂感悟改為
善士由是觀之像亦不為無助
今



聖天子文德武功度越古昔一道
同風之治將軼三代而駕唐虞
區區小補之術詎足仰贊

高深亦曰承流宣化邑令與有責
焉非敢以是爲稱職惟此望民
爲善之意旣拳拳其勿忘而所

以仰副

聖天子鼓舞億兆之盛心與

督藩 各憲勉勵下屬俾

撫臬

道府

偕於大道之切懷則非一朝夕
所積也觀此書者其尙鑒此衷
也夫

聖諭廣訓卷之七

康熙辛酉孟春甲子江南太平府

繁昌縣知縣加一級梁 延年 謹

序



凡例

一是編之輯期於宣布

聖化俾目不知書者觀感典起翻然動其為善之心亦政教之一助也考諸前代李公麟有孝經圖趙孟頫有幽風圖以至春秋有繪論語有像皆所以發揮聖籍闡揚徽德甚盛觀也

皇上措辭為經所領

上諭十六條煥如杲日行天蒼生無不仰照延年自揣疎謬罔測高深而將頌之誠不能自己敬摹曩賢事迹於左以為小民啓牘開擊之資其中惟據管

承宣堂



見直行愚衷所罕聞者鑒此葵亦畧去驪黃則藉
非不以下體見遺而洩勃可綠兼叙獲錄矣。
一宋王曾於天聖初銓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卷
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板摹賜近
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此等所畫皆出名
手其筆精墨妙必能仰邀府鑒落發宸聰茲集惟
求典型粗簡且意在拙速不欲巧遲點染之工畧
存彷彿兼又付之梨棗非若朔川臨本刻於石獨
者為奇第虎賁在坐宛然中郎音容使觀者能生
感慕固不必繪事入神也識者諒之。

一舊本有二十四孝以大舜漢文帝為首今仍之後
卽繼以東宮藩王大臣以及士庶明自尊遠卑也
至於母有嫡繼出子有為人後孫有祖父母間中
有為女為婦種種不同而當盡孝之道則一卷中
一一具備使志此者目擊思齊庶無缺畧或因或
易非敢為異數仍二十四亦猶竊比之意云爾以
下諸條豐約各從其宜並不強為附益。

一故明事跡可採者亦間摭入蓋與人為善勝國無
嫌我

世祖章皇帝御極首講洪武實訓誠監于有夏監於有殷

至公無我之懷也。摺拾原無成心。覽者必能照燭。一援引古人或止取一節或備書全傳。事以類附。故不嫌簡行。以文著。故不厭繁。摠祈易俗移風。非徒尋章摘句。其間載德而及其才。言忠並紀其孝。良由美不勝書。故遂連篇累牘。圖寫其尤。既資瞻仰。事誌其備。足益尋求。若能爲鈍根講說。則功德更不可思議。載半以去。殆此謂也。

一鳩工庀材。爲費頗多。故功欲速而進。遲意求梓。而茲敬其間。瑕瑜互見。純疵並形。惟真山藪之弘。庶無垢汙之拒。

一宋樓琦爲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稌。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高宗召見。琦遂以圖上進。真德秀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所自來。樓真二臣。其於恤民隱。廣君德。拳拳無已之忠。可謂至矣。延年淺見。薄識。豈能方軌前賢。而於聲色化民之末。則不能不加意焉。雖土壤綱流。無補山海。崇深乃此。仰止朝宗之志。固無一息敢忘也。覽此編者。尙留心於平運也哉。



一延年以癸丑二月承乏繁昌未及周星吳逆倡亂軍興民瘼如蠲斯集甲寅正月蒙

上憲委署富塗彙務戴星往還於二邑間畧無寧晷

其於教化實未遑也嗣後政事稍暇始注

前安撫邵院新 所頌

上諭十六箴一書今刻此編蓋將踵事增華仰贊

聖天子時雍風動之盛仰繁民日漸月庶庶幾久道化

成積有微效功甫告竣銓部以內壘主政擬召候

補行將謝事以去語曰愚夫千慮必有一得後之

庸斯任者倘無弁髦棄之因其已然而順導焉則

敬節等於千金其加惠於延年與繁民者誠未可
以意計也請拭目以俟。

康熙貳拾年孟春月甲子吉旦江南太平府繁昌縣

知縣加一級梁 延年謹識



聖諭像解卷之一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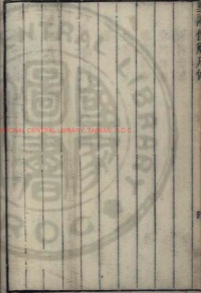
敦孝一

純孝格天

親嘗湯藥

寢門視膳

躬閱祭器



INSTITU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P. R. C.



聖諭像解卷之一目錄

承宣堂

據笏垂魚

休沐浣滌

烹雞奉母

行備簡養

扇枕溫衾

尊事正嫡

涕泣奉迎

棄職尋親

感徽宸聽

上表陳情

枯苗叟生

復古喪制

德冠後宮

銷彌嫌隙

修葺故第

禮事舅姑

登堂拜乳

力舉七喪

塚容廬墓

千人送葬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朝集卷之一

承宣堂

聖諭像解卷之一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以臻一道同風
之治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蓋父母生我
有同極之恩兄長先我而生有同氣之誼故事父母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原榮延年編輯

聖諭像解卷之一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以臻一道同風
之治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蓋父母生我
有同極之恩兄長先我而生有同氣之誼故事父母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原榮延年編輯

兄長者必內盡其誠外將其敬顯而飲食奉養之關
後而意念思慮之際。一深愛曲體以求得其歡心
所謂敦也。至於人倫則又所當重焉。何謂人倫。人於
父母兄弟皆生而有之。故謂之天倫。若夫婦則須擇
配。婚娶朋友則須擇人。定交人主則須擇臣。任使各
有人事在內。故謂之人倫也。然人誠能孝弟則本源
之地已裕矣。由斯以往。自然和於妻子。信於朋友。盡
忠於朝廷。如木之有源。源遠則流長。如木之有根。根
深則葉茂。是重人倫亦本敦孝弟則敦孝弟尤急也。
皇上首舉此條。仰尚書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
終于四海之意。其體用兼該。表裏咸貫。天德王道胥
備焉。凡爲子弟者。能詳解熟玩。身體而力行之。則比
屋可封。泰和熙皞之盛。立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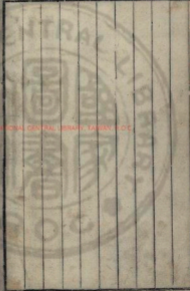
製書湯藥



聖諭廣訓卷之一

承宣堂

聖諭廣訓卷之一



漢文帝生母薄太后疾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弗進。仁孝聞天下。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之孝。以見貴為天子其侍慈親亦必躬致其勤勞也。薄太后是文帝生母。患病三年。帝侍奉左右。寒暑不輟。晨昏無間。憂思靡寧。故目不能交睫。省視罔懈。故衣不解帶。惟知有母不知有身。孝之至也。至於湯藥非親嘗不敢進。其為敬謹若自然而然者。歷三年之久。有如一且。由是仁孝之名聞於天下。推此以為治。故能家給人足。化行俗美。比隆於成康也。汝等百姓。試思文帝處優尊之勢。閭閻嬾御。其孰不備。願指氣使其孰不從而必。自致其勤勞如此。夫亦曰親吾親也。而可假手他人乎。嘗見庶民之家。稍稍充足。高堂老親。止委一二僕婢奉養。溫清定省。缺焉弗講。饑飽煖寒。疾病痾瘵。在子既不能周知。在親亦無所告訴。如此人子。豈非文帝罪人哉。觀此像者。可以憬然悟矣。

窰門視瞻



聖訓解義卷之二

六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緩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此一幅像是寫文王之孝見問安視膳之節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也王季文王之父文王爲世子時其朝於王季每日必三往當雞初鳴節起着衣服至寢門之外問內侍之承御者曰父王今日體可安否其起居動息較之平常果何如內豎對曰安文王乃色喜繼此而日中又至日暮又至悉皆如前無倦怠也其或有不安心內豎實告文王文王聞之卽憂形於色行步之間却與不能正履相似蓋憂深故失其恒度也直俟王季體安復命進膳然後文王亦復初至於每上飲食必察視寒緩所宜恐過冷或過熱皆能傷人也及食畢徹膳又問所食多寡與喜食者何物不喜食者何物且命膳宰曰凡已食者不可再進恐過時味變也膳宰應諾然後乃退觀文王一視膳間其深情至愛溢於動靜詞氣之表察之既極其精語之

又極其詳敬慎之誠有加無已摠一至孝之所形而
已然此人人可能之事亦人人當爲之事也內則菽
男女未冠笄者雖初鳴鵲成盥漱掃髮拂髦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
食則佐長者視具此童年省問之節也豈不可能不
當爲之事乎汝等百姓瞻儀型而求則儆日復一日
漸近自然所謂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是也聖人
可學而至又何疑焉



明仁宗爲太子時成祖還南京一日退朝召楊士奇問
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
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頌
風作醫人說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
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褊體爽遂愈每
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
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
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後成祖
召太子於南京既至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在南多爲中
使所譏宜罪之太子曰適豈吾所無幸上不之信我何

較耶

此一幅像是寫明仁宗居東宮之孝凡儲后所當法
也仁宗爲太子時成祖駕還南京一日退朝召東宮
官楊士奇問曰汝輔佐東宮歷日已久東宮爲人果
何如士奇對曰殿下仁孝恭敬非常人可比成祖使
士奇備言其實士奇對曰殿下凡遇祭祀一應祭器
皆親自省闈不以委人卽如去年例將時祭適值頭
風病作醫者言當服藥發汗殿下曰服藥發汗何可
臨祭左右請別遣人代殿下曰上以祭命我又遣
代非違君父之命乎遂力疾親祭祭畢汗出褊體

疾卽痊愈又每進御用諸物必躬自檢閱親手封識然後遣行不敢輕易委任下人成祖曰此皆子道當然之事士奇對曰從古大聖大賢亦惟各盡其當然非於分外有加增也且殿下存心專以愛人爲本是有長人之德參日後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成祖聞之大喜其後成祖召太子於南京至之日呂震告太子曰殿下昔在南京往往爲中使譏毀今宜各加以罪太子曰過失豈我所能免皇上既不聽信我又何爲與之較論耶合而觀之祭祀儼如在之誠奉親凜違命之罪一物之獻必敬必慎妻非交構喜不經懷傳曰太子奉宗廟社稷之業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又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若仁宗之爲太子真無愧於纓德青宮矣

推勞垂魚



承宣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曹王阜爲衢州刺史有治行辛京果疾之陷貶湖州始
阜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成出則囚服就辯入則
擁笏垂魚卽貶於湖以遷入賀楊炎知其直復擢爲衢
州刺史然後跪謝告實

此一福像是寫曹王阜之孝見身處憂患尚能曲慰
親心也王爲衢州刺史有治行可觀觀察使辛京果
惡之搆貶湖州初王遭誣在治念母太妃年老若知
其貶謫必驚恐憂感於是出則承罪人之服就官辯
理入而見母依然擁笏垂魚全若無事之狀其貶湖
州反以墜遷入告太妃得實宰相楊炎知其理直仍

舉爲衢州刺史王於此時方脫而謫罪遂以前遭貶
謫今復墜擢實告太妃其用意深至如此汝等百姓
試思曹王多少婉轉多少委曲總是恐傷太妃之心
汝等在父母前平時則疾言遽色有事則直情徑行
比於曹王又何曾背漏之漏耶禮稱孝子有深愛者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又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爲人子者宜三復斯

言



休休花廳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large, faint circular watermark in the center. The watermark contains the text 'CENTRAL LIBRARY' and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Chinese characters. A red watermark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s also visible across the page.

讀書角卷之一

承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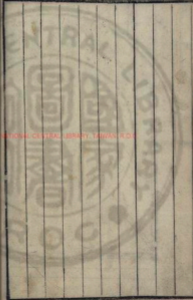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休沐歸謁。觀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觀中帚。君婦廁綸。音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中君妻衣。廁除。說器也。

此一幅像是寫石建之孝。凡居官事親者所當法也。石奮漢人。與四子各食俸二千石。人因號爲萬石君。其賜歸休老於家之時。長子建官爲郎中令。年已垂老。白首矣。萬石君尚康健無恙。漢制在官五日則給假一日。謂之休沐。石建此時歸家省親。輒入父母寢舍耳房內。私問侍者取所着裏衣與所用穢器自爲

浣濯洗滌。然後交與侍者。仍不敢使萬石君知。恐憫其勞而止之也。如此習以爲常。亦可謂服勤無倦者矣。汝等百姓試觀石建既居貴要。復當暮年。而竭誠致愛。始終罔懈。以視貪位忘親。妻子具而孝道衰者。其同異爲何如也。芳規在望。能無嚮往也乎。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奉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疑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矣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以成德

此一幅像是寫茅容之孝見肥甘莫先於奉親也茅容年四十餘歲躬耕田野偶與同輩避雨樹下舍卒之中衆人皆兩股如箕踞器自恣容獨危坐儼然畧無惰容郭泰是當時名士一見遂奇異之因請寄宿其家次日見容殺雞爲饌疑爲已設不意容止將此

雞供母其餘皮鬪存留以備後需自以葦菜與客同飯郭泰乃曰卿真賢哉過人遠矣林宗是郭泰字言我林宗尚減省養親三牲之物以待賓客卿能先親後客如此使我不覺感動是誠我之益友矣於是起與相揖且勸令相從遊學其後遂成名德之士汝等百姓試思人家一遇客至便以豐肴盛饌相款父母跟前却似暫從淡薄亦不爲過此世俗通病連父母亦謂應合如此茅容意獨不然以爲母親年老須用一肉食供養賓客是我同輩可以隨便若是賢客自然不在飲食上較論朴朴實實絕無一毫粉飾今人只

國體面將應厚者反薄應薄者反厚雖賢如林宗猶且不免何況他人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又云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是雞豚之畜原爲養親養親之外餘皆可緩汝等觀像生墓最當效法茅容若事事加厚於親卽是敦孝良民其爲成德又何難也



後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避難數遇賊或欲劫將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此一幅像是寫江革之孝見竭力以備養也江革自幼失父與母同處遭時離亂背負母以避難屢次遇賊或欲劫奪革去革卽哭泣告訴有老母現在賊見其孝亦不忍殺及轉至下邳貧窮無資乃裸體跣足爲人傭工以供養老母凡老母所需之物無不措辦完備汝等百姓試思身處貧窶孰有異於革者乃革能備物致養無少欠缺如此所謂心有餘於力則力無不周力有餘於物則物無不贖也尚書謂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苟甘旨有餘就養無方天倫樂事又何加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其...
...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
...



...

承宣堂



後漢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煖其被席太守劉護表而異之

此一幅像是寫孝本於天性非有所強而然也黃香年方九歲便已失母思念愛慕之心甚是真切感動鄉人皆稱其孝身習勤苦之事不以為勞其事父親克盡孝道天暑則扇涼其枕簟寒則以身煖其被席卽禮所謂溫清是也因心而出自與古合古謂緣人情而制禮不信然歟聞於太守劉護乃旌表而優異之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豈獨黃香爲

然惟移於習俗汨於嗜欲遂將良知良能漸致湮沒雖春秋鼎盛且遠邇於垂髫孺子豈不深可哀耶

墨譜卷之二

玉美素和景新字滿不與上下天
在一波家以沙 醉舞真錦舞遊
岸花汀蒲初之青香而氣長烟際
大皓月千里厚之控壑靜泉
壁

尊奉正端



承宣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唐儼全州人事嫡母家甚謹於生母宋儀節不食禮嫡親焉白禮不敢踰也家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丈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咏其事書山之壁白望母巖

此一幅像是寫唐儼之孝凡事嫡母者所當法也唐儼全州人事奉嫡母蒙氏甚是敬謹其於生母宋氏一應儀節不食較之嫡母凡事從減自云禮有所限不敢過也嫡母蒙氏歿後二十年生母宋氏方歿儼號泣思慕葬宋氏於金盆山廬於墓丈三年寢草苦

枕土塊惟一小童相隨山中毒蛇惡虎往來縱橫亦無畏懼全段人顧璘來知全州作詩詠道其事書於石壁之上名為望母巖蓋重美之也汝等百姓須知嫡母分尊禮應從厚生母分卑禮應從薄斯謂思中有義若私於所生卽不爲純孝爲庶子者宜深致思焉

淨流奉迎



EXHIBI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歸孝子名敏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繼太倉娘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頽於地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違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弟弟而已有饑色弟等感太倉娘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呼為菜大人

此一福像是寫歸敏之孝凡事繼母者所當法也敏字汝威蓋年喪母其父更娶繼母稱為太倉娘太倉娘既自有子敏遂從此失愛父或怒擊之太倉娘即取大杖投父且謂徒手擊人必至傷力家貧食既不充太倉娘輒數敏不置口父聞逐出在外屢屢困頓委頓顛仆道路之上及還父母又云有子不守本分惟在外作賊言訖復杖幾死者數次歸敏在外懇懇不舍又畏父母不敢踵門而進俯首偷墮眼淚隣里見者莫不哀憐及父凶後太倉娘不能存活孝子親往迎接涕泣固請母內自慙愧又感孝子至誠懇切

遂從其請孝子每得食先奉母大與弟自家有無俱
所不計故常有餓色其弟不幸早成太倉娘以孝子
可托終身怡然無復憂慮孝子少時常受饑餓故而
帶黃而體瘦小族人以其有菜色共呼爲菜大人。大
抵繼母之情先後異視故間有不慈若人子克盡孝
道至誠無貳則轉不慈以爲慈如閔子王祥又何繼
母之不可動乎今觀歸孝子是亦閔王流亞矣何代
無賢事繼母者宜師之。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
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用酒肉與
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
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遠
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
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
數歲母卒涕泣幾夜明捐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
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養其不能養
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此一幅像是寫朱壽昌之孝凡爲人子不幸而遇出

母者所當法也朱壽昌年七歲時其父爲雍州太守
出其生母劉氏嫁於民間母子分散音問不相知者
已五十年壽昌乃往四方尋求不肯暫止凡飲食不
用酒肉以不見母不忍甘味也與人言及其母卽悲
哀流涕神宗熙寧初棄去官職自往秦地與家人訣
別約信謂我若不見母不復回歸行至同州得遇其
母時年已七十餘矣雍州太守錢明遠以壽昌棄官
尋母事奏聞於朝國法棄官者不得復職壽昌以尋
母故特恩詔還就官由是天下之人皆知壽昌之孝
矣壽昌先爲開州廣德軍二郡太守今再應爲郡守

至是以就近養母故自願改任通判於河中府迎其
母嫁民間所生弟妹歸養以慰母心也居處數年不
幸母歿哀毀之至幾乎壞目推愛母之心措養弟妹
益加篤厚爲置田宅使資生有賴推愛父之心以惠
宗族捐已財嫁兄弟無父之女二人及家貧力不能
葬者代葬十有餘喪良由至孝出於天性故若是其
不置也古稱母出與廟絕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
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然則生母
既出分亦有以限之歟但母子深恩終屬天性壽昌
之念念不怠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善乎褒德侯之
言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之藉口廟絕視出母如
陌路觀於壽昌亦可以自省矣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他
 塘生春早園柳更鳴禽
 此語之工正在於去心綽然方景
 相逼逼以成章不似逼則好
 非常之所能到此乃夢惠
 蓮所得之句也

疎懶寢聽



石林詩話卷之二

承道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能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老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啜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降其籍

此一幅像是寫程通之孝凡事祖父者所當法也程

通幼年便有天然至孝之性舉動必依禮法且酷好學並無厭倦鄉中先生多奇異之年十四歲卽入學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國子監爲太學生時年二十二遭母憂回籍乃廬於墓三年哀傷悲慟毀削形體及歸家妻子俱不相識戊辰服滿復上太學時祖父平以罪問發延安府充軍年已衰邁通乃上書奏言臣幼失父是祖卽臣生身之父也臣祖老無子是臣卽祖養老送終之子也今邊地軍卒如林之衆豈少臣祖一人辭極懇至哀切書上明高帝深憐弱之留其木不下暗地命兵部從驛遣召平來京既到乃

并傳旨召通命兩人各東西立殿下高帝顧通曰汝
 認得此人否於是祖孫共相抱持欲哭則哽咽不能
 出聲天威在上復難仰視惟有俯伏飲泣而已帝歎
 息曰孝哉此人命所司除其軍籍俾祖孫得相聚焉
 當時明祖御下最嚴不肯輕易徇私變法今觀程通
 一膝下呼上應提如桴鼓蓋感之者誠則應之者自
 速程曰孝弟之道無所不通誠然哉誠然哉

上表陳情



晉徵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辭曰臣年四
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慙臣孤弱躬親撫養臣無祖母無
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
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
母奉膳。

此一幅像是寫李密之孝凡事祖母者所當法也晉
武帝徵召李密令爲太子洗馬之官密以祖母年老
上表懇辭言臣甫四歲不幸喪父被舅奪母守節之

志使其改嫁臣鞠育無人祖母劉氏哀慙臣孤立微
弱親加撫養設使臣無祖母何以得至今日今祖母
已老若使無臣何以終養餘年是母孫二人先後互
相爲命區區之心所以不能棄祖母而遠去也臣密
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今年九十六歲是臣盡忠節
於陛下將來之日尙長祖母朝不保暮臣所以報之
者其爲日甚短烏鳥徵禽尙有反哺之恩懇允終養
以全臣志表奏武帝嘉其篤誠特賜奴婢二人俾侍
祖母仍勅郡縣有司爲密祖母供給奉膳之具大凡
父親不幸身故祖父母便合孫子奉養汝等百姓不



枯苗復生

曉此理相隔一代痛癢卽不關切不知父母與祖父
母原無有二試觀程通李睿便知祖父母之當孝觀
明太祖之除籍晉武帝之賜子便知其報也

吳明徹幼孤痛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勸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每之田中誦天號泣數日苗更生秋大獲充葬用時有善占墓者指以吉穴後位至司空。

此一幅像是寫吳明徹之孝見人子宜遵禮制以速葬其親也吳明徹早年喪父傷痛墳塋未能完備家中貧窮力難給用於是勤苦耕種時值天下亢旱久不下雨苗稼盡皆焦枯明徹時往田中告訴上天號哭涕泣數日後枯苗復生至秋大熟得稻以資葬用有善相地者教以吉穴所在其後位至司空大凡人

子事親須生養成葬各盡其禮古制三月而葬是一定不可易者今人多爲風水所惑停留等候並不在意稽延日久又復拘忌陰陽子孫衆多年命一有不合卽不敢葬以致柩存在家者或遭回祿延燒殯在野者或爲流水漂沒狼藉暴露行路心傷爲人子者反視爲固然誠可痛恨現奉 功令屢飭掩埋尙復因循陋習不肯遷改汝等百姓試觀吳明徹號泣訴天枯苗更生只此孝心天卽憐憫雖徹骨貧窮收得幾石稻子省費停卽將父親歸葬其得吉穴亦是孝心所感可見人子果以孝親爲念何愁不能營葬

聖訓卷之一

何愁不得美地彼富貴之家終日請堪輿師東西營
謀以致耽誤沉擱卒蹈大不孝之愆者真吳孝子之
罪人也

復古卷一



聖訓卷之一

卷一

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宋孝宗性三孝以太祖遺孤承太宗絕裔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嗣上皇於德壽宮從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年八十又加尊號情文兼盡始終無倦升遐之日哀慕尤切史臣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却羣臣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

此一幅像是爲爲人後之孝凡承繼者所當法也孝宗天性至孝本屬太祖之後高宗東宮久虛因立孝宗爲嗣孝宗事上皇凡二十六年孝養之誠無不備至或朝上皇於德壽宮或從上皇幸聚景園歲歲如

此其承歡者至矣上皇年七十與八十時兩加尊號以表孝思情意與儀文兼盡愛敬之誠始終無倦及上皇駕崩哀痛思慕尤極懇切史臣稱自古人君起於外藩入承大統盡孝於宮庭未有如帝之盛者終三年服力却羣臣易吉之請內斷於懷行之不疑尤爲千古卓識廟號孝宗其無愧矣汝等百姓之家不幸無嗣多有繼族子以承宗祧者往往先利其所有後或棄之而去以致所繼父母垂老無人奉養歿後無人祭享深爲可憫不思名分一定卽繫天屬撫養之恩既深繼述之托尤重稍有二三是背本也觀孝

德昭後宮



宗以旁支入爲世嫡卽位之後所以事上皇者循物
盡禮誠意肫篤。雖親生之子有不能及。至於短喪之
制相沿已久。乃能獨排衆議。力行不疑。其度越爲何
如耶。爲人後者能於孝宗之事。上皇熟玩而深思焉。
亦庶幾不至於背本矣。

漢明德馬皇后年十三選入太子宮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卽位以爲貴人轉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間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宮闈念自謙肅帝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蟲跡以爲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我用之耳

此一福像是寫馬皇后之孝以示宮闈懿範也明德

馬皇后年十三歲選入太子宮中上則奉承陰后傍則交接同輩一應禮節無不修飾上下俱各相安及顯宗卽位立爲貴人其時后前母之姊所生女賈氏亦以選入宮中生子肅宗帝以后未有子特命養之后盡心撫育不辭勞瘁比諸親生更似過焉肅宗性亦至孝淳厚脫鷲本於自然母子各盡慈愛自始至終毫無有間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長秋宮皇后宮也帝時尚未顯言太后曰馬貴人之德冠於後宮今欲立后卽其人也遂冊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念益謙讓肅帝常着大練裙不加緣飾遇朔望

日諸姬公主朝見拜謁遙見后所御袍衣蟲跡疑爲
綺殺及就近視之始知非是不覺發笑后曰此繒與
染色相宜是以用之非有他也大凡婦人女子陰性
多偏目復不識詩書是以仁孝恭儉者少汝等百姓
中父兄如解書義當以古來賢叔所行美德爲之講
說以啓迪教誨之庶幾克盡婦道貽後人無疆之福
如馬后事陰后以孝接同輩以禮撫子以慈御下以
惠履貴以謙律身以儉又何備也身爲國母當循孝
罔懈如是况下此者乎

胡蝶媒隙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善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鑑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榮閔已攝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爲皇后性仁孝儉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親書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此難司晟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說不對後宮有殺罪者帝怒詔繩治侯帝意解徐爲申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太后視如所生服侍疾病輒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

此一幅像是寫長孫后之孝見委曲將順可以潛消禍萌轉危爲安也長孫皇后是隋朝右驍衛將軍長

孫晟之女從幼喜觀圖史書傳考古今善惡以自鑑戒晟以嫁太宗於時隱太子建成閻嬙之釁已播呼吸之間復分禍福后內盡孝道以事高祖恭謹以承奉諸妃各得其歡心由是嫌疑釁隙俱消釋無存太宗得免於患終陟帝位者皆后之力也未幾冊爲皇后后天性仁厚孝愛節儉朴素凡衣服御用諸物取足卽止正位之後益留心書籍與太宗言或偶及天下事復辭曰雖難報曉家窮之兆言婦人不可預政事也帝強之再三終不肯對宮中有得罪者帝發怒有詔推問必待帝意稍解然後從容爲之開釋不使

其有寬狎有宮嬪生豫章公主不幸蚤歿后撫養與
 親生無異媵妾近侍有病寵御用所飲之藥資其調
 治以此下人盡感其恩德汝等百姓觀長孫皇后辛
 日克盡婦道孝養高祖承順諸妃所以建成謀傾太
 宗全賴皇后陰調密護故能消禍未萌宗社莫安如
 此方是純孝至於不預朝政恩待下人舉動卽合規
 矩發念盡是慈解種種美德由此孝心推廣而出
 汝等百姓若粗識字義家庭閒暇時將此道理與家
 中女人詳解細說使之感動興起願爲賢婦其於隆
 家昌後所裨誠非小也

修擇故事



唐襄城公主下嫁蕭範性孝睦動循矩法帝勅諸公主
視爲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
則定省闕止葺故第

此一幅像是寫襄城公主之孝見雖處尊貴亦必親
奉舅姑也襄城公主太宗女下嫁於蕭範性孝愛和
睦舉動必依規矩準則帝勅令諸公主凡事皆奉襄
城爲師範使有所矜式下嫁之時尙當營第有司以
告公主辭曰婦之事舅姑如子之事父母若異宮別
居則定省之禮有缺何以盡婦道乎止命修葺故第
汝等百姓試思天子之女尊貴極矣猶必審邇庭闈
躬親定省民間之婦可勿使知此意乎





禮事易坊

禮事易坊卷之一

禮

禮事易坊



禮事易坊卷之一

禮



唐岐陽莊叔公主下嫁杜棕帝爲御正殿臨遣縣西朝
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袋開第昌化里
池沼亭館貴震當世然主事舅姑以禮開所賜奴婢饗
寒皆上還旬值自市棕爲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
十婢乘驢不肉食州縣供其拒不受姑寢疾主不解衣
藥糜不嘗不違

此一幅像是寫莊叔公主之孝以爲國中模楷也莊
叔公主憲宗女下嫁於杜棕帝爲出御正殿臨發遣
時從西朝堂出駕復御延喜門止留主車以金袋備
賜賓客僕從開第於昌化里池沼亭館之勝富麗震
耀當世然主事舅姑盡孝遠近皆稱其有禮上所賜
奴婢多偃蹇驕恣皆上朝廷還之旬乞也仍乞賜價
值自買俾赴澧州刺史任主與偕行從者不滿二十
侍婢皆乘驢蔬食無肉所趨州縣一應供具俱拒却
不納姑寢疾在床公主侍奉夜不解衣藥餌糜粥非
親嘗不進汝等百姓試觀莊叔公主純孝至儉是令
令名無窮爲閭秀者可勿法哉

登堂拜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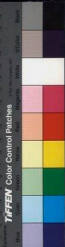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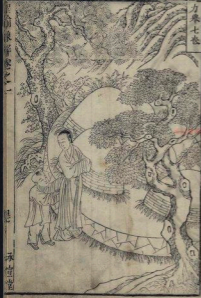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繼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此一幅像是寫唐夫人之孝比爲婦者所當法也崔山南名瑄唐博陵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其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齒脫祖母夫人唐氏奉事長孫夫人能盡孝道每日早旦梳髮總髮簪髻盛容拜長孫夫人於庭階之下禮畢卽升堂以乳飲之

由是長孫夫人類唐夫人孝養不復粒食至於數年之久猶然康樂安寧也長孫夫人忽一日疾病子孫若長若幼皆聚于前因宣道其辭告於衆曰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惟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之孝敬則我崔氏之門安得不昌榮盛大也哉由是觀之子孫繁盛一本於孝然則無論爲兒爲婦能孝卽諸福備矣信乎孝爲百行之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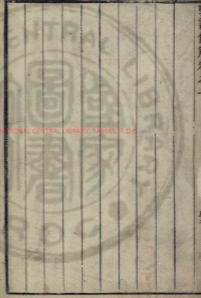




力舉七卷

力舉七卷

五十六卷



力舉七卷

五十六



楊三安妻李高陵人。舅姑凶。三安又歿。子幼。孤妻李晝
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
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此一幅像是寫李氏之孝。見難爲婦人尚能盡送死
之禮也。楊三安之妻李氏高陵人也。舅姑既凶其夫
又歿。有子年幼。以孤寡而處貧窶。百艱卒矣。李氏晝
則耕田。夜則紡績。凡歷三年。以所積之資。葬其舅姑
及丈夫與丈夫之兄弟。共有七喪。遠近聞之。莫不嗟
嘆流涕。事聞太宗。深以爲異。詔賜帛三百段。特遣州
縣存問。以示褒美。又令免其徭役。嗚呼。想事舅姑能
使甘旨無缺。亦已足矣。竊窳安厝。在男子猶難之。而
李氏力舉七喪。如此。恩賜優厚。又何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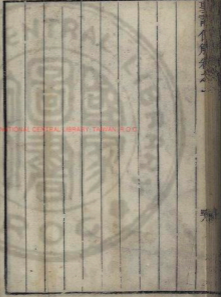




疎客臨風

承宣堂

承宣堂



承宣堂

承宣堂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Black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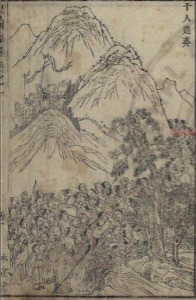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屯涇州吐蕃寇邊
並戰歿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練裳抵涇日丐貨
護二喪還葬於鄉植松柏剪髮塚容廬於墓所節度使
王智與白狀詔旌其門

此一幅像是寫王女之孝見閨中弱質亦能奔喪廬
墓也王孝女徐州人唐元和年中其父兄從軍屯守
涇州時吐蕃犯邊父兄俱歿於陣此時孝女年十七
歲孤身一人被髮跣足着練麻衣裳徑抵涇州日向
人丐求請貸妻父兄二喪還葬於鄉手植松柏以蔭
墳塋勇斷其髮毀塚容親結廬墓所居之其必剪髮

毀容者以身係女流孰敢野處防侵暴也節度使王
智與奏其事乃下詔旌其門汝等百姓試思王氏止
是一女子乃能奔喪廬墓從忠難顛沛中事事盡禮
尋常男子亦所不及可見人能存此孝心雖至難事
亦變為易古來緹縈曹娥都是如此若父母不曾生
得男兒為女者亦當隨心力所至各盡孝道蓋男女
雖殊養育之恩則一不可謂生養歿葬非女兒事竟
膜外置之也



千人送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一

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Black

正德傳解卷之一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於堂十年朝夕臨及葬母欲
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
葬千餘人廬於墓達既殯土以完園塋樹松數百株
使薛季昶表之樹闕門閭

此一幅像是寫李氏之孝見女子之不忘其親也李
氏年八歲其父亡故殯於堂者十年力不能葬孝女
朝夕哭臨年既及笄母欲嫁之李斷髮示志乞於母
以求終養及居母喪哀痛號泣過於常人自治葬具
州里送葬者千有餘人感其孝也廬於墓側達頭跣
足親負土以完葺園塋且斲松樹數百株按察使薛

季昶表請旌之詔建闕於門閭大凡男婚女嫁禮之
常也李氏以父喪未葬母老缺養斷髮示不適人以
求葬父養母志良苦矣彼爲人女已嫁而孝遂衰於
父母者睹此可惕然也



五言作角者之一

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聖諭解
教孝第以重人倫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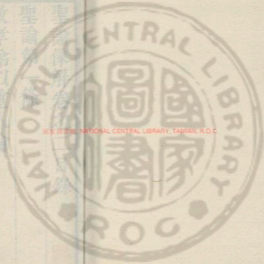
龍吳清王

齊奉然

銀明冰

高家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二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敦弟二

寵異諸王

褒獎然類

頒問寒餓

厲氣自銷



徵事寡嫂 玉象春和景明
 讓封遺孤 少壯為上卜天光
 仙授青囊 頃少鶴羽
 誠感讓田 借家岸心
 賁粥然類 有衣長烟際也
 誠止內虛 皓日千里
 家法可師 影倪碑也
 愚同鞠育
 決句滄流
 分書付火

龍興諸王



洪明帝永平十一年正月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因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前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論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此一幅像是寫漢明帝孝友見身爲天子其於手足猶且恩禮兼至也東平王蒼來朝京師一月有餘辭還本國帝親臨送之及別歸宮不禁悽然懷思乃特遣使以手詔賜東平王國中傅曰辭別王後兀然獨

坐心殊不快因乘車歸伏車前橫木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之句聊以奇意來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歎息有自省之意又言頃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道理甚大今送列侯印一十九枚王之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走跪拜者皆令帶之蓋特典也初明帝卽位詔以東平王蒼寬博有謀爲驃騎將軍蒼薦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以良爲議郎蒼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前後累上駝願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許之至是入朝明帝綢繆縵綵之情有加

無已而東平德盛學優又復卓爾不群其曰爲善最
樂真千古名言宜乎繁榮之甲榮及後人也嗚呼盛
哉先是東海王疆卒臨終上疏其謙約帝悲勸追思
不忍厚葬以違其意詔遣送之物務從省約以彰王
獨行之志按東海王疆明帝兄也生存之日恩禮有
加迨乎歸葬又能抑情循儉相愛以德比於門人厚
葬顏回叟高一等參明帝孔懷之誼其真不可及也
夫

資聚然類



唐明皇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寢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火誤熱上顙左右驚救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翁何足惜又宋王成器等請獻典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典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塚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開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畫歡賞資優渥

此一幅像是寫明皇之弟見兄弟怡怡天倫之樂萬如也明皇天性友愛初卽位時爲長枕大被與兄弟

同榻而寢又設五帳與諸王登處其中名爲五王帳時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風回火轉誤焚上顙左右驚救上曰但使王服藥病愈翁何足惜也又宋王成器等請獻典慶坊居宅爲上離宮上允其請始作典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俾環處典慶宮西南復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諸王奏樂則召諸王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迭爲賓主賞賚賜予樂從優渥汝等百姓須知貴賤雖殊同胞之誼則一誠體此意效姜肱之祿推文舉之梨將和氣致祥家道之隆可異矣

朝雨寒機



板

永宣堂

七



WWW.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未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餓乎天
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此一幅像是寫司馬溫公之弟以為凡事兄者法也
伯康名旦本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
至也蓋以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體氣虛易寒易熱
故問之不厭繁瑣拊者輕按其背也溫公相業巍然
而其事兄乃如此有子稱孝弟為仁之本信不誣矣
古謂忠臣出於孝子由此以觀亦可謂忠臣出於弟
弟益源遠則流長也

病氣自銷



晉咸寧中大疫，度家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病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家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曰：「家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無極哀臨，不極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毘病得差，家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此一幅像是寫度家之弟見疫癘雖熾，不能易其愛兄之心也。晉武帝咸寧中，疫病大作，度家二兄俱相繼亡。故次兄毗病復危殆時，病氣熾盛，父母及諸弟皆出舍於外，避之，家獨留家中不去。諸父兄強之行，乃曰：「家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兄毗自晝達夜不眠，眼息其有隙時，復撫次兄之極，哭諫不止。如此百餘日，疫勢漸衰，家人乃歸。毘病既愈，家亦安然無恙。」父老皆曰：「異哉！此子人所不能守者，家能守之，人所不能行者，家能行之。孔子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家殆是歟！由此以推，方知處生有命，疫癘之不能相染也。汝等百姓，止知趨吉避凶，不知趨於善則吉，趨於不善則凶。家之誼篤孔懷，其趨於善者至矣。疫氣不能相染，亦由方寸之地，有以銷彌之也。爲人弟者，

可勿加意哉

國之

國之妙北是媚安淡
樣極依偶無以種弄
墨補春光 照吐丹清

聯平宜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馬授事兄况甚謹况卒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此一幅像是寫馬授之弟能惟敬兄者敬嫂也馬授事其兄况甚謹及况卒行期年之服不敢離墓所其敬事寡嫂必整冠後兄諱之至也世道不古往往因兄既故欺凌寡嫂孤姪觀於馬授亦可廢然反矣。

諱封遺孤



魏鄭公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兒子叔
慈帝怡然曰此可以勵俗

此一幅像是寫鄭公讓封愛兄之誠無已也鄭公以
從定五禮循例當封一子爲縣男徵請於朝願以所
封與孤兄之子叔慈帝聞之怡然有感曰此可以激
勵末俗使反薄歸淳也鄭公忠言直諫致君澤民之
功大矣而篤於手足如此孟子謂國之本在家寧有
歧耶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解不能
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告以爭產事鳳舉感曰
吾兄苦儒令得如爾兄強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
不已佑乃惻然感悟遂扯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
涕遂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

此一幅像是寫嚴鳳之弟見愛兄之至能感他人使
化也施佐施佑兄弟兩人宦成各致仕歸家以爭田
產積成仇隙親戚朋友從中勸解俱不能止同縣有
嚴鳳者素以孝友著稱偶一日佑以兄弟爭產事告
之鳳舉眉感額曰吾兄苦懦弱設使能如爾兄強毅
盡奪吾田亦復何憂因流淚不止佑聞其言乃惻然
感悟遂手拉嚴鳳至兄宅拜泣請罪施佐亦垂涕兄
弟各以田相讓從此友愛終身汝等百姓試思嚴鳳
何如人也乃能使鬪牆之業東釋水消豈非所感者
深乎爲人弟者所當深念也

聖諭廣訓卷之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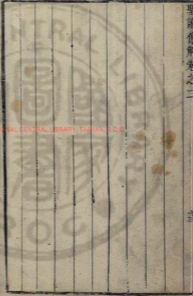
戒



誠止凶虐

聖諭廣訓卷之六

七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此一幅像是寫王覽之弟兼寫其妻亦能體夫之心以爲心也王祥之弟王覽其生母朱氏待祥每不以道寬年數歲時見祥被母毆楚輒撻輒涕泣抱持之不使得加其身至十五歲每勸諫其母母聽覽諫凶虐少息朱氏屢以非理之事使祥爲之覽卽與俱爲以代其勞又以非理之事使祥妻爲之覽妻亦趨與俱爲不令獨任母愛已所生子與生子之婦慮其力弗能勝也乃不復以非理之事使祥及祥妻焉夫妯娌猶弟兄也然少有輯睦者覽之愛兄固矣乃覽妻亦如是非香閨翹楚乎所當奉爲懿範也。

家法可師



家法可師

承宣堂

家法可師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瞻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
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
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內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
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歿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
事所生旦夕溫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
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
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此一幅像是寫芬瞻兄弟孝友家庭禮法之善也崔

孝芬北朝博陵人弟孝瞻爲趙郡太守奉事孝芬克
盡恭順或坐或食或進或退必稟孝芬之命不敢任

意每雞鳴起和氣婉容以溫柔顏色雖一文之錢一
尺之帛亦不私爲已有遇冠婚喪祭吉凶諸禮所當
費者必相聚對議然後分給諸兄弟之妻得於親戚
亦自相親相愛衣服飲食之類有則共有無則共無
苦樂均一毫不偏私孝芬叔父崔振既歿兄弟以下
諸人奉叔母李氏如事所生早晚之間寒則致其暖
暑則致其涼出必請啓入必進見家事無大小一一
咨稟聽叔母裁決每兄弟出外有所得而歸雖尺寸
之末亦皆輸入叔母李氏之庫四時分給諸物歲裁
於李氏如此不素常法歷二十餘年之久汝等試觀



孝芬一家孝友兼盡禮法秩如妯娌同心長幼順命

和而不流嚴而有節治家之道莫善於此真後世所當法也。

恩同鞠育



聖諭廣訓卷之六

七

承前

Larg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obscured by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seal in the center. The seal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中央圖書館藏' (Central Library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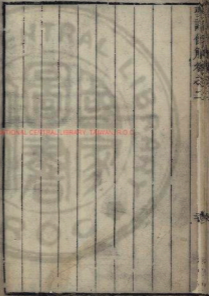
甲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
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亾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曰
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何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
野之人莫不涕泗

此一幅像是寫兄能撫妹妹能報兄各盡友愛之道
也畢構性至孝遺繼母喪時其所遺蕭氏盧氏兩妹
在襁褓中年甚幼也既無乳哺構以已乳伺之乳爲
生踵二妹賴以存活及構去世二妹慟哭成而復甦
者久之且曰兄弟雖無三年之服然非兄則吾二人
何所鞠育豈可與常等遂執喪三年朝野聞之莫不
流涕汝等百姓試思男子無乳此其常也構誠於撫
妹蓋乳隨出養孤繼於叢中慰繼母於泉下練麻哭
踊以報殊恩名垂後裔永永不忘彼薄於手足者視
此爲何如也

沙甸流崖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淳朴其兄早亡有遺孤
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
舍之法旬流遂得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此一幅像是寫元紫芝撫兄遺孤流乳自流之異也
唐朝元德秀表字紫芝河南人也至性淳朴其兄不
幸早亡有遺孤甫生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
晝夜哀號親抱其子以已乳使舍之繼涉旬日乳汁
流出孤子遂賴以長大至於能食其乳方止按孤子
於紫芝諸父行也而恩同慈母昔人以得顰眉字爲
幸豈非以其仁心爲質猶然可親也歎嗚呼異哉

分書付火



宋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喪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初無分憂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畱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卽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鄉人大敬服之

此一幅像。墨寫趙彥霄深心厚道。孔懷之誼至重也。

宋政和年間溫人趙彥霄者兄弟二人居父母喪服闋後同喪十二年其兄彥雲惟以聲色博奕是娛所遺生業壞去已踰過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居及五年之後其兄生計蕩然無復存者公借私貸尙欠三千餘緡彥霄因於除夕置酒邀兄嫂共飲且告之曰向初無分憂之意因兄用度畧無節制恐蕩費既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畱此一半亦足給歲時伏臘需兄自今爲始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卽取分書焚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三千緡已預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至不得已乃受之鄉人大敬

聖諭像解卷之三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重君臣之倫三

仰贊聖學

願爲良臣

直諫澤民

虛已求賢

聖諭像解卷之三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重君臣之倫三

仰贊聖學

願為良臣

直諫澤民

虛已求賢





劉向直學

抑遠浮薄
 理財贖國
 戡定亂略
 高大門閭
 禮教化民
 募夜却金
 納刀韞中
 剖腹明心
 特立不懼
 君臣一德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宗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爰修予訓予誓于惟克邁乃訓說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諾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于庶位

此一幅像是寫高宗虛懷下詢傳說實心進言而為
學之要則在於遵古法率舊章積道修德廣求賢才
以自輔也高宗命說意曰爾當以格心之事迪我酒

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有美質必得
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也爰修者規正成就之也爾子
寮望之切也邁乃訓行之力也蓋導說使盡言也說
稱王而告之曰人所以求多聞者期于立事而已學
必見諸實事始為有用也古訓古先聖王之訓若書
之典謨是也舍此則非聖之書不可讀矣後者實得
於已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曾學也人君行
事當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
久安者無是理也又言為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
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

日新而又日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弊與怠而已弊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遽遜則不駢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苟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渾然無間矣教教也言教之與學各居其半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

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為學之方至矣又勉其以成湯為法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好問則裕改過不吝之類是也能遵先王成法從茲以往復何愆失之有如此則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由是推賢進能列在庶位以遵主而庶民說其敢不欽承乎夫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若夫發揮聖經闡明道奧俾微言大義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此繼往開來之盛業千古所希觀者也先儒謂君德成就在經筵信哉。

聖賢傳卷之九

聖賢傳卷之九

臨萬民臣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宣堂



魏鄭公徵魏州人。太宗卽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
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
亂。」帝曰：「爾行安論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
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
宮府善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
不信，可先貸之，而復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或
時引在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
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愷切。富帝心者，拜尚書右丞兼
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
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

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
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
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
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
榮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委國
凶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
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於是帝卽
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
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猶

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流詭日深，秦任法律，漢雖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流，說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狄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閩，不閉行旅，不賞租，帝謂群臣曰：此徵

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群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無不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諫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而從，後言非禹覆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踈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又令中郎將宿其第，勅息以聞。中使者緘道，帝親問疾。汪象帝席哭之，勸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徵逝，此一鑑矣。帝嘗得佳鷄，有臂之字

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鵝竟成懷中其敬憚
如此及遼東之役高麗執鵝犯陣帝愠然曰魏徵若在
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恩禮如
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
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
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適子
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
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
日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仿責其舉者乎太
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元齡王珪掌內外考

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按
之徵言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
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祇是見有異同非其
心有阿黨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
家窮鞫若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上遣使點兵封
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勅出
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
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
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可以無敵
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點中男賜徵金錢一

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來皆勦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麤鼠發機。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

此一幅像是寫魏鄭公論道經邦之猷也。公魏州人。太宗卽位。拜諫大夫。時河北曾事隱太子及巢刺王者。咸懼太宗記宿怨。內不自安。徵密告帝言。隱巢舊人。心懷疑貳。若不示以至公。悉赦除之。恐或生亂。亦未可定。帝是其言。令奉詔安諭河北。行至途中。遇志

安思行二人。以曾爲太子齊王官屬。遣之傳送京師。徵與其副使謀曰。現奉詔旨。官府所用舊人。並蒙詔原有今復。執送志安輩。吾等雖往河北。彼必不以爲然。不若先貸志安思行。然後聞上。河北舊人。感寬大之恩。嫌猜可立釋矣。及復命上。意甚喜。從此眷注益厚。或時引入寢所。訪問天下大事。徵亦以爲千載奇遇。於是盡抒生平所學。全無欺隱。章奏二百餘條。皆剴切詳明。與帝心合。及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毀其阿黨。親戚帝令溫彥博訊之。並無其事。彥博乃言。徵不能明者。形迹遠避。嫌疑致被飛謗。此爲可

責帝命彥博讓徵徵見帝謝且曰君與臣同心謂之一體如元首股肱是也是是非非當循至公若吝此不務專事形迹則上下相蒙無復公道國之興廢豈可定于豐然徵動狀帝意既悟徵又頓首曰願陛下使臣爲純良之臣無使臣爲忠烈之臣帝問忠良同異對曰良臣如稷契皋陶諫行言聽功被當時名傳後世子孫永遠無窮忠臣如龍逢比干仗節成義無益於國徒有忠名彼此相去不啻天淵帝又問爲君如何則明如何則暗徵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蓋兼聽則公偏信則私公私之間適蔽所由分也帝卽

位之四年歲斷成囚止二十九人歲於無刑之治本每斗債止三錢刑清政簡家給人足又何盛也前此帝嘗歎大亂之後其民難治徵曰大亂之後易於爲治猶饑餓之後易於充飽也帝言孔子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復何謂邪徵對此不爲聖昏論聖昏之君朝發夕至其應如響期月已可奏效又何難焉封德彝以爲不然且稱三代後澆詭日甚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以德治之而不能非可以德治而不欲也徵對曰自古五帝三王何嘗易民而教行帝道卽帝行王道卽王所行不同致治亦異如黃

帝伐蚩尤七十戰之後治臻無爲額項征九黎易龍
爲治湯武應天順人皆躬致太平若謂後世人漸流
詭不復返朴還淳則至今日當爲鬼魅矣尚安得而
化之哉德舜不能對至四年後天下大治聲教四訖
戎狄歸誠夜戶不用行客不資糧蓋豐足之至人皆
給餐所謂賓至如歸也帝謂群臣曰此微勸我行仁
義以化民不數年畢效參惜封德舜來不及見之以
驗其言之非也一日帝對群臣曰微每諫我或未允
從我發言微輒不應此何意也微曰臣以事不合理
故進諫若不從卽應恐遂施行貽悞不小昔舜以兩

無面從退有後言誠愚若臣今面從非禹稷事舜之
心也帝大笑曰人言微舉止粗疎傲慢畧無委曲以
朕觀之但見其嫵媚多姿耳十七年微患病重甚微
家初無正寢室帝命以小殿材料爲之經營構造又
令中郎將官夜宿其第凡有動息卽跪以聞中使者
相續於道帝親問疾旣瘳帝駕臨哭之甚慟命陪葬
於昭陵帝自作碑復手書之臨朝歎曰以銅爲鏡可
正衣冠以古爲鏡可知興廢以人爲鏡可知得失今
微旣逝是失一鏡矣帝嘗得佳鷄偶自臂之望見微
來卽藏之懷中微奏事故爲遲久鷄竟斃懷中其斃

俾微類如此遼東之役高麗蘇軾犯陣帝愾然曰使
魏徵若在朕豈有此行耶即召其妻子賜勞之復以
少牢祭徵墓恩禮有加桂州督李弘節既沒其妻賣
珠帝以其貪欲罪舉者徵言屈突通張道源之清陞
下並未問及弘節曾為國家立功前後屢蒙賞資終
沒不貧今妻子賣珠並無甚罪而欲責及舉者不已
甚乎帝撫掌悔之房元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權萬紀
奏其不平帝大怒令侯君集按之徵言元齡珪俱係
重臣以忠貞蒙任使所考既多間有不當或見有異
同不合人意非實心有兩黨也若即推治如實有錯

謬於國無虧損者審係虛則大臣以無辜被辱所失
大矣帝釋不問上嘗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擊幹
壯大亦可并點勅下徵執不可上怒曰中男而壯大
必評選征役取之何害於政卿乃固執至此徵對曰
御兵在得其道初不在衆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
可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於兵無益而於
民有損亦何謂哉於是不點中男復賜徵一全蠶徵
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罪徵諫而止無何盎
遣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皆言盎反衆勸
朕征之魏徵以為千斤之弩不為麋鼠發機勝之不



足稱武不勝反貽敵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今
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之功大矣乃賜絹百匹鳴呼
鄭公忠言逆耳太宗納諫如流弘濟蒼生莫安宗社
有以也夫。

以休和柔平易故薦用之及休受職臨事高或所陳
非正休必面折焉蒿心不能平不重其無私不負所
舉而望其雷同常人之見也宋璟聞之曰不意韓休
乃能如此宜非仁者之勇乎帝常獵於苑中或張樂
晏飲稍有過度必顧視左右曰韓休知否恐其知則
必諫也俄而既已至矣帝時引鑑自照默然有不樂
色左右曰自韓休入朝以來陛下無一日懼故容顏
漸瘠何不逐而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必肥蓋民惟
那本諫行言聽則膏澤及民民寧有不肥者哉又言
蕭嵩每啓事必阿順意旨我退而思之不能安寢韓

休敷陳治道多激直我退而思之寢必安吾用韓休
為安社稷非佞朕一已之私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明皇有焉彼
韓休者又何憚而不危言切議以成轉國之美也

虛已求賢



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裴瑀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
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瑀即
脫三十詩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

此一幅像是寫李吉甫薦賢為國之忠也吉甫初為
執政時未盡識天下賢才乃以實告裴瑀曰吾不得
志流轉外地已更歷十年矣今一旦相天子逐日人
物可為國家用者吾愚不及知君精於鑒裁試為我
言之瑀即立甄三十餘人吉甫籍之以薦於朝天下
翕然同聲稱得人之盛焉夫人主之職在擇宰相相
之職在用人吉甫於已所不知者不諱直言裴瑀於
已所已知者不謙直求向心為國形迹俱忘宜乎來
正盈朝政泥化洽賒後世無疆之休也書稱斷斷無
他技休休如有容者殆謂是歟。

聖朝續編卷之二

續

承宣堂

押遠浮塵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large circular watermark reading 'CENTRAL LIBRARY'.

聖朝續編卷之二

續

承宣堂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真宗開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矣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軒食旦
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
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慘然不悅旦以
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
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
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
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

觀蒐講塋典廡有暇日且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
靖真聖人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武
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辛午
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備贈大尉中書令蓋文靖沆
性直諒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斃其自奉甚薄治
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僦客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視廳事已寬矣後
遇疾沐浴右卧而逝時盛暑停風七日如生沒後或臨
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此一幅像是爲李文靖培養元氣以壽國脈之忠也
李沆表字太初肥鄉人宋真宗嘗問沆治天下之道
宜以何者爲先沆對曰不用浮燥輕薄新進好事之
人此最今日之政所當先也真宗問其人爲誰沆對
曰如今之梅詢與曾致堯等皆是沆爲相時王旦爲
叅知政事以契丹西夏正在用兵國事既繁或至日
晏方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使天下太平共享優游
無事之福耶沆曰少有憂患勸勞足以警惕戒懼不
至怠玩日後四方安靖恐朝廷未必相安無事沆又
每日取各處木旱盜賊及民間不孝惡逆諸事具疏

奏聞上爲憐然不悅旦謂此等細事何足煩責上聽
沆曰人主年方幼冲當使知四方艱難困苦令常懷
憂懼之心庶幾不至縱逸否則血氣方剛嗜慾易起
不留意於新聲美色與犬馬田獵諸事則或興土木
或動甲兵或修禱祠紛然並作矣吾年老不及見恭
政他日值此所宜深憂者也沆既没真宗以契丹已
講和西夏又輸款遂封岱嶽祠汾陰大興工役營造
宮殿觀宇蒐討故實講求遺典以修舉廢墜符瑞紛
紜日不暇給旦始悟沆炳幾先所見者遠乃歎曰李
文靖洞燭事情真聖人也沆又自言身居重位畧無

裨益惟中外文武官民所條陳興利除害諸事一切
報罷不行賴此少報因思萬一耳朝廷設防立制毫
末無不畢具若稍徇私意如所條陳奏請舉行一事
卽紛更變亂傷損甚多良可畏也沈以景德元年七
月卒年五十八歲上聞卽命駕往臨哭之甚慟
加贈太尉中書令蓋爲文靖沈性質直貞諒應接賓
客不多言笑時人號爲無口魏自供奉甚薄治第宅
於都中封丘門內其治事廳前止可旋轉一馬或言
其過窄沈曰第宅所以傳子孫吾子孫世蔭官不過
大祝而已然則此第爲宰相廳事則窄爲大祝廳事
不己寬乎後遇疾乃先沐浴右卧而逝於時盛暑停
風七日猶然如生真異人也既沒之後或薦梅詢才
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梅詢非君子拒不之納其爲
人主所倚信如此宋代良相頗多然未有若李文靖
者當時號爲聖相良有由矣文靖嘗曰儉人苟一時
之進豈念厲民耶甚矣浮薄之不可用而變亂舊章
之有病於國是也豈細也哉

理財贈圖



理財贈圖之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
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調夏
令未嘗督賦而租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
惠利可觀民皆刻石以傳粟遷至度支等使廣德元年
以晏同平章字度支使如故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
八入九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
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
走者置通相挈規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
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

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爲集辦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
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
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
士陷賊賄賂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
聚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其場院要劇之官
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
也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
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
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
於豐處賣之文令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先申應兩

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弊流
 亾俄孳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
 又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
 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賣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
 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鹽
 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
 其利而民不乏鹽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
 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
 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
 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遠揚州汴船達河除河船遠渭口

渭船遠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
 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溺者晏於揚子置場造船每
 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
 論大計者固不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
 鳩斃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
 遮與屑屑計較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
 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
 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
 復美餘船益麗薄漕運運費晏為人勸力事無闕劇必
 於一日中央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皇朝通志卷之三

此一幅像是寫劉晏足國富民之忠也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時晏年始入歲行在天子駐蹕之地晏製封禪頌以獻帝異其切面才命相張說試其真否說奏曰此因家祥瑞也即授為太子正字官朝中公卿聞之皆避致延請紛紛不絕因號為神童名聲震于一時天寶年中調夏縣令不事催科民之租賦無不完者舉賢良方正補溫縣令隨其所至皆有惠澤利益之政井井可觀民不忘德歲刻石以志遺愛後累遷至度支等使廣德元年詔同平章事度支使如故初安祿山史思明叛亂殘害生民天下

戶口十分於其八九府庫所積耗竭殆盡各處設重兵防守所費不可勝計皆取給於晏晏為人精神有餘機智復瞻或有或無變而通之無不曲盡其妙嘗厚加傭直催募善走諸人多設郵驛使相望於道採報四方物價低昂雖極遠地方不數日皆至各使司食貨輕重之權盡歸掌握其應出應入應飲應散無不中窾合宜故國家獲贏餘之利而天下之民亦無甚貴甚賤之憂公私誠兩便也又謂辦事在於得人故擇通達明敏及精健強悍廉潔勤敏之士用之至於簿書之勾檢錢穀之出納雖至細事必委士類其



皇朝通志卷之三

卷之三

永安堂

吏胥等輩惟書寫符牒而已不令其得奉一言也嘗
言士一陷於賊陣則終身淪棄故不敢貪利以壞名
所以士多清修也吏雖廉潔自持限於資格難顯崇
階故不復愛名而惟利是求所以吏多貪汙也其場
院所設要劇等官必極一時賢能之選故晏之後職
掌財賦有聲譽者皆晏所用故史也晏又以百姓戶
口多則賦稅廣故理財以養民爲先務諸道各設知
院官每十日或一月令具州縣或雨或雪或豐或歉
之狀以白使司豐年穀賤則貴糶之歉歲穀貴則賤
糶之或以穀與民交易雜貨以供官用或運於豐處

發賣如是則不傷財不害民兩得之矣又令知院官
一見雨暘不時仰預以應獨免救助之數報聞至於
臨期晏卽奏上行之應民之急如救焚拯溺不待其
困弊流亾爲餓莩於溝壑然後購賑之也自是民安
其業戶口日滋而賦稅廣矣晏又以權鹽法充軍餉
國計之用且謂官多則擾民止於產鹽處所置立鹽
官取鹽戶所賣鹽賣與商人聽其所往不阻制之其
餘州縣不設一官俾于鹽政如江嶺去產鹽之地遠
者官爲轉運貯於彼處或商絕無人鹽價翔貴則以
所貯鹽減損其價賣之名爲常平鹽官既獲利而民

不食羨軍國之用充足百姓亦不告病前此運關東穀以入長安緣河湍激強悍大率一斛能以八斗至長安者卽叙爲成勞例應受上賞晏以江汴河渭四水其力既有不同於是各隨其地便宜造運船以教漕卒使江船達揚州而止汴船達河陰而止河船達渭口而止渭船達太倉而止緣水設倉彼此轉相受給益人與地習舟與水習順其自然而爲之節亦行所無事意也從此歲運穀至萬餘斛並無升斗沉溺漕費費省亦可謂善于輸航矣又於楊子設場造船每一艘給與錢千緡或言所給過多晏曰此語甚是

不然凡論大計者不可吝惜小費必須慮及永久今始設船場任其事者不知凡幾必先使其私用無乏則內顧有餘自然奉上急公官物易於堅固完美若遽與之屑屑然計較錙銖之末安能久行無弊旣又言日後必有患吾所給過多而議減損者若減一半以下猶爲少可倘或過此則漕運必廢不復能行矣其後一一如其所料晏爲人勤而能力於政事無論開闢劇冗必一日內決之不使淹留至宿其後言財利者皆遠遜莫能及也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三代而下如劉晏者豈非計吏之良乎



朕定虎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唐元和中蔡州之亂上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悉以用兵事委之討賊愈急及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
頗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覲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
俱生上說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
置使度至軍李愬夜半乘雪襲蔡州克之屯鞠場以待
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
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
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入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
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昌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

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喻也愬曰朗山不
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
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
深入則人皆致來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
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
服愬儉於奉已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
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尚多
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
吾人也又何疑焉

此一幅像是寫裴晉公定亂安民之忠也元和年中



蔡州吳元濟反憲宗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盡以用兵事委任之於是討賊愈急及諸軍合討淮
西已歷四年尚不能勝頗以為病上於是問宰相李
逢吉等皆言師老於外財竭於內意欲罷兵惟度無
言上問之度對曰臣請自往督諸將進戰誓不與此
賊俱生言不滅之不已也上聞度言甚說於是以度
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度至軍
中李愬以夜半乘大雪襲取蔡州逢吉之乃屯軍於
鞠場以待裴度及度入城李愬乃戎服出迎拜度於
道傍度以愬功高將遜避之愬曰蔡人凶頑悖逆不

識君臣上下之分願公受愬拜因而示之使知尊相
臣卽所以尊朝廷度以為然乃始受其禮愬軍入城
諸將請問曰初公戰敗於朗山畧無憂色既勝吳房
復棄不取肯大風雪馳數百里而不止孤軍深入敵
境而不懼然終成大功皆衆人所不曉也愬曰朗山
失利則賊輕視我不復設備既取吳房則賊衆悉奔
蔡併力堅守故存此使備多力分兵法所謂無所不
備則無所不寡也夫風雪夜天地陰晦烽火彼此不
接我軍突至敵何由知孤軍深入敵境則人有歎之
心無生之氣戰不一當百耶夫觀於遠且大者近與

細自不足言之若以小勝爲可矜小敗爲可恤是胸
無成算先自撓亂矣又何暇立功乎衆皆欲服愬卒
已甚儉待士甚豐矧賢用之而不疑見可行之而能
斷其成功俱本此非倖勝者也裴度旣破蔡遂以蔡
卒爲牙兵或諫之曰蔡人雖順其反側者尚多不可
不防備之度笑曰善奉天子命爲彰義節度使元惡
旣已伏誅其餘蔡人卽吾人也尚何所疑而必備之
也哉愬之尊朝廷有古良將風以視潯渾之爭者陋
矣書曰藏厥果愬會從國治蔡人吾人一語推赤心
於蔡人腹中文何光明而廣大也韓昌黎云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斯時也天子相臣斷於上衆口號號不
足以易之而史臣之稱李愬亦曰見可能斷然則削
平僭亂克奏膚功其惟能斷也夫其惟能斷也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umber,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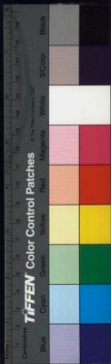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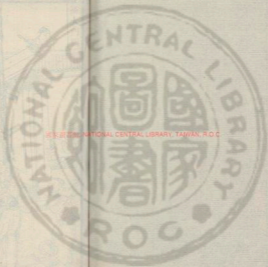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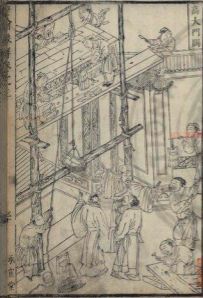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Gray Green Yellow Cyan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失
曹央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央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
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以子養姑甚謹姑欲
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以子守
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歾姑女告吏婦殺
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証服
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
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歾前太守疆斷之咎在是

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蒙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
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歾後定
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昌邑王卽
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群臣諫
昌邑王者皆起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其
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起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
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
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寡
罪疑從輕如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甘露中代黃霸
爲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
七十餘歲於家子承嗣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
大夫永少嗜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成居
喪如禮以孝著開始定國父子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其
治之子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承
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永尚節陶公主宣
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承
會蒙子活嗣爲侯

此一福像 是寫于定國父子祥刑慎獄之忠也定國
父子公爲縣中治獄吏已又爲郡決曹其決獄平而
不苛諸麗文法者經于公決斷皆不復恨鄙人感其
德于其生也爲立祠以祀之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
婦年少而寡又無子嗣奉養老姑甚謹姑欲令其嫁
人孝婦終不肯行姑謂其隣人曰孝婦事我備極勤
苦予憫其無子而守寡我老若復在世久累彼少壯
不得嫁奈何未幾其姑自縊成姑之女告於吏言婦
殺我母吏捕孝婦訊之孝婦初言並無殺姑事吏更
加驗治孝婦遂自誣服不敢復辯獄成上於府于公

言此婦養姑歷十餘年以孝謹聞必不殺姑太守不聽子公力爭不能得乃抱所具獄突於府冀太守聞白其寃也府竟以此獄上因托疾辭去太守竟以殺姑罪論殺孝婦怨氣上于天和郡中乃枯旱三年及後太守至欲以卜筮決久旱之故子公曰孝婦無罪不當成前太守強斷以成其獄孝婦寃不得雪咎儻在是乎太守信其言乃殺牛自祭孝婦家上且樹表於墓須臾天大雨歲遂豐熟一婦啣冤赤地千里司刑者可勿慎乎郡人以此益敬重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然定國亦爲縣獄史及郡決曹補廷尉史後

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權侍御史已又遷御史中丞時昌邑王卽位所行多淫亂定國上書切諫宣帝立大將軍霍光條奏群臣曾諫昌邑王者皆起遷定國以是得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復遷木衙都尉遂超爲廷尉定國於是廷師受業學春秋身自執經北面簡弟子禮所謂仕優則學也定國爲人謙遜恭謹經術尤所重士雖卑賤或徒行往過定國皆與叙主客禮其好賢忘勢又如此斷決疑獄一以平恕之法行之又專務哀憫寡寡無告之人罪有疑者卽從輕典獄無大小必加審

慎故朝廷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枉之民于定
國爲廷尉民自謂並無冤枉甘露中乃代黃霸爲丞
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爲任職舊臣愈增敬重
年七十餘考終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
至御史大夫永少嗜酒多有過失年至三十始悔過
修德蓋積善餘慶故天誘其衷也定國歲永居喪如
禮遠近咸稱其孝先是定國之父于公其門閭傾壞
父老共修治之子公謂曰今門閭當比前少加高大
令可容駟馬高車我治獄爲人伸冤理枉多有陰德
從未屈斷一人反之於心可以自信上天報施不爽

我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
世襲侯爵卒如于公所言永尚館陶公主保宜帝長
女成帝之姑有賢行永以選中得尚成帝方欲以永
爲相會永蒙弗果子活嗣永爲侯嗚呼于公之食報
厚未拜相封侯世世以之生躋華要沒享榮名國家
元氣賴以培養子孫黎民陰受其福非公忠也哉今
聖天子以欽恤爲心其祈天永命貽億萬世無疆之休
又豈可以意計乎



禮教化民

禮教化民

承宣堂



禮教化民之三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時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予以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辭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公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齋令吏民親愛不忍欺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

屬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思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

聖訓卷之三
投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
鄴邑聞之亦鄙其無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不爲嫌
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齊
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
免歸鄉里光武卽位下詔褒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
子或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
茂蒙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此一福像足寫卓茂循良之忠也卓茂字子康南陽
人元帝時遊學長安師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筭

之術究極師所傳之法人皆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
比鄉黨故舊雖志行才能不與茂同無不欣欣受慕
者初辟爲丞相府史從事孔光尤稱爲忠厚長者嘗
出行有人誤認其馬茂問曰子馬之公曾幾何時對
曰已月餘日矣茂有此馬業經數年知其非是但人
意甚執勢難強爭遂解與之自稅車去將去復顧謂
曰倘此非公馬可至丞相府還我他日馬主於別處
得所公馬乃親詣丞相府還之其好讓不爭如此尋
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遂遷密令吏民俱相親
愛不忍有欺人有告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饋遺者茂

辟去左右問之曰所遺米肉亭長並無他故從汝強索乎抑汝有所囑托而彼受之乎將汝自以恩意往來而遺之也其人曰是吾自往遺之茂曰汝遺而愛何故復言耶其人曰竊嘗聞賢聖之君使人不復畏吏吏亦不敢擅取於人今我於吏既有畏心不得已而往遺遺之而受故來告言耳茂曰若然則汝為壞民矣凡人所以為萬物之靈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之心彼此交相敬事也今隣里於長老遺歲時尚致愧遺况吏與民而漠然乎吾人群居雜處必經之以禮紀之以義互相交接汝獨置此不務寧能如鳥

之高飛獸之遠走不復居在人世耶亭長素稱善吏歲時遺之禮也其人曰既如此律又何故禁止之茂曰律設大法所以儆無良也禮順人情所以廣教化也今我以禮教汝俾汝相親相敬汝必無惡惡若以律治汝浮文巧語繫繩以法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誰無過惡其小者可論罪其大者可論殺是齊以刑不如齊以禮之明驗也汝且歸念之茂初到縣時政事偶有興華人皆嗤笑鄰邑聞之亦歸其無能河南郡守為另設守宰茂意絕無所嫌但照常治事自若及數年後教化始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



丞審邑人民無分老幼皆涕泣相隨遠送行者數日不絕及薨居位攝政以病乞免歸里光武卽位乃下詔褒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又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梓冢地帝車駕素服親臨送葬賈誼有言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欲知大體非秉禮以爲教其孰能從之雖然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茂治未及數年徒爲人嗤笑之責而已欲教化大行難哉宜

乎古人之重久任也光武正位首封茂褒德侯賜予優渥榮及二子哀歎有贈素服成禮其恩待之典至矣東漢循吏昭耀史冊而國祚賴以延長有由也哉



暮夜却金



三國志卷之三

三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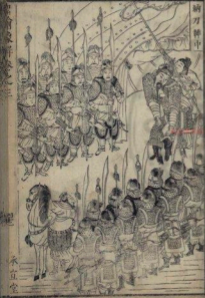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ack Coat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
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既
食步行故舊或欲爲鬪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

此一幅像是寫楊公操履清潔不欺暗室之忠也楊
公遷爲東萊太守當赴任道從昌邑經過公舊日房
薦舉荊州茂才王密者適爲昌邑令來謁見至夜乃
懷金十斤以遺公公曰我爲君故人知君之賢故相

薦引今君反不知故人生平志行何也密曰暮夜並
無人知卽受之何遽損令名乎公曰幽則有天地知
之明則有汝我知之何謂無知若謂人不知而姑受
焉是自欺其心也欺心卽欺天矣天其可欺也乎公
性至公廉不受私人請謁子孫惟租飯出入並無車
馬步行而已親戚故舊或欲爲購田產基業公不肯
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世德相傳所遺多矣豈
區區良田美產而已乎語曰廉吏不可爲也觀於楊
公廉吏亦何不可爲也哉



李光弼嚴毅沉果有大器祿山之亂元宗求良將以問
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
使以兵五千救常山執賊將安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
卿歿後郡爲賊區露背被野光弼酌而哭之爲賊幽閉
者出之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攻僊陽光弼問計
於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科勝而出賊
兵彘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二萬傳
壘光弼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
夾漈茫而軍是日僊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諷知之提
輕兵歛旗鼓伺賊方僊擊殺之且盡郭子儀收雲中詔

與光弼合擊賊思明大敗走趙郡光弼急攻趙一日拔
之至德二載思明率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
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諸將皆懷議
修城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與役是
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
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
壘於內壞輟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
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
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
會祿山盛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光弼出敢死士搏戰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史思明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俾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備伏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竄光弼趨東京思明至徇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賊使曉將劉龍傑以騎五十挑戰雙馬光弼光弼命白孝德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賊大破之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

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秦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周摯軍摯恃衆直逼城堙兵填擊八道並遣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逼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耶賊歟光弼曰賊曰方戰賊爲我實整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馳還示弼以息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願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賊有

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逢左右
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擊收兵與安太清合衆三萬
復攻北城光弼歛兵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
寡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夾召諸將曰彼
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出賜馬分給
却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復軍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炊以之退者斬旣而憑堞望廷
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
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又有迎賊不
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

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取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
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尚學徐瑛玉李秦授惟太
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驛所俘示之思明
乃惧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
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劍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
軍感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靈年五十七光弼用兵
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調整軍中指顧諸將不
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戰功推爲中興第一
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學士卒麾幟無所畏而光弼一號
令氣色乃益精明云

此一幅像是寫李光弼誓效疆場之忠也李光弼方
嚴強毅深沈果斷有遠大志畧安祿山初亂元宗祇
得良將討之以問郭子儀子儀乃薦光弼於是詔命
光弼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率兵五千
救常山執賊將安思義救而不殺常山自縊果毅歎
後其郡盡爲賊境殺害無辜白骨蔽於原野光弼以
酒酌而哭之其爲賊所幽閉盡出而厚恤其家民心
由是大悅時賊攻使陽光弼問計於降將思義思義
答曰今軍遠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城爲保守計料其
可勝而後出賊兵雖寡急果銳然不能恃重俟其怠

而擊之易勝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以兵二萬附城
堞而攻光弼以強弩五百射之賊退遷其陣稍北光
弼於是出其南夾潯沱河而軍是日使陽賊五千至
九門光弼探得之乃提輕兵斂息旗鼓偵賊方偃掩
其無備殺之殆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子儀與光弼
合擊賊思明大敗走據趙郡光弼悉攻趙一日遂拔
之至德二載思明率十餘萬攻光弼時精銳之兵盡
調赴朔方而麾下卒與閩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
諸將皆以衆寡不敵爲懼乃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
太原城周圍共四十里今敵將到而興工役民是未

見敵先自取困也乃親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
自固又作壘數十萬家莫測其意及賊來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以增壘於內有壞棟補思明開太原月餘
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設宴城下令倡優居
臺上仰首俾侮爲罵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密曳其
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走目皆視地祿山旣歎
慶緒使思明回守范陽留蔡希德圍太原光弼出敢
戚士搏戰斬其首七萬級希德委棄資糧遁走太原
圍遂解史思明復縱兵於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
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左廂兵馬

便張用濟素安子儀之寬憚光弼令嚴與諸將頗有
異議光弼出沁水縣用濟以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
諸將咸偪伏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
來攻光弼引軍趨東京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
陽自以五百騎殿後當石橋進命甲士夜持炬徐引
而行部曲持重堅固賊不敢近賊使其驍將劉龍仙
以五十騎挑戰曼馬光弼光弼命白孝德斬陳龍仙
首以還光弼因與戰大破之先是光弼謂李抱玉曰
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否抱玉曰期過二日如何
曰棄之抱玉應諾卽詐告賊曰吾根盡明日當出降

賊喜欲兵以待抱王繕理完備即復請戰賊怒其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內外夾擊之俘獲無算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樹小旗於東北隅望周擊軍周擊自恃兵衆直進逼城麾其兵填塞坑塹入路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經過兵不之顧何也報曰公欲固守耶抑或出與戰歟光弼曰曠曰戰則賊爲我填塹過而不顧復何怪焉光弼曰吾思慮初不及此公當勉之元禮遂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軍擊乃馳還示之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人召元禮元禮答曰方與賊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息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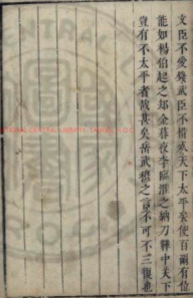
冊中良久顧麾下將士曰向者公來召我殆欲斬我也男兒與賊鬪必尚有忠勇名無空受戮爲不義鬼也乃下馬持刀怒目直前精銳之士如堵而進左右奮擊無不一當十斬賊數百級擊復收兵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來攻北城光弼欲兵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方列陣而紮是將不重無足慮也計日中當破之乃出戰及期勝負猶未決召諸將謂曰彼軍甚強其可破者以亂而不整也今我以亂擊亂固宜無功因出賜馬分給郝廷玉等光弼自執大旗曰諸軍第望吾旗如稍緩可各觀便宜若吾旗三麾至地諸軍



盡入敵陣生歿以之退者立斬旣而惡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斬其首來報廷玉曰所乘馬中矢非退却也乃命易他馬有偏將援矛刺賊直洞馬腹又有迎賊與敵不戰而逢却者尤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其不戰者立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擊賊衆奔敗斬首約萬餘級俘獲八千餘人馬二千疋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其驍將周擊徐瑣玉季秦授等惟太清孤身走脫恩明尚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賊將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鎗刀於韉內曰賊危事也吾位列三公不可受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

以謝天子及是乃西向拜舞稱賀三軍爲之感動實應元年進封臨淮王歲年五十七光弼用兵必先謀定而後戰善能以小擊衆治師訓練嚴整軍中有所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論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於朔方營壘士卒麾幟一無所改而光弼號令旣出覺氣色乃益精明雖其才優亦忠義素積也嗚呼臨淮以三公建大將旗鼓固以外推所主之運籌帷幄料敵制勝足矣而必納刀於韉以示必死卒能再造唐室書各太常者蓋有死無貳之心爲之也或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曰

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使百兩有位
能如楊伯起之却金暮夜李臨淮之納刀韓中天下
豈有不太平者哉其矣岳武穆之言不可不三復也



刻腹明心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
裴匪躬中官汜雲儒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
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具謀者武后詔來
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
出流血被地敗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却納
五臟以桑白皮爲緣縫合傅之藥閏夕而蘇后臨視歎
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
安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
泉忽湧流虛之側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關
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元宗屬其事于史官權右驍
衛將軍尚代因公詔饒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爲榮辛
配享睿宗廟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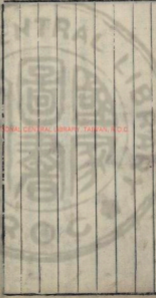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安金藏殺身成仁之忠也金藏京兆
長安人諱太常樂工籍睿宗爲皇嗣時少府監裴匪
躬中官汜雲儒坐以私謁皇嗣皆殊死殊死殊死漢斬刑
也自是公卿不復得見唯樂工優人以供給使令進
俄有誣告皇嗣有具謀者武后詔來俊臣鞠之時後
臣酷虐左右畏刑訊慘楚欲誣引服金藏大呼曰皇
嗣無異謀公如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



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滿地昏眩頭仆武
后聞之大驚命以輿舁至禁中令高醫却納五臟於
腹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其所刺處用良藥敷其上聞
一夕方醒后親臨視歎曰吾有子負屈不能自明諸
人無敢言者爾獨剖腹稱其不反真不如爾之忠也
即詔停獄唐宗乃安神龍初年其母來葬於南門口
親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木高燥忽有泉湧出流於虛
側水道便虛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門闕以旌之景
雲年間遷右武衛中郎將元宗以其事宜付史館已
又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刻其名於秦華二山

碑石以榮之及卒配享唐宗廟廷夫安金藏樂工也
義激於衷不惜披肝瀝胆以明之卒使國本弗搖宗
社如故身雖微末功且與浴日等矣其為親營葬泉
湧虛側誠固可以貫金石歟表闕門闕號名秦華奇
忠大孝卓立千古嗚呼盛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未業已亥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監察御史由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瑾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卿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聞臣過詢不他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

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夙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已誣服瑄爲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嘆言官劾瑄得贖故庇獄瑄遂逮繫當夙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避還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得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

侯是日大哭厨下。表問何哭侯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得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侍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猶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二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此一福像。是寫薛文清特立不懼之忠也。文清公姓薛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名貞洪武初年領鄉薦初任爲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老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差出

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
郭進薦進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
開示學者由是諸生皆呼爲薛夫子時太監王振專
政問瑄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瑄以瑄對乃
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問臣過而詢之偶不
相值語其僕曰可告汝主明日可詣王太監謝之汝
主得擢京堂是王太監力也瑄問之不往又使人語
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於瑄言
振數欺罔之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君子亦爲此
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下拜唯一人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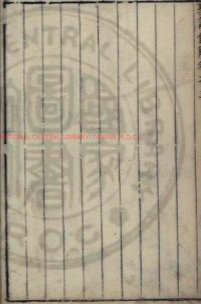
不動振知其爲瑄連辯之自是銜恨瑄矣會有指揮
某姦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告其妻
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罪瑄爲辯其冤枉駁還
三次都御史王文大怒於是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
罪振嘆言官劾瑄得賄賂故此死者獄瑄遂逮繫當
及至午門舍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
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乃奏瑄不服問理詔縛瑄詣
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泣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
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
受刑故也振聞僕言意遂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

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史科給事
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
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
使出南京公卿俱侵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唯薜卿一人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
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
知瑄學行乃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
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
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乃數日君
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
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
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益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
祀廟庭今從祀按薛文清理學名臣也跡其獨立不
懼如百草萎歿而松栢挺然獨秀非天下之至剛其
孰能與於此老僕垂涕金英刮目秉葵之好反在宦
寺奴隸間此心此理無物不有諒哉

君臣一德



承宣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劉忠宣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也舉鄉試第一明年爲
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
居二載解館當置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
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
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
若左右手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創邊費
大夏抑絀之時時扼腕安南黎瀨破侵占城地西略諸
土樊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
安南贖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史至再大夏答告曰豈
一聞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時朝廷好寶玩中貴

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
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項襄毅公
令都史檢故贖大夏先檢得匿之都史檢不得復令他
史檢項公詰都史曰署中贖焉得失大夏微笑曰王三
保下西洋時費錢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
弊政贖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
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此不久屬公矣朝鮮貢道
由鴨綠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
綠江便誰不知顧廷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
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謂兵食有餘太宰才之

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厓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一臣同夙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憲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諭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探家渡，甃其壑，可三十里，復甃四府營之壘，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

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友貞甚，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備，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撈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未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輩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糧，無所得，邊人言自

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千一
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
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
大夏遺愛鼓舞稱賀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
戢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去皆不許十三年召爲兵
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
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
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
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當何至今日獨言民
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

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
獨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
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村
見知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
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素犯邊而太監苗
達者在延緩嘗有克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問大夏曰卿
在廣知苗達乎延緩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
不知朕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彼深入
不相值值之則無噬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
大夏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十

二且其時洪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家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蘇珊亦從旁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寔爲所悞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窳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

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名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獎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勿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處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既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聞麟卒快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朕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悲失兵遣飛語揭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

所能及不遇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鑣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厚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天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愛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康往而中貴人苗璋恃風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奏大夏曰如前有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肯既而璋果

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上切責璋示若違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獎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大獎莫甚於此二曹天夏曰上悉之幸其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郅才足任舉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郅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鄉逆璫

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實
資金幣肴禮無虛月至以玉帛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
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
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
毋廷謝恐他人或嫉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
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
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賜大夏一從
史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
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
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

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滋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
出而相謂曰然此官矣鄭端簡曰修清寧宮有旨下部
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
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
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因
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
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
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
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敢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
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

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美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成峻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伏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成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大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矣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

太監踪跡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各第一榮何敢蔽賢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殺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終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弁州外史曰大夏仁心爲質道授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此一幅像是寫劉忠宣君臣魚水都俞將順之忠也

劉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縣人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會試廷試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年拜館



當留乃自請試吏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已選員外
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於天下事多練習奏
覆輒當上意本兵倚如左右手是時中貴汪直與保
國公威寧伯比周劍起邊釁大夏繼之時時祀脫安
南黎瀛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樹汪直欲
乘間討之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榜吏
至再大夏審告曰此輩一聞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
而止時上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朝嘗造太監王三保
使西洋水程項襄毅令都吏檢故牘大夏先檢得匿
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

得失大夏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數十萬
軍民疾者亦萬計此樊政蹟在尚當毀之令去其根
猶追究其有無耶項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此
不久屬公矣朝鮮貢道向由鴉鶻關迤迴數日程奏
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言鴨綠江便誰不知之豈待今
日始議此中始有微意乃勿許大同師失律倉卒告
警大夏規畫言兵食有餘太宰以爲才欲晉少司馬
否則太僕卿大夏急請補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
右布政使適厓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
后與陸秀夫張世傑二臣同歿國難今大忠有祠而

慈元無專祀其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告
成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所
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
母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
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所焚帛
灰結如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爲動乃自上流孫家
渡疏其壑可三十里復既四府管之壑可十里聯長
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於張秋之南以通運
艘凡五旬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費輕邇徐有良遠
甚重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

告曰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此行如太剛則必
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斃任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盡得其要領乃揚
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
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
以上悉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買糧必百千
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
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既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
子弟卽欲收糧無所得邊人皆言自劉侍郎收市法
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致仕

章歸築草堂居之。天下稱爲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賀。大夏亦精心於政事。略無倦意。咸行盜息。居一歲。再求去。上不許。十三年。以兵部尚書召。力辭不得。既廷謝。上御幄殿。召問曰。朕屢用卿。屢以疾辭。何也。對曰。臣老多病。值今民窮財盡。萬一有變。軍政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謹是以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國家徵歛。俱有常法。何今日獨民窮財盡。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以萬計。比額外科索民窮財。

盡略可見矣。上曰。卿向言之。已經停止。其他徵歛。可盡議革。上益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受知於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召。必大夏再宣。必珊。其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寇數犯邊。大監苗達在廷。綏嘗有尅獲。上器之。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率深入。不相值。值則無黠類也。上曰。太宗何以屢得志。對曰。陛下神武不伐。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當什之二。且其時洪國公一小寇。節制舉十萬家。悉委之沙漠。

秦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戴璠亦從旁贊決
上遂曰徵二人朕幾爲所悞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
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
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有之乎對曰孟子云
舜爲天子卑陶爲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
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
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更甚上曰
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之卒
困轉漕江北之卒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
糧行糧者師事股削半與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

此不能知何名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
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持
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廷臣共論有欲子
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
曰彼暴虐雖有衆不善用之何能爲然未有顯異若
因其請而予之印其他土帥效尤將何以爲調設召
之還京彼抗不奉命則又損威重乃爲旣獎其先代
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計不能行卒怏怏病歿上復
謂大夏京輔如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以爲護翼
大夏乃因御史建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璠以

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東衛旨報可中
貴人監京營者怒失兵造飛語楊之宮中上以示大
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遇此曹子不利於失兵
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
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
中貴人餉何以不至缺乏上曰然第祖宗朝來設置
已久勢難遽削今必使廉潔如鄧原麥秀其人者然
後聽補否則闕焉可也司漕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備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
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復何憂卒命大

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中貴人苗瑄自倚早貴耻不
肯與選上業許之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奏奏大夏曰
如前俞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名為自瑄
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上切責瑄示若逮繫者
而始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獎政頗詳若御馬監
光祿寺積弊尤甚獨無及者何也大夏曰上知之幸
甚但在獨斷力行則革之易耳已而勅兵部侍郎同
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約十萬餘金中貴人聞之側
目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
之又不對上悟曰朕所言者才不服及大節卿不對

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德亦稱之。其人負虛名。少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彼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宇竟以媚瑾敗。而兩侍郎亦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常發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連職者集用事。大臣皆往門。若二卿門何必杜。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助爾廉。又囑勿廷謝。恐他或怨望。一日欲有召。犬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彈糾。故已之。且恐同列有忌汝者。珊以老病欲乞骸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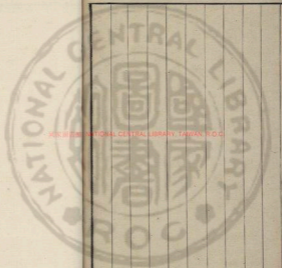
托大夏一贊成。上謂珊卿何以屢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有病。且爲御史率先。而病不能勝任。嘗見彈射。頗爲不便。上曰。主人留客甚堅。客且爲主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去。已法然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相謂曰。以此官矣。鄭瑄簡日修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之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屢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加詰責。彼將以不職。因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減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
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渚朕公對不敢上問何
也曰先朝李夜首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敢首
此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
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
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
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日旨釋李夢陽中外惟呼聖德
如天地上曰憂陽指斥戒曉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
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
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成以快中宮之怒使

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之復職一日上
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
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扶公出榮且
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隱惡揚善公曰聖
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
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
榮何敢蔽賢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公平生不
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
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
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XINX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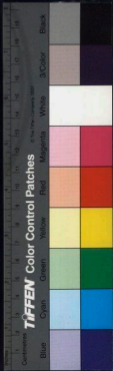




2025/12/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
聖諭
敦孝弟以重人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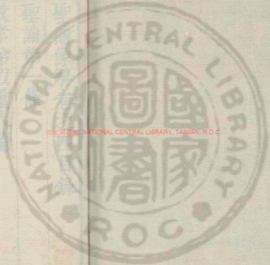
重夫婦之倫四

解本故例

脫替永巷

為君孝女

說文書行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四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重夫婦之倫四

詔求故劍

脫替永巷

爲好擇女

親及知賢



相見如賓

舉按齊眉

竟娶替女

一薰不改

義重糟糠

斷鼻守節

截髮還鎮

斷機勸學

甕不棄舊

魯宗二順

昭求故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漢宣帝卽位公卿請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
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儉仔爲皇后
此一福像是寫宣帝不忌權權之舊也宣帝卽位公
卿請立皇后私心皆謂大將軍光功高權重意正位
宮闈者必尤女也然亦未顯言宣帝乃下詔訪求徵
時所佩故劍一劍猶不忍忘則其他可知矣大臣旣
悟上意乃建白立許儉仔爲皇后儉仔帝徵時所娶
也胡致堂曰宣帝已娶許氏旣登大寶則天下母也
公卿乃心屬尤女不逆理乎雖然富易交貴易妻者
比比矣宣帝不忌許后而詔求故劍欲安太子而拜

韋元成爲淮陽中尉非惟居心甚厚具有引伸觸類
不發矜矜之意其功尤祖宗德垂後嗣伴德殿宗周
宣于此亦足見其一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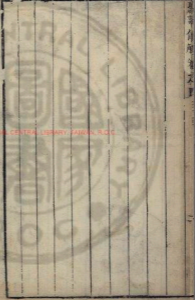


祝樽永巷



解

承宣堂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
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
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
不德實我之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
罷

此一幅像是寫姜后能哀盛治於內也宣王嘗日晏
方起姜后乃脫去簪珥之飾請待罪於永巷永巷乃
內庭長巷宮之獄也使其受教所師之母轉達言於
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好色而棄德夫早朝之禮
蹈晏起之愆將未廢時失事必為亂階是亂之興實

始於妾其咎大矣敢不請罪王曰寡人不德怠心乘
之以致晏起此實寡人之過於夫人何尤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君德日新國是日理矣匡衡之言詩
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
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若姜后者亦庶幾近
之矣



馬婿擇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七筋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夏命琮尚廣德公主其後于琮爲韋保衡所譖貶官廣德公主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公主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此一幅像是寫宣宗擇婿尚主其知明處當權衝爲不可及也唐宣宗初意欲以于琮尚永福公主未幾遂停止不行宰相奏請所以停止之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同食乃對朕前輒折斷七箸性情不馴如此

豈可爲士大夫之妻於是夏命于琮尚廣德公主其後于琮緣韋保衡之譖貶爲韶州刺史公主與于琮同之韶州行則肩輿門必相對坐則以手持琮之帶俛家不能近于琮由此得全無害時諸公主多驕縱橫恣惟廣德公主動止必依法度其事于氏宗族親戚無不盡禮內外咸稱美之文中子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夫婿家擇女女家擇婿此其常也宣宗以永福性情有異而以廣德與琮是反爲婿家擇女矣卒之義存與帶令譽遠聞



所謂相得益彰者非耶抑有說焉玉與石俱賈玉必
 受傷若兩玉相合斯能潤增輝兩石相觸亦頑委比
 勁宜宗此舉非仁至義盡其孰能與於此擇婿婦者
 思之

觀漢知賢



理淵集卷之四

九

承宣堂

WANG JIA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優許之既婚果有令姿叔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此一幅像是寫汝南能擇德配不爲常情所拘也汝南名湛年方少尚無婚處自求郝普女爲婦時郝門孤陋非其所偶司空視知之謂其意甚癡會別處無婚可求聊任其意優聽許之既成婚果有令姿叔德生子承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郝女於井上取水其舉動容止不失常度目有所主

未嘗妄視以此知其賢夫汝南望族也不簡配豪門而締婚寒素蓋鑒裁明如深知女德之可尚矣王司徒婦鍾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婦娣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隆家長世均資內助盛哉至於折七筋而驗其性情之未優取井水而識其容止之有度一優一步判若黑白凡在閨秀尤宜深鑒已

聖諭像解卷之四

田賦如賓



九

承宜堂

聖諭像解卷之四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媿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
軍大夫

此一幅像是寫冀缺夫婦能敬為致君澤民之權輿
也白季晉大夫名胥臣冀缺姓鄒以居冀邑故又稱
冀缺耘苗曰耨野饋曰饋白季出使經過冀邑見冀
缺鋤耨田苗其妻往饋飲食雖在田野夫妻相敬禮
如賓客白季因攜缺歸國薦於晉文公曰敬則心存
心存則理得故敬乃德之聚今卻缺敬妻如賓可謂

有德未有德者居民之上足以為治願君用之且臣
一聞之古語云出門之際如見大賓承事之時如臨大
祭二者專主乎敬乃仁德之法則也文公聽其言遂
用卻缺為大夫以主下軍夫治國必先齊家能主敬
則家無不齊矣其於治國也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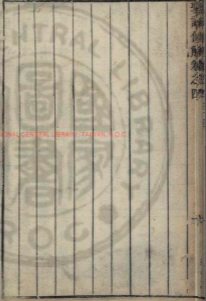
聖諭像解給之圖

取祭齋船



承宣堂

聖諭像解給之圖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文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簞筐鞞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婚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素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縠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

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爲黜黜低頭就之乎鴻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山關作五噫之歌居齊魯間有項文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着書十餘篇

此一幅像是寫梁鴻孟光夫婦以德相重其高風峻節唱隨直冠千古也梁鴻表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

初受業於太學家雖貧節介自尚聘覓載籍無所不通講求大義不經設於章句學既學乃爲人牧豕於上林苑中勢望之家頗愛慕其高節多欲以女嫁之鴻並拒不允時同縣孟氏有女狀貌肥醜而黑力大能舉石臼亦擇配不肯嫁人遲至三十歲父母問其不肯嫁人之故乃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蓋其私心敬慕久矣鴻聞此語亦心知其賢遂聘之女乃求作布衣麻屨粗陋之服及織作筐筥績女工之器嫁之日始以裝貨盛飾入門七日鴻不與交言妻乃跪於牀下請曰竊素聞夫子義甚高勢家欲與女者夫

子簡而斥之已歷數婦其來聘妾者妾僂蹇不從亦歷數夫矣今蒙見擇而七日不答得非妾獲罪於夫子乎請明示之鴻曰吾所欲者不過被服裘褐之人可與同隱於深山耳今乃衣綺縞以爲華傅粉墨以爲麗達心損德豈鴻所願也哉妻曰以觀夫子志趣何如耳妾自備有隱居之服於是改粧爲樵鬻者布衣躬自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可以奉我矣字之德耀名曰光未幾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以避世患今猶然在此無乃欲低頭以就不義之富貴乎鴻旋與入霸陵山中夫耕妻織暇則誦詩書

彈琴以自樂已又東出關作五噫歌以見志居齊魯
間俄去適吳依大家阜伯通居於廊廡下賃爲人舂
米受直以自給每婦妻具食以進不敢於鴻前仰首
視舉案必與眉齊伯通私察而異之曰彼傭也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豈凡人乎乃延而舍之於家鴻於是
潛藏閉戶著書十有餘篇夫人各有耦梁鴻孟先是
以德爲耦者也年已過時擇配不嫁卒之聲應氣求
道同志合餘芬逸韻愈遠綉影所謂遲歸終吉者非
歟彼斤斤於論家世較貨財權勢要者瞬息與草木
同腐豈足論哉求婚媾者所宜思齊矣

廷式納其幼女廷式堅執不可曰此女替目某若不
娶將何所歸乎吾昔已訂盟爲夫婦矣今彼雖替目
吾此心猶炯然也豈可自負也哉竟娶之其後替目
生二子皆相繼登第嗚呼人固有明於目而盲於心
者廷式婦雖替亦復何傷使廷式悔盟是盲於心矣
不意雙珠竟出老蚌蓋不盲心之報也蒼天亦有眼
也哉

危娶借女



承宣堂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七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I.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劉廷式初議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歸期定婚女已雙
替矣女家貧甚不敢復言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
子既爲廢人不能侍箕箒或勸納切女廷式堅不可曰
此女某若不娶遂無所歸善先許之矣雖替日負吾初
心哉竟娶之後生二子相繼登第

此一幅像是寫劉廷式不肯姻盟之盛德也劉廷式
初與女家議婚遂入太學受業凡歷五載登第榮歸
其所定婚之女目已雙替女家又甚貧且以廷式爲
新貴彼此迥異不復敢言婚事廷式乃擇日成禮女
家辭曰女子雙替是爲廢人不能奉侍箕箒矣或勸

一類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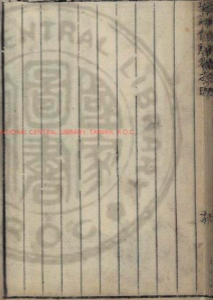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夫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醜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此一幅像是焉宋女一醜不改之義也蔡人之妻本宋人女既嫁蔡人其夫忽有極惡之疾母欲以女改嫁他人女對曰婦以夫爲天夫有惡疾雖夫之不幸實妾之不幸也奈何可肯盟而去之况適人之道一與之醜終身不可改易凡酌無醜昨曰醜婚禮贊者三酌婿婦而不醜酢故謂之醜言一與行醜禮成

婿卽當終身相從斷無改易之理今不幸遇夫有惡疾別無惡逆大故之事又不逐妾我何由見絕於夫而得去也終不肯聽母之言主婿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宋女天植之性又何烈也使買臣妻聞之不含愧九原乎





宋弘爲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之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學聖賢之道以操守爲志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此一幅像是寫宋弘能知伉儷之重也宋弘官爲大司空是時光武之姊湖陽公主喪夫新寡帝與公主評論朝臣賢否以觀其意之所向公主曰宋弘爲人其威儀容貌德性器度朝中群臣俱莫能及帝曰且試圖之其後宋弘被旨引見帝令公主坐於屏風之後因謂弘曰俗語有云富而多財則必易棄貴而有位則必易妻此人之常情乎弘對曰臣嘗聞之與其有無者此爲貧賤之交斷無可忘之理與同甘苦者此爲糟糠之妻斷無下堂之理下堂謂遣之使去也讀書學聖賢之道惟以操持堅守爲志豈隨勢利轉移乎帝回顧公主曰觀其所言此事必不如願矣迨今宋弘名無窮豈非以其知之明而守之固乎甚矣大臣不可以無學也



斷鼻守節

聖前殿 祥泰堂

年

承宣堂



聖前殿 祥泰堂

年



曹典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
太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
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藥及
典被誅曹氏盡歿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羅迎令
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莫其
意阻乃徵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
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
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米
家驚惶往視之者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
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誅滅已盡守此欲誰

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
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
之行吾豈爲乎

此一福像是寫令女從一而終之義也曹典之從弟
曹文叔之妻繁譙郡覆姓夏侯名文寧之女名曰令
女文叔不幸蚤歿三年喪服既終自以已年必又無
子嗣恐其家必欲嫁已乃截去其髮以誓不再嫁其
後父母家果欲以令女嫁人令女聞其事卽復以刀
截去兩耳毀殘其形蓋欲斷人求婚之念也居止常
依夫兄曹爽其後爽爲司馬所殺一族盡滅令女叔

父恐被曹氏累及方上書於朝願與曹氏斷絕婚姻
強取令女還家是時令女父文寧官爲梁相憐令女
少年執守節義曹氏業已誅滅無復遺類意或緣此
少阻乃徵使人以言活勸之令女於是嗟歎繼之以
泣曰我亦自思之許之他適是也家人以爲實然遂
略於防備令女卽潛於卧房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
母來呼與語令女不應開被視之血流滿床席畢
家驚恐斬惶往視之者感其情真意決莫不酸鼻出
涕或有詞之者曰人生世間如輕微之塵棲止弱草
之上倏忽屢散何爲遲於認真徒受辛苦如此乎且

叔母還朝



宋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
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記一嫗浣衣喜其有
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
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歿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
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
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婿來豈以父
之存沒爲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爾嫗并其子
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此一幅像是寫姚雄不以婿家淪落無依遂寒舊盟
也姚雄初爲將時曾以其女議定與一寨主之子未
夫家誅滅已盡徒然守此亦復何益令女答曰嘗聞
仁者始終如一不以時有盛衰而改節義者生或無
二不以勢有存亡而易心且曹氏全盛之時原欲相
保以期永久今一旦衰亡何忍違初心而棄之人
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也若視典廢爲去就是
與禽獸等矣豈我爲人而亦類此乎嗚呼栖身之後
繼共姜而起者令女其首稱也乎



所機袖理



聖諭像解卷之四

三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ar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White Black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遠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則捐失成功積廢時日夫于積學當日知其所以成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此一幅像是寫羊子之妻能以進德修業相夫子於有成也樂羊子河南人嘗於路上拾得遺金一餅還

幾寨主身故其妻及子家遂凋零後雄里為邊帥以奏計當赴闕庭途遇一老嫗院永雄喜其有士人家風因問其舊日始末嫗對曰昔我丈夫守官於邊寨有姚將曾以女許嫁妾子今丈夫已歿母子不能存活惟貨賣餅餌以供朝夕姚曰爾尚能記憶其形容否嫗曰丈夫歿後流落困苦為日已久不復記憶舊日形容矣姚曰雄卽其人也吾女自許歸汝子之後不復更許他族自望婿來完姻豈以其父之存沒遂有異言耶嫗聞之感動泣下氣哽咽不能語者久之姚因齎嫗并子易以新衣載還本鎮遂畢其禮汝等

百姓試思姚雄本一武將其於成生貴賤猶能不易其心如此以視世俗愚民指腹爲婚割襟定聘稍有變遷卽背盟質約許訟紛然卒致兩敗俱傷破家蕩產爲世非笑者其相去爲何如也噫可戒矣

家以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固窮象以盜名卽不飲惡其隄於貪也廉士養重食出嗟來卽不受嫌其近於慢也况拾他人所遺之金而因以爲利也乎羊子聞之甚愧乃捐棄其金於野妻又勸其遠求明師羊子一年來歸妻問來歸之故羊子曰久行他鄉未免懷思無別意也時妻方織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所織之練原其從來養蠶繅繭然後成於機杼自一絲積之以至於寸積寸不已始成丈匹蓋若斯之難也今若以刀斷之則棄已成之功如欲改作勢必稍廢時日此如夫子積學既已有獲當純一無間日新又

新以成就美德今中道而歸與斯織何異乎羊子
心感其言復去終業遂歷七年之久韓昌黎曰業精
於勤荒於嬉羊子之妻可謂閨中畏友矣於此而猶
不矻矻窮年者非夫也

不棄舊



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將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中禮矣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處君其迎之棄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爲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及此公許之

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此一幅像是寫趙姬無妒嫉之心也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稱曰趙姬文公爲公子時避難居狄趙衰從之狄人以其女叔隗季隗歸公子公子納季隗而以叔隗妻衰生子名盾及反國復以趙姬妻焉已生子原同屏括矣趙姬請迎盾母叔隗于狄衰意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配非義也安于新而忘故無恩也與人勤勞於厄難一旦富貴而不顧無禮也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不願侍巾櫛於左右矣詩言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言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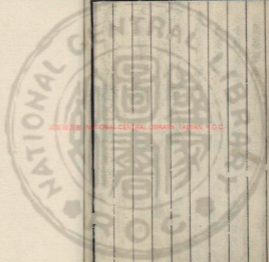
其莖之美猶爲夫婦者不可以其族屬之微而忘其德音之善君其迎之棄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爲內子使主家政而身親下之且以盾賢滿立爲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爲正卿諸於成公曰非吾君姬氏迎臣母子以來則臣猶狄人也何以至此於是成公許以姬所生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嫡庶之間可謂恩義脫焉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傳妾也。秦滅衛。衛宗死。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傳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傳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疆。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供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勸焉。妻因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逆而生。不若順而死。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終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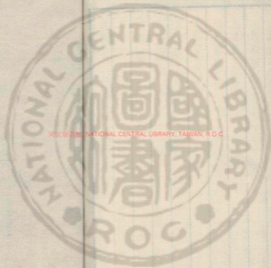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二順秉禮守義。妻有違下之仁。妾盡尊嫡之道。出自至誠。凡爲妻妾者所當法也。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其傳妾也。秦滅衛。衛宗死。其妻

守節不去。而未有子。獨傳妾有子。事其妻女君八年。意不少衰。妻以妾有子。欲出居於外。避讓之。傳妾泣而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怠之心。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以繼也。今供奉侍養。固妾職分所當爲。夫人何以爲勸勞。而乃欲出居於外也。妻堅執欲居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順理以處。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名分倒置。逆莫大焉。與其逆理而生。不若順理而死。欲自殺。于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終其身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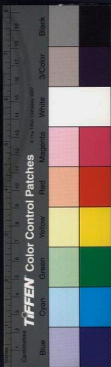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解卷之五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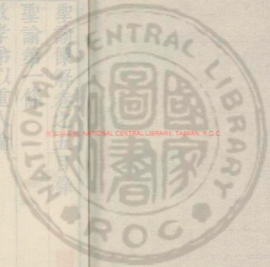
重朋友之倫五

義重分金

不負至交

世結婚姻

感冠全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聖諭像解卷之五目錄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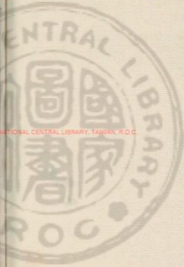
重朋友之倫五

義重分金

不負至交

世結婚姻

感冠全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撫恤孤寡

遠送遷謫

餞別蕭寺

生承交情

臨別贈言

天像訓子

磨鏡會葬

掛劍墓樹

憫思直友

日求聞過

長重分金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世說新語卷之五

承印堂

齊桓公自言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仲乎臣所不若仲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志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竝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有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于是請諸魯施伯曰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憂矣請殺而以風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管仲至齊桓公

親迎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成民之事於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問仲父管仲得以盡其才九合諸侯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困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南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修小節而駐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此一幅像是寫鮑叔深知管仲交情千古無兩也初齊桓公以宮人入齊既立爲君嘉鮑叔謀奉還國之功使爲宰以乘政鮑叔辭曰君施惠愛於臣使臣不受儼寒則君之厚賜也若治國家則非臣所能其必任管仲而後可臣所不知管仲者五寬惠以安民臣不如仲者一治國家使權無旁落臣不如仲者二內主忠信以固結百姓臣不如仲者三裁制禮義以爲四方準則臣不如仲者四執袍鼓立于軍門使百姓有勇知方臣不如仲者五桓公曰管仲向射寡人中鈞幾隣於危其得不來者幸也尚可任以爲政乎鮑

叔曰曩各爲其主是以舉動若此君能赦其罪則反怒爲德將事君猶事于糾耳桓公於是使人請諸魯國施伯曰管子諫天下才不論何國用之必能尊主制敵伸大志於天下若使在齊魯國必無寧日憂執甚焉請殺仲而授之以風旣修隣好又絕後患莊公弗聽使來縛管仲予之旣至齊國桓公出郊親迎解其束縛復賜之坐問以治民之事於是任仲爲宰尊號仲父國家之事皆問仲父管仲盡展抱負使桓公合諸侯朝天下者鮑叔薦管仲之力也管仲乃曰吾始窮困時音與鮑叔同爲商賈每分財利我必多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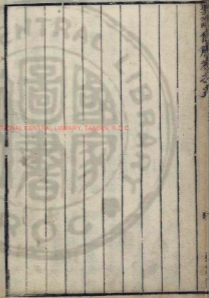
鮑叔不以我爲貪財苟得知我貧乏不能自存畧其迹而原其心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阻撓不就鮑叔不以我爲愚而寡謀知時各有利鈍非謀慮之不長也吾嘗三任三黜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遭逢者然也吾嘗三戰三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家有老母在也公子糾旣敗召忽來難吾隱忍就縛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斤斤於修飾小節而以功名不顯於天下爲耻也父母生我而不能知我知我心者今鮑子其誰也聞之不信乎友則不獲乎上據管子與鮑叔買等語按其迹不過一貪汙苟且昏昧懦弱之人耳乃鮑叔力薦於桓公卒能光輔霸業垂譽天壤非真知灼見畧形骸而披腹心者何以有此夫孔子與顏子其相信可謂至矣掇塵飯中猶不能無惑是孔子尚未知顏子之心也然則分財取多不以爲貪者幾人哉宜乎管子義激于中至引知我與生我同指天誓日熱血十斛真令聞者欲悲欲涕千古交情此爲第一信夫。



不負至交

不負至交

不負至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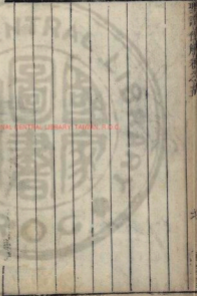
不負至交



唐白敏中字用晦王丞相再主文柄欲以敏中爲狀元
病其與賀拔甚爲友甚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
意俾敏中與甚絕復約敏中爲具敏中許之既而甚造
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
出呼左右召甚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
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
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此一幅像是寫白敏中不以得巍第而棄舊交也王
丞相再掌文衡訪知白敏中才欲取爲狀元以賀拔
甚雖有文而落拓不鸞嫌白敏中與之交密使親知

通意敏中令其絕交且約敏中治具敏中許諾無何
甚已到門左右詐言敏中他往甚遲留少頃遂不復
言而去俄而敏中從宅內躍出急呼左右召甚盡吐
實且曰一第耳何處不可獲柰何貪此區區輕負生
平至交也相與歡飲痛醉而卧丞相親知復來見其
不與之絕更相得歡甚乃大怒去具言於丞相丞相
曰我初只謂白敏中佳士今視白敏中之待賀拔甚
乃知賀拔甚亦佳士矣蓋觀人於其友語云門內有
君子門外君子至薰蕕不同器而藏非虛語也

世婦婚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韓億與李若谷友善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出謁夏侯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杜縣主簿赴官自控妻嬖億爲賈
一箱將至長杜李謂韓曰恐縣吏往來不侵箱中止有
錢六伯以其半遺韓相抱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官
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

此一幅像是寫韓億李若谷貴不忘賤之交也韓與
李相友善未登第時兩家俱貧同赴試京師出謁夏
客則迭爲僕役李若谷先登第選授許州長杜縣主
簿赴任李自爲妻控嬖億寫賈一箱去縣不遺李謂
韓曰恐縣吏於此往來不侵觀贈箱中止餘錢六伯
文以一半遺韓爲路費臨別相抱大哭及次科舉試
韓亦登第官皆至參知政事彼此念舊不忘子孫亦
遵祖訓世世締姻盟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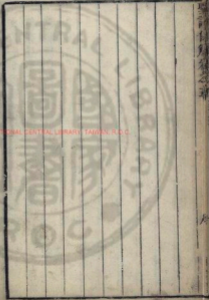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

收冠全友



承宣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



晉荀伯穎川人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
吾今或矣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
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
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
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此一幅像是寫荀巨伯懸壺病友巨寇亦為感動也
晉荀伯穎川人不辭路遠來看友人之病適值賊寇
來攻郡城友人告巨伯曰吾今病革已就或矣汝何
不速去以全生乎巨伯曰吾遠來相視是義當然也

子今令吾速去是毀義以求生豈巨伯所為耶賊既
至乃謂巨伯曰大軍所到一郡之人盡行逃散汝是
何等男子而敢獨止此乎巨伯曰我遠來視友友不
幸有疾豈忍棄之寧以我身膏鋒刃以代友人之命
賊相謂曰我等無義之人而入此有義之國寧能久
存乎遂整軍而還一郡賴以獲全嗚呼巨伯所視者
一病夫耳劇寇肆毒所求全者身以外非所計也而
一郡卒賴以全仁人之言其利甚溥吾于斯益信矣

撫恤孤寡



承宣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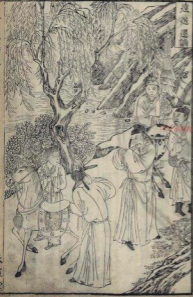


漢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與張堪同舉於太學中見
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
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
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贈之文季子頴怪
問曰大人不與堪爲交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已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
腹子友文季嘗哀之後司徒桓處爲南陽太守召文季
子驥爲吏文季辭驥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此一幅像是寫朱暉能不負亡友之托也朱暉表字
文季南陽之宛人也與張堪同舉聯遊太學堪一見

卽甚重之遂以友道相接把文季之臂告曰欲以妻
子相托文季以張爲前輩但舉手不敢回言自此以
後別去不復相見張堪亡後文季訪聞其妻子貧困
自往問候併視其所處若何知果貧困乃厚賜賑之
俾充然有餘文季之子頴怪而問曰大人於堪存日
未嘗與堪爲友今忽賑之何也文季曰堪嘗以妻子
托我是以我爲知已也吾已信之於心矣今彼妻子
窮困我弗賑之寧不負吾心乎文嘗與同郡陳揖交
善揖不幸早卒有遺腹子名友文季嘗哀憐之其後
司徒桓處爲南陽太守召文季之子驥爲吏文季辭

駢不遺而薦友以代之二時聞者皆稱其義烈語云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使人人重然諾恤窮困皆如文
季風俗豈有不厚者哉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
徐曰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
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奸佞譖斥
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李易
簡請為監察晦白易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
獎拔易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
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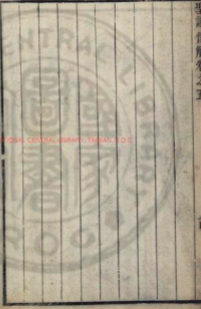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徐晦為於友誼不畏患難以自阻也
楊憑被劾責受臨賀尉姻親朋友懼禍連及無敢送
行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始別權載之謂曰君送楊臨

賀意誠厚矣然彼方獲重譴而君畧不之避無乃為
身累乎徐曰晦自居布衣時楊公知我甚厚今忽遠
徙豈忍無一言而別假如公或為姦佞譖毀斥逐晦
肯視公如路人休戚畧不相關乎載之深歎其為人
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李易簡薦晦為監察御史晦
謂易簡曰生平足跡未及公門公何所取而獎許薦
拔也易簡曰聞君一人獨送楊臨賀雖犯難亦不顧
顧他日寧肯負國家乎由是漸為人所知凡人之薄
於友誼者大約患得患失之心多耳徐晦畧友忘榮
反以是進所謂君子落得為君子也

錢別蕭寺



聖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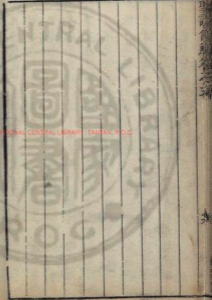


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
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誦其義
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喫齋以讀書同
羣名性師之喜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
列會爲學偶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
辭家卽就道喜與從游者數百人俄別蕭寺中客坐與
歎有泣下者喜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此一幅像是寫真儒道義之文也蔡元定初生俊穎
慧秀異其父發於諸書無所不覽乃以程氏語錄邵

氏經世張氏正蒙三書親授元定曰此孔孟正傳一
脉也元定極力深心涵泳其義年旣長辯析益精寄
於是登建陽西山絕頂苦忍饑喫齋苦志以讀書聞
子朱子名徃師之子朱子扣其所學乃大驚曰此吾
老友也豈當在弟子列值僞學僞黨論起元定曰吾
其不免於朝議乎及聞竄道州不復辭家旋就道于
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俄別於蕭寺中或歎且泣子
朱子徵視元定坦然不異平時因喟然嘆曰舍僕獲
袂者朋友相愛之情任真委分者季通不挫之志今
日之叙可謂兩得矣

生死交情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字元伯者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期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又式嘗愛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或某日莽子豈能相及乎式馳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將至贛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前母曰必巨卿也至則果然式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此一幅像是寫巨卿元伯生交情之重也范式表字巨卿山陽之金鄉人少時遊太學與河南人張劭字元伯者爲友二人同時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向後二年當過汝家拜候尊親臨別遂相與刻訂日期至期劭告母殺雞炊黍以候母曰二年別之久千里路之遙難曾訂期何相信如此之確耶劭曰巨卿有信之士必不違約至期果到乃升堂拜見其母然後酌酒進黍盡歡而別一日式愛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或已擇某日莽子豈能相及一送我乎式覺卽馳赴之未到則元伯喪已發矣將至贛柩重莫能舉如不

臨別贈尸



肯進狀母撫其柩曰元伯豈尚有所望耶俄見一人
乘素車白馬號咷哭而前母遠望之乃曰此必巨
卿也至則果然式於是執紼引柩遂前行式復止
於冢傍爲修墳種樹久然後去嗚呼此生歎交情也
觀此而不泫然者其人必非良友矣

李彌遜贈胡忠簡之貶所十事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二曰惟君子處困而不失其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豈宜進索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寨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有天摧柳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天剛惡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理記問辯說皆餘事

此一幅像是寫李彌遜別贈言進友於道也胡忠簡公被謫當赴貶所彌遜以十事勸之其一曰忠臣事君如事天蓋窮通壽夭皆天所賦東西南北惟君

所使是君命與天命一也豈可逃乎當隨其所處不擇地而安斯為順受之正其二曰困不失亨言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卽中庸貧賤患難無入不得之意其三曰名義氣節或由一時憤激猶未及聖人之道須更加進步到得與道爲一則並無名節之可言矣其四曰凡處順逆境界不可便爲境界所轉須以始初之心對治之如涉險遠未免有恐懼心處烟瘴未免有憎厭心若把始初危言切諫九死不移之心試一迴光反照彼時雖碎首糜軀猶不暇顧今止於貶謫所獲多矣卽險遠烟瘴當前有不渙然水釋乎其五

曰子厚築愚溪於柳州東坡築鶴觀於惠州卽有終焉之志不必日望賜環徒增無限思慮其六曰惟大
公無我方能立大功成大業否則意念之私紛然雜
作欲其有大識量大擔當難矣其七曰天將委以大
任必極力雅抑一審卽孟子所云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也其八曰惟知道者能建立功名撤天揭地
事業總從性分中流出非分外有增加也其九曰太
剛則折須藏鋒歛銳養以渾厚其十曰學必究明道
理記問之多辨說之詳皆餘事耳當時忠簡抗疏被
謫直聲振天下所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萬古重

如山者歲幾近之而彌遜方切切焉進藥石之言如
此蓋學無止法則朋友之權錯砥礪又寧有窮也豈
惟忠簡今之君子各書一通置座右其爲益可意量
哉

哭像訓子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尹師魯以貶來其子朴方在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
命官魏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
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爰之

此一幅像是寫魏公為友樵孤之誠也尹師魯以貶
謫病來其子朴方在襁褓襁褓小兒承也及朴既長
韓魏公奏聞於朝詔授以官及公判北京復薦為幕
屬教育與親子弟無異朴少而有才所行未免過舉
魏公無他言惟掛師魯之像於堂而哭之朴雖不欲
改過遷善其能已乎其矣魏公之深心高誼如此其
至也

承鏡會葬



承宣堂

掛劍墓樹



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歿孺子往會葬無資
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此一幅像是寫徐孺子會葬不以貧而自阻也徐孺
字孺子南州高士曾事江夏黃公瓊黃公既歿孺子
欲往會葬苦無資於是携磨鏡之具以自隨到處
獲微利然後得達葬所嗚呼孺子前後爲郡公所辟
雖辟不就有疾恣萬里赴弔父雞黍酒風高千古孰
謂肥遯之士而無知己之感哉

李札聘魯過徐徐君好李札劍李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歿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歿尚誰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歿倍吾心哉

此一幅像是寫李札古道照人也李札吳公子也來聘於魯道經徐地徐君愛李札劍李札心知其意爲使上國故未及歿及聘還復至徐則徐君已歿矣乃解其所佩寶劍繫於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歿此劍尚誰與乎季子曰吾心業已許之豈以徐君之歿遂倍吾初心哉夫心天君也欺吾心是欺天矣

昔有惡道傍採梨以解渴者許平仲獨不可或曰世亂此梨已無主矣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先賢後賢何其若合符節也哉



柳思直友



馬言何月名之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ack Cyan Green Magenta Red Yellow 3-Color Black

徐原慷慨有大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緣聞過？」

此一幅像是寫徐原能進直言，呂岱能屈己受之，所謂相與有成也。二國時，徐原爲人慷慨，有大志。呂岱知其賢德，特薦於朝，授爲侍御史。原性忠直剛壯，又好直言。呂岱行事，偶有得失，原卽諫諍。又於眾人前公論之，略無忌諱。或以告呂岱，岱歎曰：「我所貴德淵者，職此故也。」及徐原死，岱哭之哀慟。曰：「德淵乃呂岱之

益友。今不幸死，岱復何從聞過乎？聞之，脂膏逢迎者，俗之常態。好諛惡直者，人之恒情。數則斯顯。古今共歎。而徐原不辭逆耳。呂岱能諒苦心。良友奄逝，涕泣沾袍。非惟言者難，受言者更難。於何聞過，覺宇宙甚寬。直道何寥寥也。君子所以貴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也乎。

聖諭廣訓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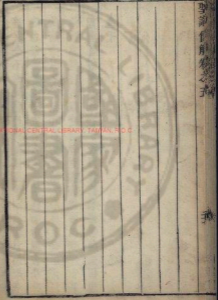


日水問通

承宣堂

聖諭廣訓卷之五

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申頰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
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貧僅有一衣相更
而服

此一幅像寫直友能攻人過不可一日不在左右
也宋申頰嘗自言侯無可爲人不可一日不與相見
或問故曰無可正直能攻發人過失若一日不見則
一日不聞過矣兩人俱貧僅有一衣相更而服嗚呼
世風不古市道交無論矣卽解衣推食贈糶分金雖
沾溉良多猶不如成全德業互相砥礪之爲愈也傳
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

於令名蓋玉雖至寶必資他山之石故集朋友一儷
以呂岱侯無可終之汝等士民其尚知此意也哉



聖諭會月卷之五

五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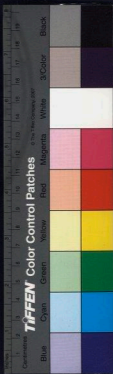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
篤宗族以昭雍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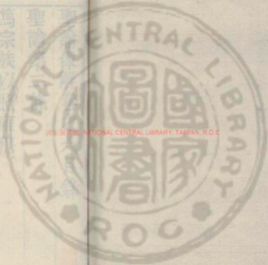
大封同姓

聯姻表好

敦田施款

學及畜犬

虐及僕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六目錄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照雍穆

大封同姓

擇師教導

義田贍族

孚及畜犬

戚及僕馬



兒無常父

重一忍字

賑恤中表

含飯頰邊

經紀遺產

惠施存歿

還產動天

聖諭像解卷之六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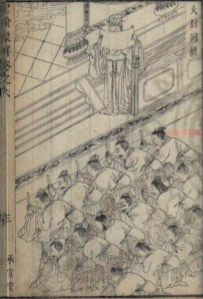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輯睦宗族以敦親親之義也唐荆川曰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則資之宗其族人如履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

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而無有羸乏之處
詢曰今吾族人猶有百餘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
盡其歡欣愛洽痛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
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堂之西南
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必赴冠娶妻必
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假之而不
然者族人之所共誦讓也堯典載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蔡註謂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
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
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

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由此觀之親
謂宗族而可以異視乎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推恩廣愛合渙萃離庶不致
一本之親等於行路母黨妻族漠若無關斯仁讓之
風所由隆也洪範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蓋言君之
訓卽天之訓也吞爾小民尚其敬聽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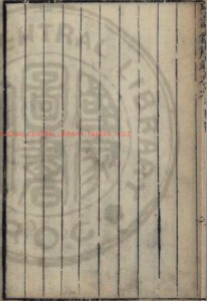


大封同姓

卷之六

三

承宣堂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武王十有三年王來自商諸侯受命大封建諸侯于天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

此一幅像是爲武王既得天下封建同姓以爲藩屏也。武王應天順人功既告成天下諸侯罔不受命。武王於是布德行政與之更始乃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或以親或以賢或以功或以才各次第受封其子孫性非狂亂愚惑者亦量封爲諸侯卒之歷世三十歷年八百雖曰法制之畫善亦由惇叙之澤長也。

澤御教導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
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
之伴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此兩人微不可不爲
擇師傳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俱長君少君由
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爲皇
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封其子彭祖爲南
皮侯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思加后族景帝思加母族其仁
愛之心無已也竇后之兄長君與弟廣國字少君聞
竇后既立爲后乃上書自陳所以后言於帝乃召見

問之遂悉其故竇后始持之涕泣因厚賜之使家於
長安絳侯勃灌將軍嬰曰此兩人所出甚微不可不
爲擇賢師傳教之於是乃選老成有高節美行者與
之同處兩人習與性成皆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驕傲於人後景帝立尊竇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
爲章武侯長君不幸先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夫
欲成晚永保福祿則必擇正人以訓導之使勤循軌
則卑牧鳴謙孝經所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
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殆謂是歟兩君必景帝卽位
乃始封侯后族與母族異也恩施有節真盛世之令

典哉

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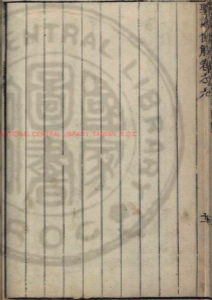
此一福像是寫范文正公義田千畝賑族之法盡善也公蘇州人生平最好施與濟衆擇親而貧窮踈而賢良者咸施之無所吝當貴顯之時置買背負城郭歲常豐收之田共計千畝名爲義田以養濟同族之人日則給食歲則給衣凡嫁娶喪葬皆有贈以贍益之選擇族中之年長而賢德者使主會計之事而依時以出納焉每日食人米一升每歲承人糶一匹寡女者給錢五十千再嫁者給錢三十千娶婦者給錢

三十千再娶者給錢十五千葬者給錢如再嫁之數
葬幼者給錢十千凡族之群聚待給者共九十口歲
入所給之租約計八百斛以千畝田之所入給九十
口之所聚如源泉始達沛然有餘而無窮其出仕而
家居候補者照數與之其出仕而現居官者既有祿
俸之人則罷而勿給此其大畧也初公徵時嘗有此
志特力不足者三十年及帥西夏參大政祿賜既豐
此志始酬公既歿子孫依公舉行與公生存相似迄
今英賢繼武簪纓聯蓋深仁厚德靡有涯涘故食
報亦靡有涯涘也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

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
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
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
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噫公之尊祖敬宗篤親睦族之誼古今來豈有兩哉

使千領家攻子孫以馴厚爲行孝順恭謹每執親喪
哀毀盡禮三年不飲酒茹葷葷家中養兩馬一出則其
一亦不肯食其家僮施慶者親喪哀哭不止亦三年
不飲酒茹葷所感如此嗚呼我馬瘖矣我僕痛矣嗚
孝讓之漸者然也異哉





何道以致之公藝於是請給紙筆親書忍字百餘連
上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和協者成由於上而尊長
承食或有不均平下而卑幼禮節或有不周備彼此
交責怨望遂各乖張爭競苟能相與忍耐之則家道
自然雍睦矣易之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身修則家齊也昔浦江鄭氏十世同居明祖問鄭
濂治家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而已夫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公藝鄭濂是各就所近以敷
奏也汝等百姓能於張公藝之忍鄭濂之不聽婦言
各視已短以爲師法安在古人不可到也哉。



履惟中表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議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此一幅像是寫叔則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仁也梁趙二王以宗室貴重一時裴令公每歲請發租錢數百萬緡以賑恤中表親戚之貧者或議以為乞物行惠近於市恩裴應之曰天道損有餘補不足吾則天而行有何不可名士傳稱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嗚呼此其所以為令公也夫禮曰積而能散老子曰多藏厚亡夫既不能散庸知不厚

合微明遠



音邨鑿字道徽以儒雅著名值永嘉喪亂在邨里其窮
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飭之公嘗攜兄子邁及外甥周
翼二小兒往食邨人曰各自懷用以君之賢欲共濟君
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令飯者兩頰邊
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邨公以翼為劍縣解職
歸席苦於公靈床頭心喪終五年

此一幅像是寫道徽餽餉姪甥保赤之念苦也鑿素
以儒雅著名於時值永嘉喪亂之後兼遇歲歉在邨
里中甚是因窮餒餒同邨之人以公素稱名德輸流
共飲食之公嘗攜兄之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
亾乎然則非惟中表當感裴王亦當感裴矣



卷之二

十九



經說通度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倫彙編

卷之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南宋謝弘微陽夏人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陵公主混亦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公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庫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亾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費財宜歸二女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獻好榜蒲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同食鄉人乃曰我輩各自餓困日給雜糶以公之賢勉其濟君君之外恐不能兼有所存蓋顯却其兄子與甥也公於是獨往食輒私舍飯於兩頰邊急還吐與二兒食之後並得活乃同渡江至郗公亾冀時爲剡縣遂解職歸席苦草於公靈床頭服心喪終五年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蓋云物雖微而人之視之實重也諺謂饑時一口勝飽時一斗良有味哉道微以鳩鳩之仁效慈烏之哺羽毛旣長心喪報德亦曰不惟其物惟其意而已矣



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讓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歲責。卿視而不言。譬烹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鄰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奪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致有乏。身歿之後。豈復相關也。

此一福像。是為謝弘微不負從叔之托。而又能推仁恕。以及其姻親也。陽夏謝弘微。為人精神端整。審慎時。可以言。而後出言。其從叔混。特愛重之。常曰。微子志趣。雖與人異。而不傷物類。度量雖與人同。而不害正理。吾誠無瑕可指也。混始尚晉陵公主。及混成。詔



聖訓傳卷之六

令與謝氏絕婚公主臨去時盡以家事委弘微混累代官居宰輔家甚殷富僮僕千有餘人所生止二女年方數歲弘微爲之經紀治生產業凡一錢尺帛皆有其復歸謝氏及入門見室宇倉庫與昔無殊田疇比舊加闢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愛重此子今所行若是可謂有知人之明僕射雖歿猶生矣親舊見者各感動流涕及東鄉君卒人無親疎皆言貨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毫無所取以已所獲俸祿爲東鄉君治葑混女之夫殷淑者好榜蒲葦強奪

其妻妹及伯母兩姑所分貲財田產以償債債內人皆無所爭緣弘微之讓有以化之也或譏弘微曰以謝氏累代所積財產止充殷君一朝博戲之債卿坐視並無一言譬如棄物於江海而自以爲廉不亦謬乎弘微曰親戚爭財可鄙孰甚今女流尚能無言我豈可奪之使生爭端乎殷所費既多其餘存者雖少猶可相若彼此相遺不致缺乏亦已足矣若必爲二女畫長遠之策我生終有盡時身歿之後聽其蕩費豈復能相關切也哉嗚呼若微子者生歿盈虛之際可謂周於識而達於理矣



漢前傳解卷之六



戴府君諱理字君玉世爲婺之浦江人府君往游浙水
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還念
母不置露禱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浸水詆之期年目
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朱氏既沒其繼母傅氏生子惠
方乘家政府君沒若不及知凡貨產一聽惠所取弗與
之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
閩嶠避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
姻族之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能葬沒沒如
不足

此一幅像是寫戴理由孝友以及孺練其所施爲不

置也戴君諱理字君玉婺之浦江人曾往游浙之水
西或妄傳府君卒於道母夫人朱氏信以爲真哭之
哀兩日爲替府君歸惠念母不去懷夜間露禱告
於天乃摘冬青夜浸水親爲母詆日期年母目復明
人謂孝感所致母朱氏既歿繼母傅氏生子曰惠方
自乘家政府君聽之若不及知者凡貨產悉聽惠取
畧不計較惠與鄉井不相得或欲求隙陰中之府君
覺乃資助其遠仕閩嶠以避焉貧民貸府君錢力不
能償者特焚其券蠲族無以自存必周贍之生使其
能善歿使其能葬其好施喜與之心沒沒如不足焉

卷之二



遊園動天

三

承宜堂

遊園動天

三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育斥逐之富人病且歿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騎鶴滿野如守土之臣高視專車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此一幅像是爲張孝基還產妻弟義勳上天也張孝基娶同里富人之女富人止生一子爲人不肖乃斥而逐之富人患病將歿盡以家所有之財付與孝基令爲治後事一應殯葬悉如禮舉行久之其子乞丐塗中孝基見之惻然有感乃謂曰汝能爲灌園事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如之孝基乃使之灌園其子乃稍稍能自力作孝基心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意望之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之甚也孝基使之管庫其子馴厚勤謹並無他過矣

孝基徐察之知其悔過自新不復向日故態遂以其
父所付財產還之其子自此勤於治家勉勵守遵
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亦卒其朋友數輩偶遊嵩
山忽見旌旗幢飾騎車徒御之屬徧盈山野與守土
貴臣相似及視坐車上者乃孝基也皆驚喜進前致
揖且詢其所以致此之故孝基曰吾以還財翁子一
事上帝特命爲此山主言訖遂不見夫以其人之物
舉而還諸其人此亦至平常之事耳而上帝顧以爲
異者蓋攫金者止見金而不見人物歸我手卽我物
矣然則孝基之還財猶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上帝命
主嵩山有以也夫

聖諭像解卷之七目錄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虞芮質成

變除告訐

導民咸和

盜牛守劍

出財息訟

聖諭像解卷之七目錄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虞芮質成

變除告訐

導民咸和

盜牛守劍

出財息訟



延師建學

恤隣受饋

息訟還金

兩造就正

化及毒猛

嚮驢徒行

錢贈鄰兒

聖諭像解卷之七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和於鄉黨消爭訟於未萌也訟之象曰天與水遊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朱子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夫訟在內爲險在外爲健險者平之反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從者順之對能平與順寧復有爭訟之事乎平順者
和之謂也故既曰和平亦曰和順其義可知和之爲
德靜則渾金璞玉動則景星慶雲如飲醇醪自醉而
不覺如入芝蘭俱化而不知語云孔子家兒不知言
曾子家兒不知怒蓋其所積者然也然則作事謀始
以絕訟端何如醞釀和氣以絕訟端之爲愈也哉我
皇上舉一和字已微見息訟本原汝等百姓身處鄉黨
試思少則與之狎長則與之俱歲時伏臘則相與饋
遺婚嫁喪葬則相與慶弔唇齒相依骨指相使誠能
心一志同翕忿戾之氣敦輯睦之風怡怡然若一家

之子吳爭訟之有昔原惡辭粟九百孔子命其與隣
里鄉黨蓋通有無濟緩急救災恤患濟困扶危舉於
和聲之尚禮以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
和夫六德而統之以和明乎一和無不和也極其指
歸則中庸之育萬物育本于是豈僅僅息訟云爾耶
皇上之言所包者廣汝等百姓能服之無敢則接人渾
是一團和氣將矣絕風清效幾刑措直拱手埃耳故
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廣西賀成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

此一幅像是馮西伯至和動物隣國見之意消也虞
芮二國之君相與爭田歲久不決乃相謂曰我聞西
伯仁德之人何不往質正焉及入其境界則見耕者
相與讓畔行者相與讓路此和之見於野者也入其
城邑則男女分別道路而行少者爲老者服勞任重

故頭斑白卽不提挈此和之見於國者也至入其朝
有命士爲大夫命大夫爲卿者士與大夫不敢當俱
讓於同僚之賢此和之見於朝者也兩君目擊其事
不覺心爲所感乃相謂曰我等皇皇爭利是小人也
豈可踐君子之門庭彼此以田相讓兩俱不受遂棄
所爭田爲閒田汝等百姓試思此等氣象真如太和
元氣流行宇宙間還淳返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
云無訟不亦庶乎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聖諭廣訓



五

承宣堂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五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先是潁川以告訐為俗民多怨讐
延壽教以禮讓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百姓遵
其教俗是以和

此一幅像是為韓延壽教民和睦以變告訐之俗也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前此潁川之民專以爭訟告訐
為事其俗至壞百姓多相怨成讐延壽既到郡則教
以禮節遜讓陳述鄉黨宜和睦親愛以銷釋向日告
訐成讐積久不解之怨一加振作即翻然丕變百姓
悉遵其教俗則大和古謂王者不易民而治實其然
乎。

導民成和



聖諭廣訓卷之九

六

承宣堂



程顥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孤
 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民遵其教鄉里輯和
 此一幅像是寫程顥能教導其民使之鄉里輯和也
 程顥爲晉城縣令量度鄉村之遠近設爲伍保以約
 束之如有力役之征則使其資助周恤孤而無父與
 寡而無夫者或責之親戚或責之鄉黨使取養之令
 不至失所敷教有方民咸遵化是以鄉里輯和獄訟
 不作而小民徇德也

程牛守制



王烈字彥方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惟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塵而退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人稱所居爲君子鄉

此一幅像是寫王烈德化一鄉人皆相勸爲善也王烈表字彥方其鄉里曾有盜牛者事主得之其盜請

服罪曰刑罰誅戮是所甘心惟求不使王彥方知恐知其事遂永見棄於君子也烈聞其言使人婉謝之且遺以布一端或人問其故烈曰盜恐吾聞其過未是有愧耻羞惡之心矣既知愧耻羞惡則本然善心將生與之以布所以勸爲善也其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所遺劍乃爲守之不去抵暮老父還尋得劍甚怪異之以其事告烈烈使推求其人乃知守劍者卽先盜牛者也化貪爲廉如響應聲又何速乎鄉黨有爭訟曲直不能決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半塗而返或望其塵而退皆推讓以直不敢使烈聞其

相爭之事蓋曲者懼露其不善故畏足莫前卽直者亦自愧其無包容之量故將進而趨起也其所感者深矣時人因號所居爲君子鄉嗚呼如彥方者非所稱和鄉黨以息爭訟也哉高山在望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

出財息訟



李士謙以輯睦鄉里爲務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
赴之隨力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
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悛卒爲善士有
牛犯其田者牽至涼處伺之望見盜刈其禾嘿而避之
出粟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悉播其券又給糧種
分遺貧乏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嘗散粟五百石
賑里中

此一幅像是寫李士謙睦里息訟之盛德也士謙爲
人專以輯睦鄉里爲事凡人有喪家貧力不能辦者
士謙不憚奔走之勞以趨赴之隨其力之所至供給

周濟畧無欠缺鄉有兄弟析貲財兩不均平至於
鬪鬻汗訟士謙聞之乃自出私財補足其少者令與
多者相等其後兄弟知其事乃慚愧悔恨辛相敬友
俱爲良士有他人牛侵犯其田者爲牽至陰涼之處
以料伺之望見盜刈割其田中之禾恐驚之不安乃
嘿然遠避嘗出粟千石貸與鄉人適值年穀不登因
盡燒其券示不復取又給發根種分與貧乏之人其
妻范陽盧氏素有婦德曾散粟五百石賑施里中嗚
呼士謙可謂一鄉善士矣兄弟爭財而以已貲補其
不足真善於感動也哉慷慨好施室有同心尤晚季

不易親矣

延師建學



延師建學

延師建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Blue Gray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Blue Gray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賈禹鈞遇故舊困窮多方周恤鄉里貧士賴以舉火者不可勝數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為師以教里中孤寒五子八孫皆榮顯年八十二

此一幅像是寫禹鈞賑恤鄉黨兼能設教以陶淑之使皆歸於善也賈禹鈞每遇故舊之困窮者必多方周濟撫恤之鄉里貧士賴禹鈞以舉火者其人甚眾又建造書院四十間聚古今書約數千卷延請有文學品行之士為之師以教育里中孤寒之子力不能學者伴就學禹鈞有五子八孫皆榮顯於時禹鈞享年八十有二而終

位壽交積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
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有貧而繇者官聞
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豫豚蹄菜酒爲謝私謀於
家人曰一豚蹄菜酒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大
難更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蓋先以往遂往莊簡
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徃者奈何言報
也邑甚嗾已往謝莊懿公參公曰爲邑賦徃不平公言
之耳不宜當爾爾然而餽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
供具哉吾嘗受田金一兩爾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
潔而有守一和而善卹人也

此一幅像是寫張謝兩尚書能爲貧民免無名之役
而饋遺辭受之間高風俱足千古也濠上之父老嘗
言同里有汪姓者家業已就貧落本邑奸胥放富差
貧欲使其當大役時張莊簡公與謝莊懿公兩尚書
聞而憫焉乃公言於衆曰不可使吾里有貧而當大
役者官聞其言遂罷之汪感兩尚書德意甚厚乃持
豚蹄菜酒往謝先私謀於家人曰止一豚蹄酒菜而
酬張謝兩尚書令一人先受則其次力難更辦因懇
南張尚書悅其人孤介嚴絕交際何不先往遂造莊
簡公公力辭且曰吾但謂里中不當有貧而當差者

奈何言報也辭色甚峻已而又往謝莊懿公益公曰
吾爲邑中徭役不平故公言之耳不宜爾爾謝然而
所觀之物則已購辦矣我若不受則虛費爾錢是重
累爾也乃受其豚蹄菓酒而出金一兩以答之既不
拂其來意而所與亦畧足相當至今里人謂兩尚書
一廉翠而有守一和平而善郵人也夫大臣歸聞於
家尚不宜侵有司權然地方利病據實以告而酌行
之亦賢者所不廢觀兩尚書可謂允當矣而魏遺之
聞辭受異致約其大歸則皆和鄉黨之微意也以辭
置競不亦宜乎

息訟還金



聖諭解卷之七

十四

承宣堂

海門崔鑽以稅金五百兩付箒子工欺其無證而負焉
鑽變產以償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狀命訟工對曰
鑽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箒工聞而感愧舉前
金還之鑽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此一幅像足爲崔鑽破家不顧典訟忍人之所難忍
卒能感復舊物也海門崔鑽曾以稅金五百兩付與
箒銀匠工時未取有證據工欺而負之竟不之與鑽
因變賣已產以償其後王端毅公來爲郡守訪得其
事命鑽具詞訟工意欲追還原金以給鑽且定工罪
也鑽對曰鑽家業已破矣若又訟之則吏胥之拘擾

公庭之審訊兩造具備夔引株連及至追賊結案則
又破一家矣端毅公不能強箒工聞之感激慙慙遂
將前所負金還之鑽之子潤及孫崑與曾孫桐三代
皆相繼登第訟卦以不克訟爲吉以終訟爲凶箒工
負鑽稅金鑽竟變產以償猶曰訟於無證之庭恐究
不得白也遇端毅公則片言可折非利見大人時乎
而鑽終守不克訟之戒豈非深於易理者耶又破一
家之言比諸楚人得之楚人失之至公無我之心絕
無少異宜乎箒工聞之感愧無地完璧歸趙也汝等
百姓中有等刁徒專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與箒詞

於涇陷良善爲事卒之禍驗費積一敗塗地身家性命
危解冰消以視崔績處心厚而獲報豐者其得失
爲何如也戒之哉

兩造就正



陳寔居鄉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而直退
無怨者且云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

此一幅像是爲太丘寬厚仁恕鄉人無不成服也陳
寔處於鄉黨惟平心以率物或時有爭訟者卽請寔
判斷改正寔爲據理推情曉諭兩家曲直受教而退
無有怨者且云刑罰加於身不過一時之痛尚可忍
而受之若一遭陳君所短是見棄於君子雖天地之
大無以自容故鄉人皆化於善此以匹夫而播風化
之權者爲民父母能以息爭止訟爲心有不草偃風
從也耶

化交毒猛



朱冲最睦鄉里有牛犯其稼冲屢持笏送牛無憾色主
愧之乃不復為暴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
為害

此一福像是馮朱冲積和之至毒猛亦化為仁也朱
冲與鄉里最是和睦或有牛犯其田稼冲屢次持笏
送還其牛畧無憾色牛主愧之乃不復為侵暴久之
鄉人感其德至於路上遇有遺物亦不拾之村中並
無凶惡之人雖毒蟲猛獸亦皆不復為害所謂致和
育萬物者非耶噫至矣

習禮徒行



楊者官宦出入止乘一驢薛翁老而得子恐家驢驚之遂賣驢徒行

此一幅像是寫楊者恆驢高誼誠心出於自然也楊者官爲宮僚時出入止乘一驢薛有老翁晚年始得子者恐驢嘶驚之遂賣其驢徒步以行聞之五家爲薛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鄉黨者薛之積也故和鄉黨必自和薛始楊者恐驚薛兒而賣其所乘驢盟相懇切視同一體而又無好名市恩之意吾願和鄉黨者俱如是焉可也

錢贈薛兒



宋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
寡過何苦而爲盜邪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
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
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運者所詰爾之至明使去盜大
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
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倣姪傑做繼登進士第今爲曹
南令族

此一幅像足寫于令儀掩鄰兒之過厚與之以勸爲
善也宋時曹州有于姓名令儀者本市井中人居心
長厚與物無忤年既遲暮家漸殷實偶一夕有盜入
其家竊物諸子覺而擒之審視則爲隣舍之子令儀
謂曰爾平素並少過失今何苦而爲盜意者爲貧窮
所迫不得已而然歟因問其所欲幾何對曰若得十
千錢足以爲衣食計矣令儀如其所欲竟以十千錢
畀之既已遣去復呼之及鄰兒大懼令儀告之曰人
皆知汝貧甚今黑夜負十千錢歸家恐遇巡邏者盤
詰則汝無詞對矣乃爾之至天明始令之去鄰兒且
感且愧卒自新爲良民於是鄉里之中皆稱其爲善
士不復以市井人目之矣令儀又擇子姪之俊秀皆

爲之起造書室延請名儒以教授之其子俊及姪傑
徽皆相繼登進士第迄今曹南傳爲望族夫饑寒切
于肌膚欲其毋爲盜不可得也若遷居無教則又流
於禽獸之歸令儀畀隣兒錢以資生訓子姪使登第
何其親疎一視教養兼至也哉嗚呼哉淵不遇士衡
則終身隸林僻兒不遇令儀則亦沒齒梁上君子矣
安得使令儀輩編布鄉黨使司彌盜之任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農桑以足衣食

聖諭

下部 德表

御免 皮本

湖海 需者

對本 烏登

剛俊 賜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八目錄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下詔勸農

御苑芟麥

剗肉醫疔

刻木爲農

問幾賜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獲進規

帶牛佩犢

時亂力田

遺子以安

教子一勞

恩恤佃戶

進詩寓詠

聖諭像解卷之八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此一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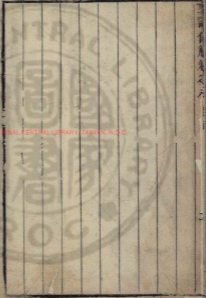
皇上欲汝等百姓夫勤於耕婦勤於織俾衣食充然有餘共享家給人足之樂也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饑寒迫於肌膚則不肖之心生焉

甚矣農桑不可以不重也所重維何亦曰順天之道
因地之利盡人之功而已古者天子親耕帝籍后親
蠶北郊豈好勞哉蓋倡之於上斯應之於下夫是以
野無穰未之太室有執筐之女內外一心向力合作
負耜鳴梭每戴星而映月仰事俯畜各足食以豐衣
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豐亨豫大之休擬成康而邁文
景抑何盛也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嚴禁游惰專務農桑傳曰民
生於勤勤則不匱從此時和年豐民安物阜徵訟衰
息教化敷流胥於重農桑基之大哉王言其爲爾民
身家計不深且遠乎



下詔制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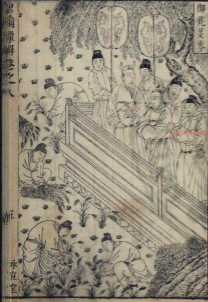


漢景帝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乘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縣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凶荒

此一幅像是寫景帝重農桑之詔留心民瘼者深也景帝二月詔曰制器而以雕文刻鏤為工則俗競尚巧將捐本逐末適所以傷農事也衣服而以錦繡纂組為麗則人皆趨靡務廢時失日適所以害女紅也傷農病織饑寒恆必由之積漸以往為非犯法將何

底止可勿懼乎今朕親耕以供宗廟乘盛后親蠶以供祭祀承服躬事農桑為天下倡且不受貢獻減大官膳饌省徭役薄賦稅無非欲天下專務農桑俾畜積有素以備意外災害之虞景帝詔書諄切懇至如此當時之民遵而行之所以家殷蕃而俗和樂也汝等百姓若能盡力耕織以漸致豐饒則家人父子怡然一室飽食以陶新化躋仁壽之域享太平之福又何難耶





御苑芝草

御苑芝草卷之八

五

承宣堂



御苑芝草卷之八



唐元宗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之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此一幅像是寫元宗躬親芟麥孝享重農之意甚篤也元宗親往刈之且謂曰此麥所以進於宗廟以為祭祀之粢盛者祖宗之靈實欲饗焉故不敢不躬親且汝曹生長富貴不知稼穡之艱難今帥汝曹偕來者亦欲具識此意也

刈肉醫藥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彝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粳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焉

此一幅像是寫明宗咨詢農事深有味於彝中之詩也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曰今歲雖豐稔百姓之家皆能贍足否道曰農家遇歲凶則流離轉徙水爲溝中餓殍幸遇歲豐則穀價立賤輸官稅償私貸所存

無幾孟子所謂樂歲終身苦是也故年無論豐凶皆不免於饑寒者惟農夫爲然臣嘗記進士聶彝中詩以爲二月蠶未上箔則已責新絲矣五月田方蔭稼則已糶新穀矣蓋貧家不稱貸則無以爲耕桑之本富家鉅室非異厚利則又不肯稱貸其救目前一時之急真如醫眼瘡相似及爾浴於湯未登於塲責逋者盡捲而有之終歲勤勞竟付烏有又何異於剗却心頭肉也此詩語似村俗但田家苦情描寫殆盡四民之中農最可憫爲人主者誠不可不知也上聞之大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焉嗚呼聶之詩馮述

聖訓卷之八

聶之詩明宗諷誦聶之詩儼如聖主賢佐呼嘯一堂
惟邦本而念民依也噫寧仁哉



刻木為戲



聖訓卷之八

承宣堂



周世宗留意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於殿庭
 此一幅像是寫世宗心存農桑一瞬息不敢忘也世
 宗於五季最為賢君深留意於農事嘗命匠工刻木
 為農夫織婦之形置於殿庭左右蓋欲觸目警心朝
 夕睹之以無忘細民之艱則凡所以區畫布置者必
 不敢有一之或畧也嗚呼至矣

問機陽帛



周世宗

世

承



宋仁宗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之聲賜織婦茶帛
此一幅像是寫仁宗恤民疾苦隨處皆有恩澤也仁
宗駕幸御莊觀割麥偶聞民間機杼之聲憫婦之
勤於織也遂出茶帛福賜之其獎勵之意深矣

觀獲進規



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殉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謏言

此一幅像是寫范雲隨事進規欲太子知稼穡之艱難也范雲南齊時爲記室文惠齊文帝長子時范雲從太子出幸東田以觀刈稻文惠顧雲曰割此稻者風行雲疾甚是快事雲曰田家於春耕夏耘秋收三時務農勤勞甚矣願殿下睹此念民自春徂秋積力累勞方有此穫稻之一日甚無忘稼穡之艱難以爲

宴逆娛目之具斯不負今日此行耳文惠聞其言乃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上把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忠謹之言也古稱太子在蚤論教與暹左右苟終日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德寧有不成者乎若范雲者是亦東宮之妙選矣



帶牛佩犢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理補作解卷之八
二
與遂見齊俗者侈好未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
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
帶牛佩犢勞末備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此一幅像是寫龔遂敦勸農桑飲俗立為轉移也龔
遂為渤海太守見齊者侈之俗所好止於末技不肯
耕田力作乃躬倡率以節儉省約勸民動於農桑民
有帶持刀劍諸器者使之賣去劍以買牛賣去刀以
買犢且謂之曰爾何為帶牛佩犢自廢生業乎其遺
亂無歸者皆勞末安集之末幾備行郡中民間皆有
畜積獄訟亦止息焉此非但衣食充足風俗且醇美
矣農桑顧不重哉

時亂力田



淳于恭王莽末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嘗獨力耕
田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歿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
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

此一幅像是寫淳于恭之力耕不因時亂而廢業也
淳于恭當王莽末年初遭賊寇劫掠百姓棄農桑不
事惟恭一人獨盡力耕田鄉人勸止之曰今時方淆
亂賊寇一至我等尙未知存亡何如爾今力耕非空
自苦耶恭應之曰設使寇來我避往他處不得收穫
他人至此取以自給夫復何傷乃墾耨不輟禮曰力
悉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合天下計之則廢一人之業卽少一人之食廢一日
之業卽少一日之食使天下皆穀未不耕不幾盡天
下爲溝中瘠乎恭之力田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蓋農而見道者也夫處亂猶不可廢業况承平
之世哉甚矣農桑之不可緩也



聖諭解卷之八

遺子以安



狀
承宣堂

聖諭解卷之八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因釋耕塋上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龐公躬耕樂道爵祿不入其心也龐公南郡之襄陽人居峴山之南足跡未嘗至城府夫妻二人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屢次延請赴郡竟不能屈表不得已乃親往候之因釋耕具於塋上

乃與之相會其妻子耘草於前竟自若也表指而問曰先生辛苦居畝畝力耕不肯居官受祿後世將何物以遺子孫乎公應曰世人皆居高履盛遺之以危我獨服道守約遺之以安雖所遺各有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知其志不可奪嘆息而去歷觀古時高隱類皆自食其力如徐孺子陶淵明等是也至於茅妻之織毛陳仲子妻之辟蠶佐夫子於蘿蹊松徑之圃數畝春雲一梭夜月雖曰巖棲谷飲而重農桑如故也以故伊尹未出則莘野維勤姬公告歸卽明農是志出處有異致躬稼無殊應然則純盜虛聲徒食養

聖者亦嘉禾之蝗螟而已。可勿戒哉。可勿戒哉。

教子一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ay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敬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朱之聞耶居吾語汝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恩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羈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眾奉禘郊之菜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

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多序其業夜疋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勤晦而休無日以息主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紱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王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度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曰何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此一福像是寫敬姜教子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有不勤於事自天子之后以至於庶人之妻無有不勤於緘者其訓誨爲獨詳也公文文伯魯大夫朝於魯君退而朝見其母值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大夫之家而主母猶績是貴治賤事吾恐有觸於季孫之怒也季孫卽季康子歎文伯名文言豈以歌不能奉母甘旨故勤績以自力乎其母乃歎曰魯國其殆於乎使蒙而未達之僮子備官於朝而竟未之前聞耶

汝且坐吾將告汝昔者先王分地居民擇磽疇之土而處之使之耕風沐雨大耕水耨勞其四股之力而用之是以上下安全外患不作故能長有天下夫民惟勞苦則思慮深慮深則善心生焉安逸則淫蕩淫蕩則不復思善不復思善則惡心生焉肥沃之土民多不材習於淫蕩故也磽疇之土民多嚮義習於勤勞故也所以天子於大采春分之時迎日而朝之蓋春主發生文稼事方興故與三公九卿習知地德如月令相土地所宜以教道民是也至日中考察農政與百官所行之政事百師庶尹以及衆士牧民勸



相之官各宜布德意以秩序民事無曠職也少采秋分之夜則迎月而朝之與太史司載之官糾察不虔奉天刑以服有罪焉蓋秋主肅殺又刑爲天討故曰天刑所謂順時令以明罰勅法也日入之候則監視內官九御使絮奉禘祖郊天之樂盛而後可以卽安諸侯則朝修天子職業之命畫考其一國之職夕省其典常法度夜徹其百官使無惰蕩淫泆而後可以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事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成業夜則治其家事而後可以卽安士則朝受業畫講貫夕習復夜計過無憾而後可以卽安自庶人在官以

下明勤勞休無一日敢息天子之后親織元統純冠之垂於前後者公侯之夫人于元軌之外又加之以紵裳紵褻無綫純冠冕之繫也婦之內子爲大帶大帶細帶一命之婦成祭服祭服元衣緇裳也列士之妻於祭服之外又加以上朝之服自庶人在官以下皆織而衣其未春社則各拜以事冬祭則各獻其功男女胥效成績愆失卽加以罪此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此先王之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天子之后以至於庶人之妻誰敢淫放其心以廢力作今我既寡居蕭又居下位朝夕敬事猶恐忘失先



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恃以避罪乎吾室爾朝夕戒
我曰必孳孳不怠以無墜先人之業今日何不自安
以是服官吾恐穆伯之不血食也於是仲尼聞之乃
曰弟子其志之勤如季氏之婦亦庶幾其不淫矣語
曰日月不遑虞人誰恒獲寧言日月尚無一息之停
豈人而可自暇逸乎又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言勤
則志氣清明形體強固德日起而大有功也敬姜女
自天子之后以至於庶人之妻無有不事桑麻成布
帛者啓牖開扉醒愚散惰真乃閭中之藥石內治之

津梁參





思惟倒戶

聖諭廣訓卷之八

庄

承宣堂



聖諭廣訓卷之八

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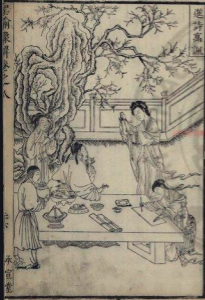
尚書陸平泉樹聲雲間人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
尤加厚每歲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
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者米
色寧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價冬間免荒
米務從厚凡佃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
免壽米始加價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卽加免
租米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公八十五歲時病
用垂瞑數次親朋爲禱於廟一老友忽駭去經宿方甦
云見老農百餘人伏階下求保哀切城隍神命吏奏聞
忽天使駕鶴下降神俯迎上殿開讀云陸樹聲加惠農

夫種德四十餘年再增一紀之壽後果九十七歲乃卒

此一幅像是寫陸平泉思恤佃戶獲厚福多壽之報
也尚書陸平泉諱樹聲雲間人生平好行方便事至
老畧無倦意其待佃戶則更加厚嘗誡飭其子孫僮
僕曰農夫備歷四時艱難困苦方能有秋成收穫不
可不深加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量米看米色寧可
寬恕一分不必十足凡遇水旱卽多散給工本不責
其填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寬厚凡遇佃戶有獄訟疾
病等事必多方周全保護之年登五旬卽免佃戶壽
米及業朝廷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與凡得一孫

即又加免租米若干故爲陸氏種田佃戶無不家家
豐衣足食公於八十五歲時得病困甚目之垂瞑數
次親朋爲之祈禱於廟一老友忽昏眩去經宿方醒
且言夢中見老農約百餘人伏於階下求保之意哀
鳴迫切城隍神命吏具奏上聞玉帝忽見天使駕鶴
自天而下城隍神俯伏迎接上殿閱讀云陸樹聲加
惠農夫種德四十餘年再增一紀之壽後果活至九
十七歲乃卒夫同一民也惟農夫最苦同一農夫也
惟佃戶最苦農夫種已之田佃戶種富家大戶之田
種已田者幸遇豐歲完糧之外或有贏餘種富家大

戶田者完租之外其所存者寡矣至遇歉歲或蠲或
賑富家大歲與有田者得以邀恩而佃戶不與焉此
佃戶之苦所以爲獨甚也所恃田主多加體恤富有
餘不盡以予之使得盡力田畝則播種以時所獲必
多而田主之收亦厚此交利之道也然則富家大戶
觀於陸平泉之恩待佃戶其獲福延壽驗若左券最
當效法陸氏至今簪纓未艾溫公所云積陰德於其
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者此類是也



進詩高誦

卷之二

承宣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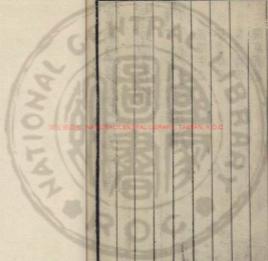
進詩高誦



冠萊公有善歌者至公獨酌令歌數闕贈束綾侍兒舊
桃作詩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
織女寒聽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此一幅像是寫舊桃女流能知織紡之製借詩寓意
言頗可採也宋冠萊公官居極昂功業巍然喜聽歌
曲偶有善歌者至公酌酒獨飲令歌數闕贈以綾一
束公侍兒名舊桃者作詩以罵以爲一曲清歌娛耳
卽贈以一束綾推美人之意猶自以爲過輕不知織
女在寒聽之下絲積寸累幾度拋梭方織成此綾也
談何容易哉其寓意深矣萊公位居鼎彙有安社稷

之功似乎賞賜涉豐亦不爲過而家養侍兒已竊竊
焉心非之况下萊公數百倍者乎然則豪富之家動
以纏頭錦誇人者其亦當知所儉矣音韻盡婦吟詩
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
人又曰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獨怕葉稀不信樓
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又曰辛勤得繭不盈筐
燈下繰絲恨更長若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
鴦又曰輪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富窻那
美青樓媚十指不動衣盈箱其悲憤極矣三復數詩
此一絲一縷有不視同珍寶者非夫也



XIN X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廣訓卷之八





REV. 02/2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九目錄
尚節儉以惜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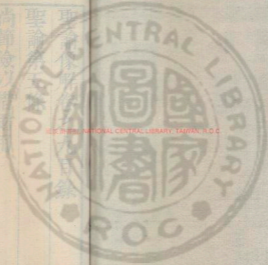
誰忘家室

不食燒羊

蒸豆寄客

飯匙折滿

粥飯實積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九目錄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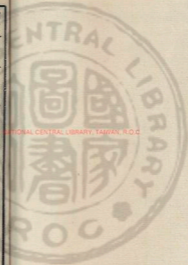
擺造露臺

不索燒羊

蒸豆待客

駁扈折謀

慈儉賣糶



永止絹素

嫁遣五女

宴客從儉

葬制從儉

葺署補器

煮膠鑄杵

青蚨入賀

聖諭像解卷之九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既勤以治業必儉以持家蓋開其源
尤當節其流斯財不可勝用也禮云國奢則示之以
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蓋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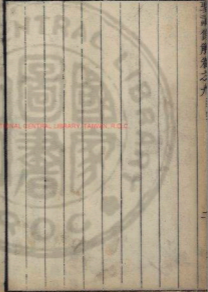


爲禮之本故曰儉者德之共也末世風俗敝壞以侈
相尚水蠶火浣以爲衣山珍海錯以爲饌西棟雕梁
以爲居香車寶馬以爲御誇奇鬪異尚麗趨靡朱提
白銀視等泥沙未幾福遇災生一敗塗地如洛下豪
子煉炭炊飯至後丐食而沒者如此類實繁有徒蓋
暴殄天物則必招天譴耗盡民財則必招民怨縱欲
敗度殃禍立至理有固然不可誣也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百姓量入爲出以爲可久可
繼之道古謂奢侈之敝勝於天灾夫天灾流行斯無
可如何耳若自有之而自費之且重費之俾與歡茂
等豈非孽自己作也哉老子有三寶一曰勤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汝等百姓果能以儉爲寶內則
清心寡欲外則省事節費行見粟陳貫朽子子孫孫
長享富厚管子所云積於不測之倉藏於不竭之府
者是也尚其勉旃



羅造露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漢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何
以臺爲身衣弋綈足履革屨集上書囊以爲殿幃所幸
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克儉之德不妄費以惠民也漢
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其所居宮室苑囿以及車騎服
御之屬絲毫無所增益諸不便於民者輒解已所有
以利益之嘗欲造一露臺因召匠工計其所費約直
百金上曰百金數可當中等人十家之產業吾奉先

帝宮室居之常恐德不稱有辱於前人何以露臺爲
身著黑色厚繒足穿皮易音集所上書囊製以爲殿
幃所罷幸慎夫人衣不至曳地惟帳並無文繡以示
敦尚朴素爲天下倡孟子謂賢君必恭儉恭則能禮
下儉則取民有制文帝力加稱節如此是以海內富
庶興於禮樂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也



世宗皇帝解象之說

不索燒羊



惟

承宣堂

世宗皇帝解象之說



宋仁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燕私常服。浣濯帷帶。衾褥多用繒纒。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干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此一幅像是爲宋仁宗之儉能室。慈以養德也。仁宗嘗語近侍之臣。昨因夜不能寐。腹中飢餓。偶思燒羊肉。與近臣曰。何不傳旨取索。上曰。一經取索。恐從此遂沿爲例。豈可不忍。此一夕之飢。而啓日後無窮之殺哉。凡燕私常着浣濯之衣。帷帶衾褥不加文繡。惟用繒纒而已。或有獻蛤蜊二十八枚者。每枚價錢一

千上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非吾之所能堪也。夫天子玉食萬方。一羊之細。亦力持之。不敢肆意妄索。何其善於室。慈也。君子遠庖厨。特以見其生斯不忍見其死耳。仁宗目無所睹。而能念及無窮之物。命非以萬物爲一體耶。推此以及民。宜乎無一夫之不獲也。語曰。養身莫善於寡欲。爲治莫善於愛民。仁宗以之。汝等百姓。觀於漢文帝。宋仁宗所行。猶不極意節儉者。是真下愚不接者也。

聖朝御製解經卷之九

燕臣待客



七

承宣堂

聖朝御製解經卷之九

六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隨散於故人親戚極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往候之見羹糲單席門不具帷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已執二人手曰上求治業稍倦於勤將有檢人乘間而進者公等志之猶遠慮如此及治喪家無留儲老蒼頭清自鬻以舉喪明年帝較獵鄆杜同望見懷慎宅環堵庠陋家人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還對曰懷慎大祥也帝爲罷獵賜繡帛過其墓碑表未有立停蹕視法然流涕者久之令中書侍郎蘇頌爲文帝自書立塢子二奕以中丞次祿山之難謚貞烈莫

清整判陝州政良帝親題贊於廳事褒焉

此一幅像是寫盧懷慎律身清儉素絲之節可風也懷慎唐元宗時爲相性清儉不營求產業雖處隆貴之勢每得俸祿賜予卽散於故人親戚頃刻而盡妻子或至寒餓不恤也既得疾時同僚宋璟及盧從愿往候之見其所卧糲席與壞單薄門無帷箔遮蔽適值風雨聚至舉席以障隔之自旣晏乃設蒸豆二器欸容飲酒不過數行旋別去府別時執二人手曰今上屬精求治比初卽位時稍覺倦怠將有檢邪之臣乘隙而進者公等當志而預防之其爲國家遠慮如

此及治喪家無餘積有老蒼頭請自賣身以舉主人之喪明年帝較獵於邪杜間望見懷慎塚堵之宅卑下淺陋視其家人若有所營求者馳使往問還對曰今日乃懷慎大祥之期欲設奠以告故匆遽如此帝聞而哀之因爲罷獵賜以練帛復過其墓見碑表尚未樹立駐蹕周視泫然流涕者久之乃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作碑文帝親灑宸翰立馮子二奕官中丞祿山亂次節蓋貞烈吳清舉端整爲陝州刺史多善政帝親製贊揭於廳事之壁以褒異焉若盧公者可不謂公爾忘私爾爾忘家者乎其每事推姚崇至使人

稱爲伴食而不嫌雖秦晉所稱一个臣者何以加之宋璟國之梁棟力爲薦引易簣之際猶惓惓於主德之倦勤儉人之伴進而身後之事非所計也義威蒼頭自需舉喪嗚呼從古以來若盧公者清忠豈有兩哉





履尾折謀

聖諭廣訓卷之九

承宣堂



聖諭廣訓卷之九

地



唐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李師古叛扈憚杜黃裳
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置車子一乘
亦直于緡使者未敢違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
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羅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遂歸以
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此一幅像是寫杜黃裳之儉奸人聞之心折也黃裳
憲宗時宰相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藩鎮李師古強梁
自恣有不臣心惟憚杜黃裳清正不敢諫失禮節特
命一能幹吏費錢數千緡併置車子一乘亦約值千
緡來饋黃裳使者初到未敢違然呈送乃於宅門伺

候累日意欲觀其動靜且覓便以求進也忽見有綠
輿從宅中出跟隨侍婢二人身着青衣粗敝不堪問
之言是相公夫人使者一見違歸且備述以告師古
師古知不可動奸謀由是遂阻終身不敢失臣節昔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所謂戰勝廟堂者非耶夫官居
鼎鼐猶荆布蕭然此豈苞苴所得汙也哉無怒則剛
其孰能犯之青衣二婢賢於十萬之師甚矣儉德之
足尚也汝等百姓試觀盧杜二公位極人臣而環堵
庠陋青衣羅縷至今芳名無窮書云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二公有焉身爲編氓豈可不之省也乎



卷之二



總發賣所

聖諭備前卷之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ay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宋仁宗曹皇后武惠王彬女孫也。性慈儉。實稽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後三日。衛卒果作亂。夜乘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寢。聞鬪聲。帝遽起。欲出視。后閉閣擁持之。曰。毋犯難。賊傷宮嬪。殿下聲微。帝所宦者猶以乳。難毆小女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急遣內侍呼內都知入擊賊。親翦髮與之。曰。明行賞。爲信度。賊必縱。太陰遣人挈水待之。炬舉而水具。沃之。滅有頃。供奉張茂則以衛士至。賊就擒。本賊所以擒滅者。以后靜重。應機敏。乘有道也。時張貴妃者。以巧慧善承迎。得幸。帝欲以

靖亂爲其功。進封后。意泰然。以外庭持不可而止。妃位寵請假后。蓋出游。帝使自請。后與之無難色。妃喜以告。帝曰。盍之外庭。不汝右也。已。閣內妃與卒亂。祈貴妃乞貸。后不可。具朝服見請。論如法。曰。禁掖非法。不肅不得請。移數刻不退。竟論如法。英宗方四歲。以宗室子入禁中。后捐鞠周慎。入爲副贊。策居多。帝暴崩。后悉欲諸宮門鎗。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至。奉以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疾以群臣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之爲聽。疑未幾。曰。違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立決也。簡扼曹氏及左右。毫不假借。宮省肅然。帝疾愈。



撤簾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神宗至仁孝所爲承迎娛
悅者竭誠致慎從登輓必先後扶掖太皇亦慈愛天至
帝退朝稍晚太皇必自至屏屏後候之持膳飲食之也
帝以太皇春秋高弟份老數爲言請召見不許已份久
疾瘳入見帝曰舅不面太皇久矣少憇內東門朕自啓
之力得召帝引見歷上下備釋道五闕大椿蟠桃二亭
借詣闕少遲帝先起欲令份久侍得伸親親恩太皇曰
此非汝所當得罷趨遣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夕語
之曰郊祀近吾曩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
帝請問今民所患苦以青苗助役告帝爲悚聽爲安石

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有事西夏已詣闕白太皇曰師
行必糧食賜予今備乎必簡鎧仗必練士卒今精乎對
曰已辦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事誠捷不過紫宸南
面受朝賀而止一不提則億兆生靈所繫命不可輕也
誠可取太祖太宗先之矣帝爲感動蘇軾以詩得罪下
御史獄太皇已遣豫聞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
兄弟喜甚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
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耶摺摺至於詩過微矣吾疾今
篤不可以寬濫傷中和帝大感動軾獲免疾甚帝侍疾
不解帶者旬日崩壽六十四帝毀不勝喪冊謚慈聖

光獻皇后

此一福像是焉曹太后本慈儉之德措之事爲無不各當於理也宋仁宗后曹氏武惠王曹彬女孫也天性慈儉最重稼穡之事於禁苑中種穀不使有隙地兼親自養蠶又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之其後三日帝幸果乘間作亂於夜間登屋直叩寢殿后時方侍帝寢忽聞開闕聲帝驚遽然起意欲出視后乃閉闕擁而持之曰無輕出犯難賊殺傷官嬪殿下之聲徹於帝所宦者猶言此是乳媪毆打小女子實謊言欺帝也后叱之曰

賊已在旁近殺人尚敢妄言以同上事急令內侍傳呼內都知速入擊賊且親剪髮與之曰明旦行賞可持此爲信又量賊必放火以駭衆審令人挈水以待賊舉炬而水先預備沃之焰立滅無何俱奉張茂則以衛士來救賊俱就擒其所以不日擒賊者賴后靜以持重倉卒中隨宜應幾敏速而合於理道故也時張貴妃以巧慧迎合仁宗得寵帝欲借端亂爲貴妃功進封之后泰然不以爲意後因外庭諸臣堅持不可議始寢妃恃寵請於仁宗欲假后所張蓋出遊帝使自請於后后卽與之畧無難色妃喜告帝帝曰且

置之外庭諸臣必不以汝爲然汝將若之何也未幾
閤內有姬私與卒亂求於貴妃請有帝業已許之矣
后執不可乃具朝服見帝請將姬卒依法定罪且言
禁掖之內非法以齊之則人不畏服帝未即允乃屬
移數刻不肯退帝知其不可奪竟依法貶罪仁宗無
子英宗年方四歲以宗室子選入禁中后愛養備至
及入爲皇嗣后贊成之策居多仁宗病驟崩后恐奸
人間發盡取諸宮門鑰實於前傳旨召皇子入及明
宰臣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英宗有疾羣臣
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由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

之言是聽有疑未決則曰俟公輩來叟議之未嘗徑
出己意以立決也后戚曹氏與左右近幸之人恐其
倚勢生事時時簡察拘制之畧無一毫假借宮省爲
之肅然英宗疾愈后撤簾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
后神宗天性仁孝凡承迎娛悅太后無不竭盡誠慎
時從登殿必或先或後扶持而捧掖之太后亦慈愛
篤至帝或退朝稍晚太后必自至屏展後等候親持
膳飲舍之帝以太后年高太后弟衍亦垂老屢言於
太后請召見太后不許未幾衍患病久及愈入見帝
帝曰舅不見太后旣久且少息內東門朕自啟奏太

后乃命召見帝引僧凡經歷上下儒釋道五關又過
太極幡桃三亭始同詣闕見太后移時帝先起意欲
令僧久侍側使得伸觀觀之恩太后曰此非汝所當
得留速遣使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見太后曰郊
祀近矣吾向日凡聞民間疾苦必備告仁宗使因郊
祀頒赦行之帝請問今民疾苦何事太后以青苗助
役告當時百姓稱不便者惟此二事帝聞之悚然卒
爲安石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欲用兵西夏已而至
闕白故太后曰師行必極從必有賞賜資予必簡鑑
甲器仗必練習士卒數者缺一不可帝對曰已辦矣

太后曰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如用兵幸而獲捷不
過御榮宸殿南面受群臣朝賀而止萬一有失則億
兆生靈性命所關豈宜輕動乎若果可取太祖太宗
已先取之矣寧待今日耶帝聞之亦爲感動種軾以
吟詩爲人所搆已逮八御史獄矣時太后已有疾聞
其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取士得種軾兄弟二人
喜悅之甚曰吾爲子孫得兩賢宰相今聞軾以作詩
坐謫汕繫獄其無乃讐家與妬才者交搆以中傷之
耶且別無可吹求而掇拾詩中字句以爲過亦微細
甚矣吾病今已危篤不可以冤枉濫刑傷害天地中

和之氣帝聞之大為感動執緣此獲免太后疾甚帝
侍奉左右衣不解帶者彌旬崩時年六十四帝哀毀
不勝奏所謚慈聖光獻皇后聞之仁則有勇儉則有
制觀曹后崩髮行賞儲水沃炬不動聲色以靖兇逆
斯仁則有勇之效也姬卒私亂必論如法約束親近
畧無假借斯儉則有制之效也至於念青苗助役之
病民諷有事西夏之病國言之惻然動關大計蓋武
惠王以神武不殺之德鍾慶發祥篤生聖后以延宋
祚非偶然也史稱后性慈儉其亦有見於此也夫

衣止素絹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搢紳
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
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一青
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
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此一幅像是馮柳夫人永係之儉也唐河東節度使
柳公綽之妻姓韓氏相國韓休之曾孫女也治家之
法甚是嚴肅儉約當時搢紳之家俱尊為模楷師範
歸於柳氏三年人無少長並未見其輟易啓齒常衣
絹素之服綾羅錦繡棄却不御每歸寧觀親不乘金
碧彩輿祇用竹輅而已一青木小婢徒步相隨又常
命家人粉研苦參黃連熊膽三味製為丸藥分賜諸
子每長夜習學俾舍之於口以資勤苦汝等百姓觀
柳夫人身都富貴猶克勤克儉如此則凡有內政之
貴者俱當奉為指南也



嫁遣五女



漢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
娛母舉孝廉不就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文並賢每
有求姻踈衮布被竹筒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
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此一幅像是馮戴良遺嫁之儉惟用約費省故雖有
五女俱能婚媾以時也漢朝戴良表字叔鸞汝南之
慎陽人其母喜聽驢鳴良常學其聲以悅母曾舉孝
廉不肯就遂避入江夏山中優游林泉以天年終良
有五女並賢德每有向良求婚者察其相當卽以踈
衮布被竹筒木屐之類隨時嫁遣不肯奢費五女皆

遵父遺訓亦頗有隱士之風汝等百姓因仍陋俗每
產女孩輒淹斃之甚慮其長大適人奩儀之費不費
也以故忍心害命恬不知非本縣蒞任以來屢加嚴
禁風雖少衰猶未盡絕汝等試觀戴良五女皆舉從
儉遺嫁並不失時何嘗有匱乏之憂且素嫻家教有
隱者風迄今令名無窮况嫁娶當隨家豐儉卽至貧
者令婿家量力納聘自備衣飾迎娶未爲不可焉有
慮其多費預先斷送女命之理上帝以好生爲德毀
胎殺卵尚干天和虎雖猛獸猶不噬子何忍人類自
相殘滅倘深山僻壤惡習尚存婦人女子罔識書義

汝等百姓當為講解勸戒之且尊長故殺早切律有
明條本縣亦何難以嚴法痛繩汝等而反覆叮嚀詞
不嫌費者誠以慈愛天植汝等翻然悔悟則保赤
之心自不容已也

宴客從倫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梵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管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此一幅像寫宋時前輩風俗其延款賓客儉朴之意可師也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父名池字和中曾

爲郡牧判官凡賓客至家未嘗不設酒以待飲酒未嘗無節或至三巡或至五巡至多不過七巡酒不自造惟買於市菓子止於梨栗棗柿殺僕亦止脯醢與菜羹器皿則用瓦漆二種當時士大夫習俗儉朴皆是如此所以時人不相非議之也會雖數而禮不衰物雖薄而意則厚近日士大夫家則不然酒非官禁製造之法果品非遠方珍貴奇味會饌非多器皿非滿案則不敢宴會賓客常於數日前營辦積聚然後敢發書相請若不如是豐盛傍人爭相非笑以爲鄙吝怪吝故不隨時俗奢靡者少矣溫公旣遠時矣

復發數日在位有教化之責今風俗頹靡衰敗如此
 居上者既不能禁止豈忍復相效尤以助之手蓋深
 觀古道之難復未流之莫挽也雖然上行則下效楊
 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專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嘗從甚盛
 卽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其感應之速
 不如稽之赴聲影之隨形哉然則欲去奢從儉亦非
 積重難返之事也

非制從儉



聖諭廣訓卷之九

三

承宣堂



皇甫謐字士安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遇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遇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道人之死也精骸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奭璠比之暴骸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則厚葬以破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骨符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同等遵其遺命

此一幅像足寫皇甫謐葬制之儉以爲侈於吝者戒也皇甫謐晉人表字士安篤志典籍日夕耽玩至於寢食俱忘時人以書淫目之城陽太守梁柳者謐從姑之子將赴任或勸謐置酒作餞謐應曰柳向爲布衣時遇我我送迎之足未嘗出門與之食不遇鹽菜

今爲其作禱而必置酒餼之是知有城陽太守而不知有梁柳也視勞位爲隆替卽親情亦薄矣豈吾所安乎又著論爲葬送之法名曰篤終言人所食者生存所惡者來也然雖貪生不能久戀雖惡死不能辭避修短之數非人可強也但人死則精既散形復離散惟魂靈則無所不徃故氣歸於天所寄之命當其終盡則窮極本體以復元始故尸魄歸藏於地是以有知之神不着於體惟與氣爲升降無知之尸不與神隨惟與地相合形然則制爲衣衾所以包藏歟尸設爲棺槨所以隔離真性非謂形體有知需物之

備明矣故桓司馬造石鄰孔子以爲不如速歸朽腐季孫以玳瑁歎孔子以爲暴骸原野誠以葬者義取於藏欲人之不得見而已世俗不知乃大爲棺槨贈以生存所用之物無不一一備具是何異埋金路傍書表於上以爲盜招也哉雖甚愚人亦將笑之矣然則豐財厚葬以啓姦人之心或謂棺槨棄骸甚至剝臂將金環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皆由厚葬致之也言之可爲寒心蓋以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不敢厚葬以累先人可謂孝矣汝等百姓須知喪具當稱家有無卽力可優

弄者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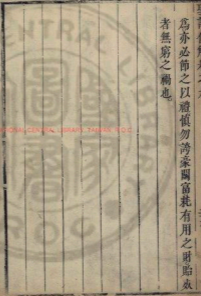


爲亦必節之以禮慎勿誇豪闊富耗有用之財貽成
者無窮之禍也

皇朝繪像卷之九

卷之九

承宣堂



王曾繼陳杲杲知大名府署毀圮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毀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觀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此一幅像是寫王公儉以爲政不傷財以病民也初陳杲杲知大名府事已去任王公繼其後於官舍毀圮者因其舊而葺理之無所改爲器用什物損壞遺失者依數修完增補之所行政事或有不便爲之委曲彌縫掩其非失及移守爲洛帥陳復代知大名見而歎曰王公之才之德宜爲宰相非我之所能及也

古人謂處官事如家事因前人餘緒修補被敗旣省節浮費復不改舊觀所謂一舉而兼善也



卷之二

煮膠鑄杆



五



卷之二

五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
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
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應會車駕巡幸北京勅使
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此一幅像亦寫貝恒儉以爲政不傷財以病民也貝
恒爲東河令幸其在官雖細小之物必思有以及民
當營繕造作之餘剩有廢棄鐵斤與敗皮朽索故紙
等物悉存留之適工匠閒暇時使煮敗皮爲膠鑄
鐵爲杵搗朽索故紙爲穰貯之於庫適值朝廷車駕
親巡幸北京詔勅使者催督建造席殿恒前所貯悉

濟此時急用而百姓毫無所費蓋儲之者豫則可以
應卒慮之者周則不至累民是儉之中有經濟存焉
陶公光大之業卽具於竹頭木屑之微非苟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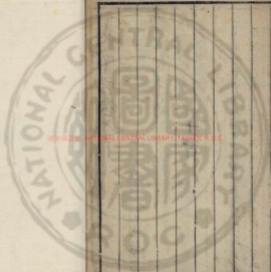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剛亭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鄉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謝惟有四五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此一幅像足寫海鄉二公慶賀之儉以救當時靡繁之俗也海公諱瑞號剛亭晉秩南京冢宰客以幣物來賀俱却不受名幣用紅者亦以爲過侈而惡之時元標歸公止以青蚨三十文入賀自由於袖中海公見之喜曰必如此方是乃受之過數日置酒酬謝鄉公惟備四五并市餅一盤酒行數巡而已昔晏子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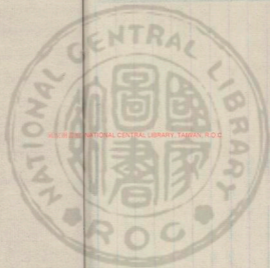
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孔子以爲儉而難爲下海公晉位冢宰鄉公以青蚨三十文賀不幾儉而難爲下乎聞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萬曆時風俗之奢極矣二公矯枉過直亦所以爲救也今富貴家亦漸失淳朴所恃以砥柱起瀾非海鄉一流人其孰挽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ay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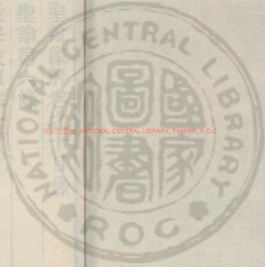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大學
圖書館
贈與生員
紀念典
勤學務定

聖諭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聖諭像解卷之十目錄

聖諭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請立太學

請補弟子

增廣生員

組孫興學

勸學務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爲教誨

告歸養親

取法著令

推訪德業

咸興寄咏

請徵齊長

闡橋觀聽

聖諭像解卷之十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_臣梁昇編輯

聖諭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此一條是

皇上欲興賢育才使士子務實去蕪崇德廣業以爲振
勵風俗之本也士列四民之首設學校以羣聚之董
以師儒優以禮貌豈徒望其摘文屬詞掇取科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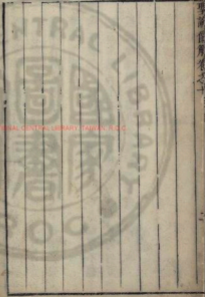
爲一身之榮已哉凡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
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齊於士是賴故士恭重也
今

皇上發德音以隆學校爲務其曰隆者非謂廣其舍宇
豐其廩餼盛其冠裳延其聲譽而已蓋學有全體大
用如網之有綱衆之有領苟不於此究心則詞章記
誦流爲俗儒好奇務異溢於佛老或爲利欲薰心或
爲浮名奔競此子孫之詩所由作也爰攷其故則隆
之不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耳茲

聖天子在御廣厲學官所重者性命道德之要所講者

綱常倫理之全士以經明行修爲賢文以崇雅黜浮
爲貴煌哉學校之隆莫與京已小雅之詩曰菁菁者
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汝
等士子幸生

聖世沐教思之無疆而挑閱之習猶未盡除寧不顧章
縫而生愧也乎御康節曰教亦不善非愚而何夏楚
饋撻雖盛世不廢其亦當知所警矣



請立太學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必應書者是王道徃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此一幅像足寫董仲舒對策知學校爲教化之原爲武帝首發其議也漢高祖定天下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初年董仲舒對策乃曰自古王者居南面以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至大之務故國中則立太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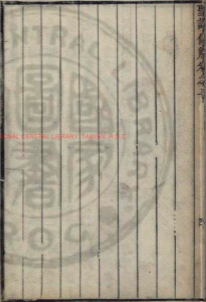
邑則設庠序皆所以風勵之也又言教養士子其效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攸關教化本原悉在於是今以郡國之大並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者是教養無素國中空虛無人王道徃往而絕也臣願陛下先興太學置賢明之師以教養天下之士數數考問之以盡其材能則鼓舞作興英俊可不勞而得矣蓋武帝承豐富之後孳孳以學術爲事而太學庠序之設自仲舒發之此其功爲尤大也

聖朝御製

卷

承
一頁

請補子弟



聖朝御製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朔元年公孫弘爲學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復其身太常釋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此一幅像是寫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之由也
弘爲學官請於武帝爲博士官各置弟子五十人免
其徭役使一意就學今太常選擇年十八歲以上儀
容狀貌端正者使補博士弟子思齊之詩曰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言文王德純
不已故令此士皆有爽於天下而成其俊文之美也
然則擇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使補博士弟子其亦
庶幾近古也夫

增廣生員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管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此一幅像是寫唐太宗立學建師聲教之說無方也太宗以造士爲務於帝制之外復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卽後世所稱太學國子監也又於此外增四門學生員兼置書算博士三百六十員書算乃六藝之一周禮叙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備始可爲學又屯管飛騎各武士亦給

博士授經業他如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之首長亦遣其子弟請入國學齊風慕義遠邇咸懷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先儒猶謂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而未知所以教也然則學校之隆其必有端本澄源者汝等士子仰觀

皇上頒行日講四書解義一書其亦當知所務已

祖孫典學



2025 INTER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韋機爲植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立學勸生徒受學創
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古賢達爲之贊風之機曾孫
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
欲孝養無由爾幸有親奈何復忘孝耶因鳴咽流涕投
孝經使習讀因感悟自改遂爲孝子後爲趙州道肥鄉
民爭酒舍迎鴉中有童兒從景駿見其幼問年幾何
矣兒以質對景駿曰吾去邑時兒尚猶未生并有舊恩
何自來對曰父老爲我言學虛館舍橋坊皆明公所治
意公爲古人今聞來甚幸獲親見故來耳留終日乃去
遷房州刺史州窮儉有蠻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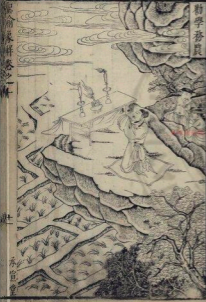
興學拔諸生貢舉之通險道作傳舍罷無名祠俗爲丕
受文。

此一幅像，是寫韋機、韋景駿祖孫俱以興學敦倫爲
急，得行政之大端也。唐韋機顯慶中爲植州刺史，植
屬邊州，素無學宮，機至始建立勸諭生徒，使受學焉。
又創造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像，及古來賢達者，各爲
之贊，以風勵之。其屬民至矣。及其曾孫景駿，爲貴鄉
令，時有母訟子者，景駿曰：令，豈歲不天養，失慈母，常
自哀痛，雖欲孝養，其道無由。今爾母存，何幸如之。乃
反忘孝耶。言訖，復鳴咽流涕，乃授子以孝經，使之習。

讀其人感動悔悟。惘然改過。遂爲孝子。後爲趙州道
前所治肥鄉民爭進酒舍。並賞犒其從者。中有童兒
相從。景駿見其幼。問年幾。何兒以實對。景駿曰。計吾
去肥鄉時。兒尚未生。非有舊恩於汝。今亦來迎。何也。
兒對曰。邑中父老爲我言。凡學虛館舍。橋坊皆明公
所創治者。初意公爲古人。今聞公來。甚幸。獲親見。是
以來迎耳。兒留終日。乃去。未幾。遷房州。刺史州窮狹。
儉陋。有苗蠶風。且無學校。好享祀。淫鬼。景駿爲之興
學。擇諸生之尤者。選拔而貢舉之。於是通險道。以便
來往。作傳舍。以便遠人。罷無名之祠。風俗爲丕變焉。

夫遐荒僻壤。號稱難治。一鼓舞之。猶且迴心嚮道。今
本縣來宣

上諭十六條。其叮嚀教誡。至矣。汝等百姓。設尚有梗化
者。其自棄不已甚乎。



勸學務農

聖人而後詳卷之一

廿

五子始宜堂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善政轉
鄆州屬歲早仁會自曝烈日中以祝雨大至歲則大熟
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開田中
禱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此一幅像是寫田仁會勸學務農實心爲政也仁會
雍州之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以勸學務農爲
事人稱善政及轉鄆州時值歲旱仁會自曝烈日中
祈禱雨忽大至歲遂豐收百姓歌其德曰恩如父母
以養育我者田使君也精誠動天故禱雨而山出雲
四郊富足焉倉廩既實復設學校以教之所謂申之
以孝弟也使君如此但願其常在鄆則吾儕小人又
何貧之足患乎夫勸學務農倉廩實而禮義申益教
養兼至矣雖古所稱循良何以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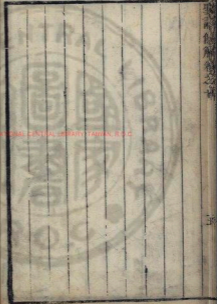
身爲教海

身爲教海



承天堂

身爲教海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累右臺監察御史
絕舉嚴允開元初以尚書右丞刺汴舟汴當舟車孔道
事浩繁前刺史屢不稱若水政尚清淨務於宜人增修
孔子廟興州縣學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元宗遣
人捕鵠鴻鵠于南方若水言農蠶方急宜重愛日力
而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非陛下憂勞遠人
之意且自江嶺達于京師水備舟楫陸疲擔負又齋所
食魚蟲稻梁飼之道路藉藉不且以賤人貴鳥望陛下
耶陛下盛德日新方將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恒畜使
游於囿囿而何貴於此帝手詔褒答賜帛四十段

此一幅像。是寫倪若水勸勵生徒。以身為教誨也。若
水字子泉。恒州之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至右臺監
察御史。繩舉奸惡。剛嚴平允。開元初。以尚書右丞出
刺汴州。地當孔道。為舟車輻輳之區。事甚浩繁。故前
刺史屢不稱職。若水至。政事惟尚清淨。不為苛擾。惟
務於宜人而已。至孔子廟。則增修之。州縣學。有廢者。
典焉勸勉。生徒自以身為教誨。由是風化隆盛。士民
皆興起於善行矣。時元宗方遣宦官捕採鵠鴻鵠。繫
於南方。若水上言。今農蠶之事。方急。宜為百姓重愛。
日力。方紛紛捕採奇禽怪羽。以供園囿。禁藥玩賞。甚

非陛下憂勞遠人之至意且由江嶺達京師由水而陸支應維艱又齋魚蟲稻梁以飼養道路之上戶碑藉藉不且以賤人貴畜慈望陛下聖陛下荷盛德日新愛民重農則休徵自至鳳凰麒麟且視為凡鳥恒畜使游於囹圄之中豈區區鴛鴦鴛鴦之足貴哉帝以手詔褒嘉慰答之并賜帛四十段語曰我無為而民自正若水政尚清淨而勸導生徒又以身為教海所謂表正則影端也乃因事進規又能成就君德焉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若水以之矣

告歸省親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之中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此一幅像寫陽城教育生徒以孝親忠君爲士子之大節也城爲國子司業一日引諸生至前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孝而已今諸生之中有久遠不歸里以省其親者乎諸生爲感動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親者城必非斥之蓋忠孝爲立身大節違親以從學則定省之禮疎矣陽城之教可謂先其大者

取法者令



胡先生諱瑗字翼之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阜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黜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明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

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頌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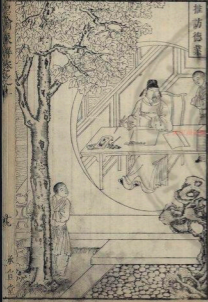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 是寫胡先生屢居教職調士之方可著爲今其仰贊朝廷作人之化至大也按宋仁宗慶曆中



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
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
務有經義齋有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
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
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
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
學于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
爲太學法著爲令今

皇上尊道重儒嚴立規範法至備矣而士習有弗端則
教職之責也使居此任者盡如胡先生則興賢育才
移風易俗國家收作人之效非淺鮮矣





推訪德業

卷之八

七

卷之八



聖賢傳

九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學自澆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議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士入學縣典之州州賓典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

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晚達治道者

此一幅像寫明道先生講明建學擇師培養人材之良法也明道先生嘗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以禮命近侍之儒官在朝之百執使其盡心推求詢訪其上則有德行事業充足全備可爲師範表率之人其次則有篤志嗜學材美行修之士朝廷以禮招聘有司以禮敦送使聚於京師以爲師儒之官則可朝夕相與講明聖賢之正學矣又言所爲學之道必本乎人倫日用之常明乎事物當



然之理其設教也必以小學灑掃應對之節以至孝
親弟長盡忠誠信禮樂之則周旋云者言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合於禮樂之文也此其所以誘之掖之使
有進激之勵之使無退漸之勝之使不苦於難造就
皆有吊節次序無躐等凌節之弊然其要在於擇善
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則雖鄉里之人可使之進於聖
人之域矣自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
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摩成
就之成其始也擇善自脩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
終也學問德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之師又取才識

明達可與違於善道者使日受學於成德之人學既
成遷其學識之明德望之尊者使之主教太學以爲
之師材德居次者則以分教天下州縣之學又言選
士入學其法有二始入縣學舉而升之州學州學之
有賢能者有司以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爲賓舉而薦
之太學太學之官則聚而教養之每歲則推論其賢
而有德才而有能者薦之於朝大凡選士之法皆以
德性純正志行清潔孝事父母弟事長上廉潔愧恥
之心敦行禮讓之道通明聖賢經學曉達古今治道
者則是處則有實學出則有實政矣自古論學之制

莫此為詳今雖不能盡行然變而通之與時宜之將
多士蔚興亦必有可觀也



履典奇蹟



朱熹感典詩曰聖人司教化費序百群材因心有明訓
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代下學
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衮授授
胡爲哉

此一幅係是寫朱子嘆後世教士之失賦感典以寄
意也蕉剛大曰此篇論太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
者道之末古人于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
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于其
末者用功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爲尚天理人
倫不復講明此朱子所以嘆也

請徵齋長



至元八年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勿裡術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稱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對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屬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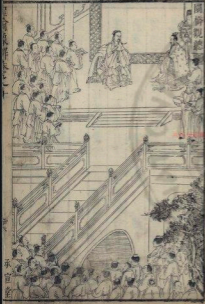
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蘗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安進及作官嗜利蓋亦窮於生理之所致也

此一幅像是寫許平仲教人之法也元世祖至元年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就燕京舊樞

密院設學衛開命喜曰此正吾分內事也因請召其弟子王梓幾遂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簡選弟子年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讀之暇卽習禮或習書與筭法其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過每說書本嘗務多惟精切說到若未甚領解則旁引證佐廣設譬喻必使其通達曉暢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己身上與今日所行之事有可用否蓋欲其躬行實踐不徒講說已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百功

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攻其所短故衡教人必因其所明開其蔽塞而納諸善時觀其動息而或弛以休暇之張以鼓舞之慎其萌蘖而多端以防範之日漸月漬而不知其變日新月盛而不覺其化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道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樹立以爲世用矣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一有不足卽於爲學有妨碍彼旁求妄進反作官嗜利蓋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國橋觀總

承宣堂

承宣堂

ROBINS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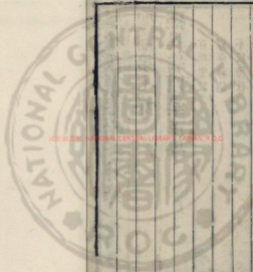
承宣堂

承宣堂



漢明帝已未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
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
說諸儒執經同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
者蓋億萬計

此一幅係是寫漢明帝尊師重道尚書右文之盛也
漢明帝已未二年十月上幸辟雍始行養老禮以李
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謂知天地人之事五更
謂知五行更代者所謂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是
也其禮已畢乃引桓榮及衆弟子員升堂上親爲辯
論講說諸儒各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立
於橋門而觀聽者其數以億萬計彬彬有斐之懿蓋
古今所稀觀也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Chinese.





AC33228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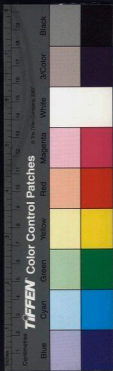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十一目錄

聖諭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首尊聖統

悔事神仙

不信佛教

諫迎佛骨

忠孝神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屏欲崇德

送歸華山

受孔子戒

親見活佛

同氣遠枝

石佛放光

願物自然

聖諭像解卷之十一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 臣 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心存正念身體正道口說正言文釋
正友不讀非聖之書不為詭異之行以共享治平之
福也蓋良農殖嘉穀必去其害苗者而後可以望豐



盈良牧畜駸乘必去其敗群者而後可以冀蕃庶苟
異端不黜則正學榛蕪或左道以惑衆或邪說以誣
民積漸既久薰染滋深從此而人心變世教壞自非
如孟子之距楊墨韓子之排佛老嚴詆峻拒不遺餘
力欲使微言大義煥若日月之明天道人倫屹若山
岳之巍何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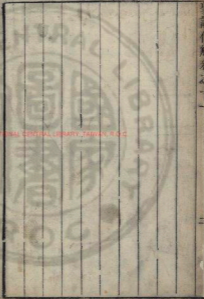
皇上興道致治深慮奇邪之民倡爲異說以黃鼓生民
耳目轉移修士心志爰發德音下明詔醇淳以黜異
端崇正學爲務蓋欲汝等百姓遵王道順帝則爵職
分所當爲盡性分所固有父子兄弟各止其所士農
工商各安其業以一道德同風俗躋一世於仁壽之
域而無有邪氣好於其間斯比屋可封久道化成之
效著矣汝等百姓各思敦本務實執中守正不稍軼
於規矩準繩之外則畏威遠罪非但可以保身全家
將由此進於聖賢之途亦非異人任也尚其勗之哉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首尊聖統



承旨官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世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此一幅像是寫董仲舒力排邪說尊孔子之道以正天下萬世也漢武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有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天下之統繫於王此天尊地卑一定之常經亦古往今來通行之大誼也豈惟治

術有統道術亦有統焉今道術無所統一是以師各異其道入各異其論諸子百家方人人殊指意所在雜然並出在上者既已統一故法制屢易下不知所循守臣愚以為諸凡不在禮樂射御書數及習孔子道術者皆斥絕之勿使復得進用如或以黃老之說進或以商韓之說進悉為嚴禁則邪說滅息然後道術之統紀盡歸于一而法度彰明百姓亦知所適從不至有歧途之惑矣先儒謂漢至武帝時先王之道闕爵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不有仲舒昌言非之道術何自而一乎先儒推論其功以為不

孟子下信然哉

梅事神像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漢武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御老方見
上上尊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
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
去不歿使人受其方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爲文
成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適爲帛書以飯
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
迹於是誅文成藥大者故與文成同師宗見言方言臣
之師曰黃金可成不火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爲五
利將軍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驗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

見僊人迹緹氏城上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益發船
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封泰
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
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二
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
大始四年上耕於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乃曰朕卽位
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
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事言神僊者甚眾
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天鴻臚言是也於是悉
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嘗時愚惑

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僞人盡妖妄耳曾會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此一幅像是寫神僞之說盡屬妄誕而武帝晚年之悔猶爲迷而能復也漢武帝初卽位鬼神之祀尤其所最敬也李少君窺其隱乃以祠竈神並卻老方見上上尊寵之於是天子始躬親祠竈復造方士入海求神僞所居蓬萊而從事於變化丹砂訖藥爲黃金矣居久之少君患病歿天子欲其說以爲化而仙去如後世夙解之類實不歿也且使人受其方明年有齊人少翁者亦以方求見上拜爲文成將軍禮以客

禮居歲餘其所言之方益無驗遁詐爲帛書誘牛食之又陽爲不知因爲上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果得書天子識繫文成手迹於是伏誅又有樂大者舊與文臣同師求見上言方言臣之師嘗言黃金可成不歿之藥可得仙人可致迺拜爲五利將軍妻以衛長公主一時貴震天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效遂誅五利其年冬有公孫卿者爲帝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於緱氏城上上於是東巡海上行禮以祠入神益多發船使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往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遂封泰山時偶無風雨而方士



更言蓬萊山諸神仙彷彿在望若將可得於是上亦欣然庶幾旦暮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後五年又一祠奉山十二歲復徧祀五嶽四瀆然方士之候神入海求所謂蓬萊者終無一驗至大始四年上躬耕帝藉於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乃對群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所爲多狂惑妄悖東祠西祀使天下供億勞苦事已既往不可追悔自今以往凡朕所行事有害於百姓及糜費民財者盡罷之田千秋進言曰方士之言神仙者甚衆然皆無顯功請罷斥以杜好欺上曰大鴻臚之言是也乃悉罷方士候神人者自此以後上每對群臣輒自嘆息向時愚惑爲方士所誑天下豈有仙人哉盡妖妄之說耳惟節飲食服藥餌差可少病而已自古雄才大略事求可功求成者莫漢武若也而爲好神仙訖無成效卒之悔過數語足爲萬世殷鑒後之寒衷滿足其亦可以迴輪也夫



不信佛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唐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其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安求功德不俾科禁輕犯憲章且生疾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婚誼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若明臣忠祚長年久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其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按

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帝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令歿已復咒立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蓋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太

宗嘗謂奕曰佛教至元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域桀黠誰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辟之人用老莊元言傳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又作十二論集晉魏來駁佛議者寔爲高識篇上之八年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蓋貞一不貳如此

此一幅像是寫傳奕不信佛教邪術終難勝正也奕爲太史令時乃上疏言佛產於西域與中國相去路遠言復妖妄漢人取其書譯之任意假託遂使爲僧者削髮出家內則不孝於親外則不忠於君資民間

布施以爲供養易縮本以逃朝廷之租稅僞啟色慾愛慾貪慾之三塗謬張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之六道遂使愚迷之人妄意喜捨以求功德惟知有佛罔畏王法且生來壽天天所賦也刑德威福人主所司也愚僧矯詐誣枉皆云有佛罔上欺天害政滋甚漢朝以前佛法未興往往君明臣忠傳祥無疆是國家莫安之福非藉於佛力明矣今天下僧尼數至於十萬之多無夫婦之倫則丁口必耗無農工之業則財貨必竭請下令使僧尼各相匹配卽成十萬餘戶從此產育男女加以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補行

伍而足兵是轉無用爲有用也詔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以奕言爲是蕭瑀獨曰佛聖人也而奕乃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上拔其異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應嗣位而乃出家以叛父又以匹夫而與至尊抗禮瑀名教中人非若伊尹生於空桑而乃尊佛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此等不信佛法之人也帝亦惡沙門道士輩不守戒律惟避征徭乃下詔汰除沙門奕精究術數諸書終不信佛嘗有僧從西域來能咒人令死又能復咒之使立生帝試有驗以告

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必不能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奕奕竄立不改其度珣之僧忽自顛仆死去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物輒碎士女聞之皆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有金剛石其質最堅凡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盍往試焉子如教擊之應手立碎觀者乃止太宗嘗謂奕曰佛教至元妙卿何以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域桀黠異之夫用詭語夸耀彼土以欺愚俗傳至中國邪僻好奇者用老莊元言潤色之既無益於民徒有害於國臣非不悟其理心實鄙之不願學

也又作十二論集晉魏以來貶駁佛謬者彙爲高議
篇上於朝年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者
其貞一不貳之志如此其後蕭瑀請出家帝許諾旋
自背之帝手詔曰瑀棄公就私身俗口道在朕謂張
亮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卽自應請先入道尋復違
異趣或在於瞬息可否變於斯須豈具瞻之量乎可
商州刺史除封邑傳奕不信佛法富貴壽考以令名
終蕭瑀請出家因循不果太宗有倖貶焉豈君臣父
子之倫聲名文物之懿亦有不能遠制者乎至於咒
人適以自咒佛尚終歸敗毀儒者忠信以爲甲冑禮
義以爲干櫓小鬼伎倆其孰能干之若夫博物洽聞
獨好覺俗斯又其緒餘矣甚矣傳令之高識誠哉不
可及也

涼庭佛骨



涼庭佛骨卷之十一

上

承宣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秦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爲侯景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秦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眾也。况其身久已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此一幅像是寫韓昌黎諫迎佛骨一表。稟稟與日月爭光也。元和十四年。憲宗命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中有佛指骨相傳每三十年一開開則年歲豐熟。百姓安和。計來年當開。請迎之。上



從其言於是佛骨始至京師先留禁中三日然後歷
送諸寺自王公以及士民莫不瞻仰敬奉喜捨布施
以求福報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乃上表諫曰所
謂佛者乃堯狄中相傳之一法耳上古以來自黃帝
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嘗有佛
迨漢明帝佛始入中國其後各亂亡相繼運祚不能
如前代之長自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之禮益謹
所傳年代尤促其間惟梁武在位共四十八年前後
三捨身於僧寺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本以
求福梁武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况佛本異狄之人其與中國言語既不通衣服又
各殊製不知君臣父子之倫設使其身尚在求朝京
師陛下加以容貌而接之不過宜政殿一見禮賓宴
一設賜衣一襲命衛而出之不令其感歎也况今身
灰已久枯朽之骨豈宜迎入宮禁乞將此骨付有司
投諸水火以永絕禍本上聞表大怒將加以極刑宰
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妄實發於忠君懇切之誠宜
稍寬容之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陽刺史孟子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憲宗信佛骨邪志
萌矣愈極言切諫奮不顧身持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裴崔一語回天雖愛愈實所以愛憲宗且自愛也使
愈蹈不測宰相能逃責乎元首股肱為一體信夫

忠孝神仙



晉旌陽令許遜精修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
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
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
欺患民難戶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者
老委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聚糧而送者蔽
野家尸祝如神明有隨至其家願終身服役不返者蓋
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譙母母以所
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
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聚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
里宴安

此一幅像是寫許旌陽雖云爲仙而其所行實人倫
日用當盡之事也昔許遜爲旌陽令精修老子道德
五千言以化民去貪汙鄙陋之習除煩瑣細碎之苛
解釋囚繫使民改過自新民心悅誠服如戴父母其
聽獄訟則先教以忠孝慈慎之德仁忍勤儉之行親
近賢良疎遠姦惡而發奸摘伏復如神明吏不敢欺
又患百姓不能家至而戶曉之乃爲文勸誡其詞甚
具擇民之秀出有德行者與高年者老委其勸諭倡
率民遵其教是以無訟久之棄職歸里民聚糧送者
蔽滿原野家尸祝之儼如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

終身不復思歸者蓋深於老子之道又能遵行教化
 如此先是遜問道於女師謀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
 之法授之曰一念無所欺為忠一事無所苟為孝遜
 奉此而行故所居即化東晉之亂瓊其所居百餘里
 賊盜不入其境闕里賴以宴安漢武帝臨好神仙晚
 年乃悔曰世間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然世之慕仙求
 道者猶項背相望也今觀許旌陽之精修本忠孝以
 為宗積仁儉以為行在家則為醇儒出仕則為循吏
 蓋聖賢而神仙者也彼盲修瞎煉訖無成效者亦當
 知長生久視之道在此不在彼矣

屏後崇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唐宣宗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集至問曰長生
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
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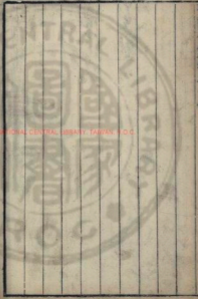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足寫軒轅集身為道士而屏欲崇德一語
實長生之秘訣也唐宣宗好神仙遣使往羅浮山迎
道士軒轅集集至問曰長生之術可學乎對曰王者
屏去嗜慾尊崇道德則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天與人
歸自然享大遐福除此之外更於何處求長生也留
數月堅求還山上從而遣之按軒轅集道家者流也
而屏欲崇德雖內聖外王之學無以易此必欲舍此

以別求神仙者過矣



送歸華山

永宣堂



宋雍熙元年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太平興國中搏兩入
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搏獨善不干
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
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
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
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
顏秀異有天地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
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典化致治之時勤行修煉無
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希夷先生還華
山尋卒。

此一幅像足寫陳搏雖修仙道亦未嘗舍名教以事
元虛也宋雍熙元年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先是太平
興國中搏兩次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
宰臣曰搏之爲人惟求獨善其身並不干求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乃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
曰先生旣得元默修養之道亦可以教人乎搏曰搏
山野之人無用於時亦不知神仙家汞鉛成白銀
飛丹砂成黃金之事與吐故納新養生之理非有方
術可以傳人就使白日拔宅升天亦於世何益方今
聖上龍顏秀異儼然天日之表又博通古今典籍深

聖朝仙傳卷之十一

究治亂之理真有道仁聖之主正君明臣良協心同
德以興化致治之候雖仙家所稱勸行修煉無有出
於此者其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希舜先生
送還華山按陳希舜世人所謂真仙也而所以告其
君與相者如此然則古稱黃帝丹成上仙其修煉之
術當亦不出君臣協心同德以興化致治而已彼秦
皇漢武買寶然求之海外詎非葉公之好龍乎

愛孔子威



聖朝仙傳卷之十一

承宣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元廉希憲立朝憲正元世祖嘗令受帝師僧八思巴戒
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
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
請鍊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
方士誑惑竟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上善之

此一幅像，是寫廉希憲秉經守道確乎其不可易也。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以懿言正論見稱元世祖
嘗令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律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
戒矣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
孝孔子之戒如是儒者守之不敢舍此而他求也又

有方術之士請鍊大丹勅中書給發所需之物希憲
獨曰前世人主往往為方士所誑惑竟得壽俱享上壽
何嘗借靈於大丹上甚善其言昔伯顏嘗謂廉希憲
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觀此二事亦足以知
其樂矣





畏見活佛

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七

承宣堂



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七



楊黼幕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
不如見佛黼曰佛安在老僧曰汝但回見披余倒屣者
卽是遂回暮夜抵家母聞叩門聲吾甚披余倒屣出戶
黼一見感悟由是竭力養親

此一幅像是寫人向外求道不知道在目前向外求
佛不知佛在家庭內也楊黼幕蜀中無際大士乃辭
親往訪之途中遇一老僧語黼曰汝往見無際大士
不如親見活佛黼曰活佛安在老僧曰汝但回去見
有披余倒屣者卽是活佛黼遂回至暮夜始抵家其
母聞兒叩門聲喜甚乃披余倒屣出戶迎之黼一見

感悟從此惟竭力以奉親不復他往矣按僧人棄親
出家其所以勸世者必將令其廣咨名宿不憚險遠
區區菽水之養宜不在意中也乃老僧語楊黼實指
老母爲佛披余倒屣之際目擊而道存矣然則好佛
者吾不之責惟好佛而不真知佛之所在斯則佛之
罪人哉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七

承宣堂

同氣連枝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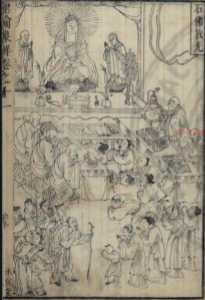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曰兄弟同居忍便
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
看

此一幅像是寫法昭禪師身奉釋教而勸兄弟相親
愛之意其言尤爲切至也意以兄弟原係一本如同
氣連枝而各自榮華初無有異豈可因些些言語不
合遂至傷手足之情也哉况光陰有限相聚無幾或
從宦或從賈各自散去一回相見便一回衰老豈可
不教孔懷之誼以貽後悔耶又言兄弟同居一忍便

可相安切莫因毫末細微之事遂生爭競况我所生
子又有兄弟我如操戈鬪墻明後人亦效尤須是兄
友弟恭留一好榜樣與兒孫看斯世濟其美興仁興
讓之風藹如桑梓世所稱神仙者其靈顯莫如許旌
陽而旌陽受道於其母弟云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
苟爲孝而已忠孝之外無他秘訣也楊黼欲往泰無
際老僧以垂白之母爲活佛法昭勸人誼敦手足其
言婉而多風是解佛知見者亦以孝友爲婉婉汝等
百姓苟留心仙佛若不從忠孝友愛躬行實踐是卽
狐禪鹿仙雖釋道二教亦且深拒之矣戒之哉





石佛放光

聖前像解卷之十一

永宣



聖前像解卷之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Magenta Yellow Cyan Green Blue

南山僧舍有石佛巖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
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
聞石佛巖現光有諸白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
不能徃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此一幅像是寫程伯子坐銷怪異其道不惡而嚴也
南山僧舍中舊供有石佛每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
女聚而觀之至於晝夜雜處無復顧忌有司爲政者
畏憚其神威不敢擅爲禁止程子始至詰其僧曰吾
聞石佛每歲現光果有諸乎曰然於是戒之曰俟光
復見必先來白吾有職事不能親徃當取佛首就而

觀之自是僧人不復言石佛有光矣不動聲色怪異
自銷憚愚夫愚婦俱相忌於不覺所謂無智名無勇
功者非耶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使程子黜異
端又何必火其書廡其居然後奏廓清之效哉



順物自然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耶...
卷之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ay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White

Black

White

Black

White

Black

White

Black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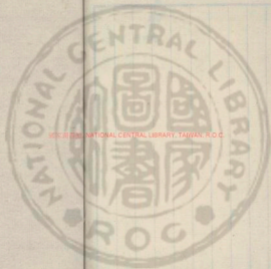
同馬承禎隱天台山唐宗召見問道術對曰爲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肯勞心術數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以無爲可矣如同何對曰齒猶身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天下治矣帝嗟嘆之曰此廣成之言也固請還山許之。

此一幅像寫司馬承禎不留心於術數其言爲合道也司馬承禎隱天台山唐唐宗召而見之因問道術對曰爲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豈肯役爲勞心於術數以增益其智慮哉帝曰理我一身以無爲可矣其如理國何對曰治國猶治身也游心於恬淡合氣於真漠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天下不勞而治矣帝嗟嘆之曰此廣成子之言也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按順物自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無私以人治人改而止是也游心於淡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也合氣於漠上天之談無聲無臭也承禎雖道家者流其於聖人之體用亦頗窺其大槩矣。



2023/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95C3028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二
一目錄
講法律以儆愚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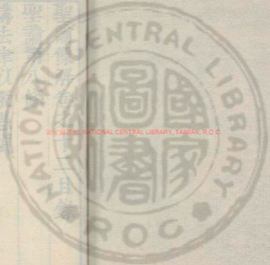
約法三章

除去肉刑

更定禁令

親明堂廟

不孝當誅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聖諭像解卷之十二目錄
聖諭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約法三章

除去肉刑

更定筆令

觀明堂圖

不孝當誅



鞭婦至死

子從父令

絕不爲親

奪田還弟

治奴告主

斷配黥僕

治不起子

聖諭像解卷之十二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如一級 臣梁廷年編輯

聖諭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此一條是

皇上刑期無刑欲汝等百姓通曉法意深究律理知所趨避以自處於無過之地也律之爲書至詳且密爲上者既難家到而戶說爲民者豈能徧讀而周知然

古有讀法之制有懸象之典所以啓迪齊民使知悛刑而不敢犯提擗警覺不啻三令五申焉彼蚩蚩蠢蠢者人請耳而惕諸心儼如刀鋸在前罪戾在後雖欲不吞刀割腸伏灰洗胃舍其舊而新是謀何可得也律載百工技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通曉律意者若犯過失及因人連累致罪不問輕重並免一次蓋群督同行有一明目者爲之先導則指示在前必不至於墮坑墜壑若以盲引盲幾何而不載胥及溺也是故明目者通曉律意者也群督者愚頑者也有一通曉律意者而爲群督熟讀講解焉如一燈然

而千巖不夜一鍾振而萬壑咸聞此
聖天子立有過失連累並免一次之條誠欲其有所慕而爲之有所畏而不爲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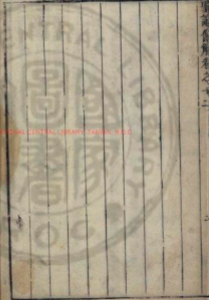
皇上好生之德欽恤之仁如天地父母而於愚頑之衆猶不能不厘。

聖懷者蓋七子均養之慈亦萬植同滋之德也復何論於智愚秀頑之分哉汝等百姓其將何以仰答高厚也乎。



約法三章

諸君公角老之...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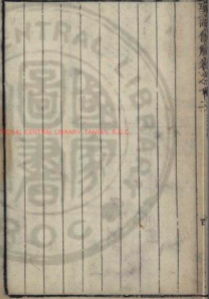


漢高祖初入咸陽爲三章之約與天下更始曰父母苦
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僇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
法民大悅。

此一幅像足寫漢高祖初定天下能以不嗜殺人者
樹四百年之鴻基也漢高祖初入咸陽卽爲二章之
約示與天下更始曰若輩父老苦秦暴虐之法久矣
迹誹謗者卽滅其宗族兩人僇語者卽擬以大辟
草菅民命深可哀憫今吾先入關當王關中與若輩
父老約誓止立法三章耳殺人者當以大辟其闕設

傷人及盜人財物俱抵以應得之罪諸條嚴刑峻法
皆悉除去秦民大悅按國祚之延促致之仁暴分之
也秦民苦秦苛法狼顧脅息如坐湯火高祖一入關
卽與洗除之開國規模自是不同且其約法三章炳
若日月之經天有目者皆見赫若雷霆之震物有耳
者皆聞至簡而易知至顯而易遵跡節濶日不待講
明而愚頑知儆此民所以重犯法也厥後鄧侯踵事
加詳悉皆權輿於是貽謀孔懿傳祚無疆有以也夫

除去肉刑



漢文帝五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詔獄繫長
安意無男獨有五女子行會逮焉其女曰生子不生男
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緦縈自傷悲淳迺隨其父至長
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成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
道已蹶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
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
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
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
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
行爲善而道已蹶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刑之痛而不得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此一幅像是寫緦縈願以身贖父罪文帝憐其意遂
除肉刑保全千萬世生民身體肌膚德至厚也漢文
帝卽位之五年齊太倉令淳于意犯罪當刑逮詔
詔獄傳繫長安意未生有男兒止有五女臨逮時罵
其女曰生子不生男卽有緩急何能相救真無益也
其少女名緦縈者聞父言自傷且悲且泣迺隨傳其



父至長安親伏闕上書曰妾父爲史齊國中人皆稱其廉潔平允今坐法常刑安所逃罪然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有改過自新之意其道何繇而至妾願以身沒入官家爲婢以贖父刑罪使從此得以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孝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朕聞有虞氏時諸犯罪者止圖畫其衣冠殊異其章服以爲戮辱而民耻犯法治道抑何至也今法有黥劓斬趾肉刑三條而姦邪不止其失安在豈朕德薄教不明所致與朕其自愧詞下之道不絕使民罹於罪網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蓋言愷以

強教之愷以悅安之也今百姓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或欲改行爲善其道已懸誠如淳于意少女緹縈所言故朕甚憐之大刑至斷人支體刻人肌膚終身不復生息又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議除肉刑今所以易之者按肉刑之設其末已久文帝仁心爲質感於緹縈女子之一言卽除而去之使天下萬世不復受斷割剝剔之慘其深仁厚愛蓋淪於肌膚決於骨髓矣汝等繁昌百姓盡謂生女無益及長而嫁人又復有奩儀之費故一產女孩卽淹而斃之間有舉養一二者至於三至於四五則斷



無鞭育之事矣。今親淳于意之轉危爲安，轉禍爲福，全賴少女緹縈之力。然則緩急有益，固無分於男女。彼獲女而焚之多女，而益焚之者，倘有緹縈生其間，是自棄其身，家性命也。不謂閨中弱質，乃有澤及萬世之功。汝等百姓，誠留心於此，雖有十女，猶當撫而活焉。至於從儉嫁，遺語具載，民事中尤不必過爲慮也。

更定董令



漢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水相刻舍御史大夫衛綰讀笞者箠長五尺其竹本大一寸竹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毋得更人罪一罪乃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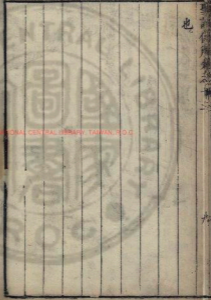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漢景帝定箠令以全民命其立法至善也漢景帝中六年下詔曰今加笞者爲數過多或已至死而笞數猶未畢朕甚憐憫之今後凡應笞三百者減爲二百應笞二百者減爲一百又笞者與前書朴作教刑同蓋教之使爲善也宜忍過重以致之

或其速定箠令於是丞相劉舍與御史大夫衛綰請定凡笞者以竹爲箠制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去其節當笞者惟笞毋許更易行刑之人畢一罪始更易焉本所以揀求所以擊本大末薄故罪人易受去其節恐刺及肌肉也笞毋則不傷筋骨更人則氣新力健受者難堪均禁之亦欵恤至矣我世祖章皇帝定律之初卽於五行條下著每二笞折一板每二杖折一板之文已又定例每杖一百折責四十板自杖九十以下又復各除其刺數焉減之又減真古帝王解網泣罪之心宜乎卜世卜年與天同永

觀明堂圖



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唐太宗嘗問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致外唱然歎曰鞭笞者五刑之所輕而來者人之所甚重也今法有鞭背安得犯至輕之刑而令輕抵死哉詔罪人毋得鞭背為著令

此一圖像是寫唐太宗禁止鞭背其愛民為獨至也太宗嘗問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臟皆附於背鍼灸稍失即致之死唱然發嘆曰鞭笞之刑至輕若死則甚重今法有鞭背萬一傷五臟是以輕刑而抵死罪也詔此後罪人毋得鞭背永著為令按太宗祥刑之政不可枚舉即此一端亦足見好生之德觸處周流矣

不孝當誅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子以爲盜也嗣其入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此一幅像是寫張晉誅心之筆鐵案爲不可易也時民有與其父異室而處私財以自富者其父於黑夜穿其垣將暗入以取贖子以爲盜竊嗣其入即獲殺之及取燭視尸則其親父也吏議以子殺父法不宜縱原其情則實拒盜不知是父又似不宜誅各持兩端久不能決晉乃奮筆直書曰殺賊之情可恕不孝之罪當誅子有餘財而令父貧爲盜其不孝明矣竟論殺之按刑者所以弼教也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張公所判亦可謂引經斷獄矣

觀婦至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唐敬宗寶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至死者奏請斷以償刑部尚書柳公綽議尊嚴卑非鬪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此一幅條是寫柳公綽明天下之大倫法不以常例拘也唐敬宗寶曆三年有姑鞭其婦至於死者有司具奏請上斷姑大辟以償婦之死時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姑鞭婦是以尊嚴卑非可以鬪論也且其子現在若因妻而殺其母豈教孝之道乎遂減罪免死汝等百姓講讀律令須當於此等處留心蓋姑鞭婦至死難為不慈若照常人論抵則於法非順且何以慰天下人子之心柳公綽議高絕千古况減死論不全廢法亦可以慰死者之心誠至當不易也



不可以訓妾應依父命得分然妾能守志則可若另
嫁則義絕武守志以終則惟二子爲最親仍當歸二
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嘆賞曰如此判事真九州
三十三縣令之最也按人子於父惟命是從故父所
愛則愛之維書與器餘澤存焉循且不忍矧所愛之
妾乎吝財不與是悖父矣禮曰凡聽五行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權衡輕重各有攸當觀杜杲書牘數語可
謂本仁而斷之以義矣



絕不為悅



花

承宣堂



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
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
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之古義宜以非司
寇而擅殺當之不當以逆論人以為允

此一幅像是寫繼母殺父則母子之倫絕必訟之於
官然後可正其罪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乘
一時之怒竟殺其母問官欲擬子弑母以大逆抵罪
孔季彥曰昔魯桓被弑文姜與有謀焉春秋去其姜
氏傳謂既與弑父則無母道矣絕不為親禮也夫絕
不為親即同凡人彼不以父為父我豈復以母為母

奔田還弟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烏程男子孫常弟並分父產各得田十頃並成歲僕常
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後追計直作券取其田並兒長
大訟之掾史議曰並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
爭訟非順也鍾離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
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杖姦惡貪利忘義議
奪常田畀並妻子從之

此一幅係是寫鍾離意斷獄能明親親之義也烏程
有男子孫常其弟並共分父產各得田十頃並不幸
死僅歲僕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後追計所與價
值作券徑取其田並兒長大訟之於官掾史議曰並
乎但妻弑夫者成性刑官得而誅之子非司寇豈能
擅殺若以逆論則為未允此刑法之中也講法律者
能于此留意斯三綱無紊亂之憂矣

兒儼歲遺餼賴常給升合得長大成人今不念活命之恩而更爭訟於理非順鍾離意獨曰常身為父遺體並其弟也既奉所存孤子弱妻當撫養之此人道正義乃以升合計取其田懷挾姦惡貪利忘義誦奪常所取田還並妻子從之按兄弟手足也割左手之肉以附右手斯通體皆痛突於右手無益孫常視並妻子竟如膜外其真痿痺不仁者乎鍾離意之判可謂本天理順人情矣汝等百姓欲知律法當於此等處融會貫通之。

聖人前像得教多一廿二

治奴告主



卷

承宜堂

聖人前像得教多一廿二

卷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之。殊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此一幅像。是寫晏元獻怒奴首主。所以寒凌上之漸也。元獻以言者劾其非宰相才。乃罷樞政。出守洛。時有一舉人。行囊中物。匿不輸稅。爲僕夫告。發到官。殊曰舉人應舉。誰不便帶貨物。此小過。未可深罪。若以家奴告主。此風斷不可長。僚屬謂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其怒。得假此報復。殊不答。但以貨送稅院。令完稅。仍治奴罪。而發遣之。汝等百姓。試思家奴者。主人所卵翼者也。一旦反噬。其惡不已。甚乎。元獻釋怒。意姦。可謂能知大體。言者斥其非相才。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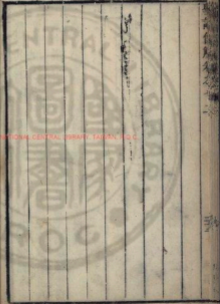




斷龍殿儀

新編海防

承宣堂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僱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服而僕點狡反欲汗其主乃自陳嘗與主償之嫌通既而訪之非實于是令僕自供姦狀因判云僕既負主錢又汗主婢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從姦罪宜斷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快之

此一幅像，是寫羅點能以權行法，其痛繩奸惡，足以大快人心也。羅點以浙西倉攝平江府事，忽有僱工之主人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經服罪，而僕懷點德，反欲汗其主，乃自陳嘗與主償之，姦私通意，欲拘

點到官，揚其中毒之醜也。既而訪之，非實，點乃令僕自供姦狀，因判曰：僕負主人之錢，又汗主人之婢，事之有無雖無確證，然僕自供已明，合依僕姦婢罪，宜斷徒發配，施行其婢候主人具詞到官，日根究聞者莫不稱快。按僕之包藏禍心，極矣。羅公所判，可謂卽以其人之罪，還治其人之身，其於儆刀頑正，各分豈小補哉。

治不起子



卷之二

三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叔賊殺財主王者捕之未至發所
道間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王簿曰賊大宜
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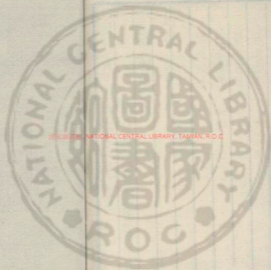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陳仲弓施法禁暴自親者始深得古
人造律之意也。陳仲弓爲太丘令長有叔賊殺財
主王者請捕之仲弓往未至賊發之處途中問百姓
有妻在草而不舉其子者在草猶今言坐草蓋產婦
分娩之稱不起子如繁俗淹歟女孩之類於是仲弓
命御者回車往治其罪。王簿曰叔賊殺人事大宜先
往按討之仲弓曰盜殺財主罪雖大何如骨肉至親。

自相殘滅乎按歐相食。人且惡之况以父母而殺子
以父母而殺無辜之赤子哉世說載政事列此爲第
一則其寓意深矣。



皇清金角及之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解卷十一目錄
聖諭第九
明禮讓以厚風俗

楊廷選封

實不失禮

聖不虛與

學比青魯

富有仁心



HEIJIHSH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十三目錄

聖諭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賜狂讓封

賞不失禮

豎不戲狎

學比齊魯

童有仁心



酒肉勸勉

嫁娶禮法

勸令別處

升堂設饌

詣門勸諭

門旌二難

瑤嵩木業

聖諭像解卷之十三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

聖諭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嚴中節和型仁講讓以復唐虞三代之風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由是觀之禮豈可以斯須去哉夫拱

揖跪拜禮之文也。玉帛羔雁禮之具也。俎豆饗燕禮之器也。冠婚喪祭禮之事也。使明禮者於此徒備其文飾其具列其器畢其事實意之不存。即孔子所云人而不仁其如禮何。雖繁儀縟節祗爲美觀而已。欲因以化民成俗。猶南轅而北其轍也。然則明禮讓者將何道之從。朱子曰讓者禮之實也。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二者雖何愛親從兄而已矣。有愛親之心則愉色婉容不強而自至。有敬兄之心則徐行後長不學而自能。是明禮讓猶之明孝弟。惟薦而行之推而廣之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藹然有恩以相親。穆然有文以相接。有序而不亂。有則而不過。入而家庭出而里黨。貴而廟堂賤而草野。無不雍容揖遜。如太和之在宇宙。要皆愛親敬兄之心所旁流周浹。以暨說焉者也。夫然後知孝弟者禮讓之體也。禮讓者孝弟之用也。

皇上明德遠用以啟迪汝等百姓。汝等百姓烏可不回心嚮道。以其遊於化成俗美之天也哉。



卷之三

陽在讓封



承宣堂

陽在讓封



漢宣帝已未四年以韋元成爲河南太守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元成爲後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主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衛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此一幅像足寫韋元成謙封於兄宣帝高其節授爲河南太守蓋所以厚風俗也漢宣帝已未四年以韋元成爲河南太守先是扶陽節侯韋賢薨其長子弘

以有罪繫獄家人矯稱賢令以次子元成爲後元成深知其非賢本意乃詐爲狂疾不肯應召大鴻臚奏其事下其章於丞相御史使案驗以聞元成之友侍郎章亦上疏言聖主貴以禮讓爲國今元成循立長之禮純謙讓之節宜順其志以優養之令得安於衛門之下則人心勸而風俗厚矣丞相御史以元成實不病乃劾奏其欺罔有詔勿問仍引拜副爵元成不得已受封帝高其風節授爲河南太守昔伯奕尊父命叔齊重天倫帝賢既未有成命則子弘宜嗣罔也第子弘有罪繫獄於國法不當嗣而元成堅讓方之

秦伯季札何以加焉宣帝不允眾議更示褒崇可謂
知所先務矣

實不失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
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
陽之圍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
此一福像是寫高赫身處患難敬君之心不懈益嚴
趙襄子論功首賞所以爲勸也趙襄子被知伯兵圍
晉陽當時勢甚危迫張孟談與韓魏通謀乃反知伯
而殺之晉陽之圍既解襄子賞有功者五人以高赫
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高赫未嘗建立大功今以
赫爲賞首其故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城幾不守徧
觀羣臣皆有驕傲侮慢之心唯赫安危一節不失君

臣之禮此所以爲賞首也夫禮莫嚴於君臣高赫處
愛如常可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矣昔唐肅宗初即
位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
滿三十人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
皆崇剛在朝堂背圓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
彈奏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
尊聞之君者天也天豈可勿畏乎禮不敢齒君之路
馬蹠其芻者有罰敬之至也若以國家多難而勸肆
一念其罪已不勝誅矣又德宗時李希烈聞希清伏
誅忿怒遣使至秦州殺顏真卿使曰有勅真卿再拜

使曰今賜卿來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處不知使者
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
謂勅耶遂縊殺之觀真卿從容就義以爲勅則再拜
以爲勅賜來則曰老臣無狀罪當處及知爲僞命遂
詆以賊雖門變在前猶不失臣禮如此其與高赫生
死有不同而不移之節則皆並垂不朽矣抑予讀聞
督范公畫壁白序更有感焉序曰承謨蓬頭垢面拳
頭掌手逢

萬壽者經三度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

闕拜舞嵩呼文曰每逢君親吉旦以至朔望諱辰預日

濯體齋心肅于午夜強起向北著我衣冠倩人扶掖
荷械拜

祝遙殫愚忱云云及殉難之際猶整冠北向再拜方就
縊嗚呼范公忠肝義膽臨危不亂固矣而拜舞盡禮
儼如天威之在上焉非顏真卿之後一人也哉予故
表而出之以勸天下之凡爲人臣者



聖諭解疑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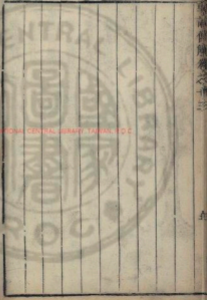


豎不戴押

承前

聖諭解疑卷之四

全



鄭子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羣
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不令而治。典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夾誰其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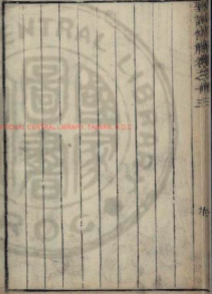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子產教民禮讓之效也。鄭子產爲政
一年之後。豎子不嬉戲狎侮。年老髮班白者不提挈
於道路。童子不以羣。侵田畔。二年之後。市不濫價。求
售三年之後。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之後。田器不
歸於家人。無取者。五年之後。不令而自治。於是典人
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勸而誨之。我有田疇。子產督

而殖之。設令子產而夾後之人。其誰能繼之乎。傳稱
子產治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所謂教養兼舉。既全其生。又若其性也。其稱古之遺
愛良不虛哉。



學此齊堂

承宣堂



九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此一幅像是寫文翁教化行於西蜀民風爲之不變也文翁爲蜀郡守以仁愛爲心好廣行教化見蜀地僻遠孤陋有蠻夷之風文翁欲誘而進之於善乃選郡縣中小吏開達明敏有才具者親自戒飭勉厲遣之使詣京師受業於博士數歲學業皆成就還歸於家文翁俾居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集下縣子弟令爲學官弟子免其差徭其高者補郡縣吏次則使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願出錢以求之百姓由此大化蜀郡學者可比齊魯焉按蘇洵之言曰善以齊魯待蜀人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童有仁心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開戶誦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壹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伯等爭田泉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曲直皆退而自責建初七年郡因螟災大傷禾稼樹不入中牟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正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母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卽上書言狀永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此一幅像足寫魯恭以德化民能使童稚歸仁鳥獸咸若也魯恭表字仲康扶風之平陵人恭年十五時與同母弟丕俱居太學開戶習魯詩日夕誦誦犬兒稱於諸儒恭憐弟丕年小欲先成就其名自託病不

仕郡守數以禮請終辭謝不應建初初年不已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問恭賢以禮召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發擢典籍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未幾拜中牟令爲治專以德化民不用刑罰先是有訟人許伯等爭田累經郡守縣令審訊不能判決恭至爲平理兩家曲直皆退自海責建初七年郡國有螟爲害大傷禾稼獨不入中牟境內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察之親與恭同行阡陌間視螟有無乃同坐桑樹下適有雉飛過止於坐旁旁有童兒在焉親謂兒曰雉在側何不捕之兒言雉

方將雛豈忍哉恭視於是瞿然起曰親所以來者欲察君政事何如耳今螟不犯境一異飛雉依人是德化及之也二異孩提之童具有仁心三異親久留此徒授亂賢者母益於事遽還府以所見狀白安安即上書言恭治狀永元九年徵恭拜議郎復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所謂積善餘慶非與永初六年卒享年八十有一按禮記祭義載樹木以時代禽獸以時殺又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肥親命兒捕雉兒曰雉方將雛雖乘禮君子猶難之而鬻亂矢口而出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即與古合豈爲民父母者漸染陶成故得於胎教深
耶周南以麟趾比公子蓋取其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也嗚呼若魯恭之治中牟亦可謂化行俗美有安懷
位育之能矣。

酒肉勸勉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十一

承宣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
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誠
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
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
百姓懷愛莫有欺犯

此一幅像是寫秦彭以禮訓人之效也秦彭遷爲山
陽太守惟務以禮訓人不任刑罰所崇好者儒雅而
於庠序則敦厚以明之每於春秋宴饗習射輒修升
降揖遜之儀又設誠四條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能
遵奉教化卽舉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於三老
以勸勉之吏有犯者惟罷遣而已不忍加以耻辱百
姓懷而愛之無有敢欺犯者禮之爲教乃能不怒民
威如此彼齊之以刑一切傷肌膚以爲效者視秦彭
爲何如也

嫁娶禮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任延爲九真太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
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七。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史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
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

此一幅像是寫任延明嫁娶之禮。遂能召致和氣。年
穀順成也。任延爲九真太守。先是略越之民無嫁女
娶妻一定禮法。延乃移書於所屬縣各使男年二十
歲至五十歲。女年十五歲至四十歲。皆以年齒相匹
配。其家貧無禮爲聘者。令自長史以下。各省俸祿賑
助。於是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無旱潦
之憂。穀稼豐衍。有殷阜之樂。蓋飲會男女。生人大欲
存焉。若使內有怨女。外多曠夫。則室家之願弗遂。能
無召灾致異乎。若任延者可謂深知王道之本於人
情。而又能依人情以制禮矣。



古今別處

承道堂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應杜父子宿旅同寢一室
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此一幅像是寫封回別嫌明徵使民不至相賚亦禮
教之一端也後魏封回出為安州刺史山中之民謹
應朴實有父子宿客與往來行旅不分親疎內外同
寢於一室者回甫下車勸令百姓別其寢處各遵其
教風俗遂改

升堂設饌



隨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皆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
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業
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
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訟惰業無成
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賔貢之禮祖送
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此一幅像是寫梁彥光鼓舞士民分別而獎激之風
俗爲之不變也隋朝梁彥光爲相州刺史當時人情
好險詭誠各以己意愛憎妄起風謠以惑人心志彥
光欲革去積弊用品秩俸祿招致山東素有學問大
儒每鄉創立學舍非聖人賢哲之業不得妄相教授
常以四季之月召集子弟親臨以策試之有勤於學
問聰明有聲聞者升堂設饌以優異之其次則使並
坐廊下有好事訟及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草具
以示罰焉及三年大比當舉乃行賔典貢士之禮祖
送郊外資贈財物於是人皆勸進勉勵非復嚮日險
詖之習矣



卷之四

七

承宣堂

端門勸諭



REPUBLI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卷之四

七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悅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閭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此一幅像是寫高士廉轉蜀土澆薄之俗使歸於厚也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時蜀土風俗至薄家有患疾者卽厭惡之以爲此鬼作祟畏懼不敢近雖父母病將危殆亦不肯躬自扶持惟掛食於杖頭遙傳以相哺兄弟各自異財有無緩急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迪誘誨有枯暹不悅者親率官吏至其門勸諭由是閭里翕然歸化多爲孝子悌弟矣士廉又命儒生爲之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從此復興按俗語云不會行船嫌水曲若夫長年三老則雖灘激水怒爲之所投無不曲折如意矣彼以頑犢之俗不可以禮讓治者其真嫌水曲者與不有士廉何以知長年三老之能曲折如意哉吾滋有所感矣

卷之四 雜記



門旌二類



唐張孟仁妻鄭氏其弟仲義妻徐氏共處一室紡績寸
絲不入私房有所饋則納於姑臨用則請之不問孰爲
已物鄭歸寧則徐乳其子徐歸寧則鄭乳其子朝廷旌
其門曰二難

此一幅像是寫鄭除鴛於妯娌仁讓相先朝廷旌之
所以風世也唐朝張孟仁妻鄭氏與其弟仲義妻徐
氏共處一室同事紡績寸絲不入私房或有所饋送
卽獻而納之於姑臨當用時則請之並不問何者是
已之物鄭歸家定省父母則徐爲乳其子徐歸家定
省父母則鄭爲乳其子愛育撫養無二視也朝廷聞
之旌其門曰二難按閭閻之德易隱難彰然積厚光
流有諸內自形諸外至誠詎可掩也哉鄭徐之榮膺
旌典蓋非一朝夕之故矣凡爲婦者宜勉旃

聖諭像解卷之十四目錄

聖諭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分處四民

役民耕桑

士先器識

聲罪焚書

神明師保

聖諭像解卷之十四目錄

聖諭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分處四民

役民耕桑

士先器識

聲罪焚書

神明師保



免稅農器

非力不食

佳麥良蠶

拔茶植桑

植桑除罪

樂觀時變

富及數世

聖諭像解卷之十四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吳崇年編

聖諭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心不外馳。意不旁鶩。敦本務實。以長享樂利之休也。蓋業必有本。一其本則安。二其本則危。如魚本於水。置諸陸。則不轉瞬而枯槁矣。如木本

於土賦其根則不移時而憔悴矣苟本之不務而覲
非分之獲是猶魚脫於水木離於土其枯槁憔悴寧
待智者而後知哉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
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
而身爲宋國笑今之舍去本業從而之他者皆守株
之類也考漢盛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百爾在位尚積日累勞不
輕讓遷此林林總總者而聽其舍康莊而趨曲經棄
坦道而卽險途則覆轍相尋領敗立至徒有販涉之
勞而無息肩之日其何利之有所恃爲民牧者毋之

使必行禁之使必止家諭戶曉令務本業以定民之
志爲民者審擇以從之統一以守之耳目不消於視
聽意念不徧於紛華各務本業以自定其志不貳以
二不參以三如養魚者豐其水則種類自蕃植木者
厚其土則華實自茂將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陰陽
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直起首俟焉古人有
言曰臨淵美魚不如退而結網網者所以取魚之本
也網具而不得魚者百中或一焉網不具而得魚者
亦百中或一焉審是則志之定不定得失分矣汝等
百姓尚其敬聽

繪音坐則銘座。行則書紳。以兢兢於敦本務實也哉。

分處四民



聖諭廣訓卷之十一

成宜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Yellow Green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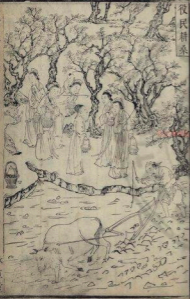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不可使褻處褻處則其言囂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閭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此一幅像是寫管仲論士農工商宜分居以各專其務也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分定民之居成全民之事其道奈何對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不可使褻處褻處則其言紛囂而不知所從其事交亂而因議所至故聖王處士必於閭燕之地閭燕即學校也處農

必就田野之閒工處官府商處市井少習其專心安而無外慕故父兄之教不必加嚴而自然順成子弟之學日精其能而不覺勞苦夫是以士賢而農朴工巧而商良也管仲伯者之佐而所以治民如此亦可謂知本矣且其言曰山澤救於水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監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具備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又曰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由是觀之管仲一匡之業蓋

有本存焉孔子稱其仁信非溢美也哉

役民耕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C/86°F

ColorChecker

© 2002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仇香陳留人純然有至行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
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果歲有程雞豚有數畝事畢
令弟子羣居還就黌學其黜輕游恣者皆役以耕桑應
設科課哀喪弔死賑窮寡暮年化行民有陳元者獨與
母居母請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遇元舍廬葺整
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
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道
孤不能成濟成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
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偷譬之禍福元感悟卒爲
孝子考成令王與嚴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

不爵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
鳳故不爲也與謝遺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
賢之路乃以休資香入大學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
蒲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
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當使
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
宿與語起并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
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不應徵辟卒於家

此一幅像是寫仇香教民力田興行知爲政之大本
也仇香陳留人純一靜默有淵至之行鄉黨初無知

者年四十歲爲蒲亭長勸百姓勤務生業制爲科條
教令每一人種果幾株蔬幾畦雞豚若干皆有規程
額數農事既畢皆令弟子聚羣而處還就賢官肄業
其到疾輕浮游蕩自恣者皆使其耕田植桑嚴設科
罰以儆始植家有喪甲次凶嗣驅窮寡暮年之間教
化大行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請香告其不孝香
聞驚曰吾近日過元所居其虛落整頓有大第其耕
耘以時而不廢業此必非爲惡之人當由教化有未
至耳母守寡以撫養孤子苦身勞力今已垂老奈何
以一旦小忿棄歷年鞠育之勤乎且母受良人托養

其遺孤不能成濟設使來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而
目見良人也哉母聞香語涕泣而起香於是親到元
家爲陳人倫之道譬以禍福元感動悔悟卒爲孝子
時考成令王奠爲政甚嚴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昔
在蒲亭陳元以不罰而化得無少應鶴驅逐之志耶
香曰應鶴雖善擊不若鸞鳳德勝而百鳥從之故不
爲也奠乃謝過且遣之曰和棘之上豈鸞鳳所棲百
里之邑豈大賢所治乃捐已俸資助香入太學既至
與符融比舍而居融好結賓客香惟自守而已融謂
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延攬之秋卿獨篤志力學

抑何不達時務而守之固也香正色拒之曰天子設
立太學以養賢豈但使人遊談其中以為結納之地
也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雷同宿因得
與盡語乃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特泰友也香雖
宴居必正其衣服妻子事之如嚴君焉其後隱居不
應徵辟卒於家汝等百姓須知有常業則有常心果
歲難豚規則盡一則志定而力勤力勤而家足矣由
此而設費學以教之使知四民以農桑為本五倫以
孝弟為本既豐民財復厚民俗身為亭長而治效如
此名德豈以位限也哉

士先容識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靡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儉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此一幅像是寫裴行儉知人之明見詞華非大雅所尚也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能文名時人稱爲四傑裴行儉爲吏部侍郎獨曰凡士之能致遠大者必以器度識量爲先而文藝其後焉者也今勃等雖有文才而輕浮急躁淺狹炫燿豈是享用高爵

厚祿之大器耶獨楊炯沉黙而不妄言安靜而不妄動應得縣令之職條皆善終爲幸其後王勃沉溺於南海盧照隣自投於穎水賓王佐李敬業起兵被誅炯終盈川縣令尹皆一一如行儉之言按今之爲士不過工帖括取科第而已亦烏知器識爲本文藝爲末也哉彼以詞藻自矜者真乘鹿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矣

聲罪焚書



刑部
聲罪焚書
卷之十

九



永樂中鄧陽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朱儒以自
是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儂州會司府
州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此一幅像是寫明成祖能熟異說以崇朱儒也明永
樂中鄧陽儒士朱季友者詣闕獻已所著書非毀朱
儒以自是其說上覽之怒曰此害儒之賊也乃遣行
人押解赴儂州俾會集司府州縣各官聲明其罪以
杖之盡焚其所著書按邪說一倡苟非嚴斥痛絕則
附和者衆後將不可救藥矣聲其罪焚其書真正本
塞源也哉

神明師保



許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幼端慤爲兒時塾師授之書輒
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
而已乎久之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謂學者曰吾今
乃始聞進學序矣取向所得簡帙悉焚之俾無小大皆
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
信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
視繩尺惟謹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濡善
意而去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
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

此一幅像是寫許文正之學能捐校而重本也元朝

許衡字平仲懷孟人氏幼年卽端莊誠慤爲兒時塾
中蒙師以書授之輒了知其義因問師曰讀書將何
爲師曰將應科舉以取高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蓋
惻然知有向上事在也居久之乃從姚樞處得程朱
二子書讀之謂學者曰善今乃始聞進學次序矣舉
所得書籍盡付之火俾生徒不論大小皆從小學入
門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以爲進德之本先之以篤
信力行雖寒暑不廢諸生出入一遵學規與人交誠
意廷接皆惻然感動各漸濡善意如有所得而去嘗
與其子書曰小學與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

免稅農器



保能明此書雖不治他書可也汝等百姓亦知士爲
四民之首然同名爲士或誇多關靡以炫才藝或喜
竒好異以叛先輩如唐之四傑明之朱李友皆非士
之本業不足尚也必若許文正公去其應舉取第之
心以小學四書爲神明師保端已惟此淑世亦惟此
使凡爲學者如飲食菽藿之不可斯須去方爲士之
本業也哉爾多士其毋誦。

宋真宗癸丑六年呂葵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
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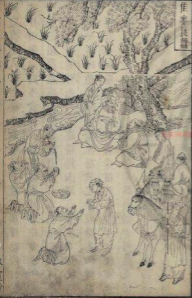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呂葵簡恤農惠政真宗能推而行之
也宋真宗癸丑六年知濱州呂葵簡請免稅河北農
家器具帝覽其奏曰務稼穡勸農桑古先聖王之道
也農器之稅豈獨河北當免哉詔諸路並除之按漢
高祖禁商賈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所以
抑逐末也真宗除諸路農器所以勸務本也而葵簡
實啓焉文穆謂其有宰相杖信哉

非力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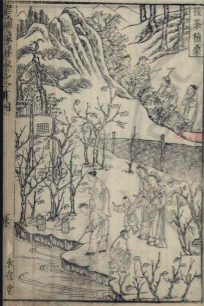
周爨有先人草廬結于崗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
非身所耕漁則不食同時徐穉亦家貧力耕非力不食
此一幅係是寫周爨徐穉自食其力高士之風可慕
也漢周爨有先人草廬結於山崗之畔其下有陂與
田爨常肆勤以自取給非身耕之所收漁之所獲則
不肯食同時徐穉亦家貧力耕非其力不食按古無
不耕而食之人伊尹處耕有莘周公退老明農或居
窮守約或身退功成皆由此道今之學者一受詩書
便離吟咏自謂以硯爲田以舌爲耜豈知古人之用
心也哉

作
畫
良
甚



張全義爲河南尹每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蠶比戶甯庶汝等百姓須知

此一幅畫是寫張全義善誘其民使力農桑以致致富也張全義爲河南尹每見田疇禾稼美好者輒自下馬與僚佐共觀之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多收者或親至其家呼老幼盡出賜茶綵衣物使懽欣踴躍益勤其業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惟見佳麥良蠶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蠶比戶甯庶汝等百姓須知爲司牧者孰不願子民家給人足以臻豐亨豫大之休乃鼓舞作典如張全義則真如家人父子也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笑二語將張尹一腔心事和盤托出令固慈母而民亦令子也哉汝等宜深味之



後茶植桑

聖諭廣訓卷之六十四

永宣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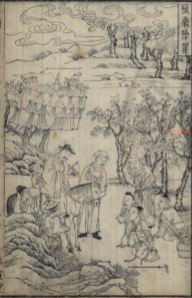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
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
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此一幅像是寫張公拔茶植桑其智深而慮遠也張
公知崇陽縣民以植茶爲業公曰茶利遇厚官將重
稅之不若早自異以絕其萌乃令百姓拔茶更植以
桑民初以爲苦其後果下權茶之令他縣有茶之民
皆遭累失業而崇陽所植之桑已成計每歲納稅絹
百萬匹既免累而復取厚利至今民皆富庶乃始歎
張公之遺愛長也按茶者雅人所尚盧仝七碗兩腋

生風如是而已乃前丁後蔡致養口體其弊又不但
小民失業也若桑之爲物衣被天下雖使茶有利無
害猶將易之則有利必有害乎張公杖毀稼穡者與
使民拔茶植桑其畱心於本業誠經國之訏謨也哉

新編繪圖釋家之十行

植桑除罪



承宣堂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編繪圖釋家之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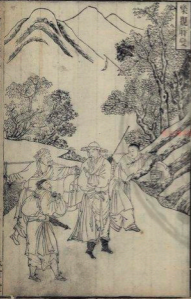
承宣堂



范忠宜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
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罪之輕
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
之不忘

此一幅像是寫范忠宜植桑除罪之法其所以闡民
者至也范忠宜公知襄城襄之舊俗不事蠶織故鮮
有植桑者公深以為患於是因民犯輕罪罰之使植
桑於家隨其罪之輕重以為植桑之多寡後按考其
所植果係榮茂即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雖無罪者
亦皆植桑及公既去民懷其德不忘按張全義於
蠶麥善牧者賜以茶絲不物范忠宜於桑樹榮茂者
除其所犯罪名所謂為政不同同歸於善也夫士農
工商與九流衆技各有專業以養家餬口乃王者重
本抑末惟以農桑為兢兢蓋衣食之源由來尚矣其
餘通工易事各不可廢然志必定業必專則無鉅細
一也語曰一心可以治百事二心不可以治一事信
哉

樂觀軒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繪解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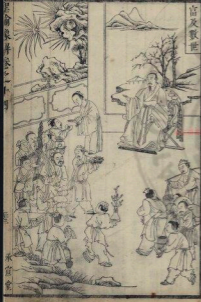
七

承宣堂



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
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營
鳥之發其自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治
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取子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吾終不告
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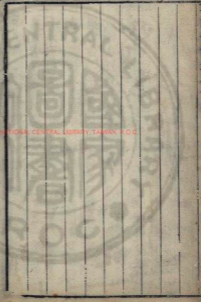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足寫白圭之業商賈其致富亦有道也白
圭周人好觀時變故人所棄者我則取之人所取者
我則與之又薄於自奉與用事僮僕同其苦樂相
時所當爲卽如猛獸營鳥之發嘗自言曰吾治生產
如伊呂之謀國孫吳之治兵商鞅之行法苟智不足
與權衡時變勇不足以應機立斷仁不能以出納取
子勇不能以堅忍有守雖欲學吾治生之術吾終不
告之矣按白圭富甲一時頗自矜其能究其所以不
過勤儉二字而已與僮僕同苦樂勤也薄飲食節衣
服儉也以商賈爲本業者宜留意焉



富及數世

皇朝家範卷之八

朱官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宜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史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善倉粟楚漢相距榮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富人爭取賤買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氏與家人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此一幅像，是寫任氏之富，傳數世而不衰也。宜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史，秦初敗時，豪傑皆爭取金玉，任氏獨善藏倉粟，及楚漢相距於榮陽，民不得耕種，米每一石價至萬錢，向時豪傑所得金玉重寶，皆賤賣以買米，於是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致富，他富人皆爭尚奢侈，任氏獨抑志崇儉，盡力耕種田畝，滋養牲畜，常人購田畜，爭取價賤者，任氏不惜重價，取田之膏腴，畜之肥澤，以爲常，故獲息多而居富久，其傳益數世矣。且與家人定約，非躬致力於田畜所出，體弗得永口，弗得食，公事未畢，不得妄進酒肉，以此爲閭里倡率，非惟家日起，遠近亦相效，漸致饒裕矣。故富而主上頗重之，太史公歷敘富貴而摠之曰：此皆誠一之所致，誠則真實無僞，一則純一不雜，聖賢盡性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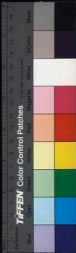


命之學無以易此任氏得其粗者身都素其傳及後
齊宜哉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條辨卷之十五目錄
聖諭第十
訓子弟以禁非爲

親賜帝範

怒杖乳母

各執一藝

當自發兒

學誠書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像解卷之十五目錄
聖諭第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爲



親賜帝範

怒杖乳母

各執一藝

常自教兒

集誠書屏



賜金千兩

貴猶筆楚

感激力學

掩戶自過

有好名節

家法整肅

布衣冠服

聖諭像解卷之十五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廷年編輯

聖諭第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爲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使父子兄弟世濟其美斯承前啓後永永勿替也易曰童牛之牯元吉言牛當未角之時卽施橫木以止其觸則用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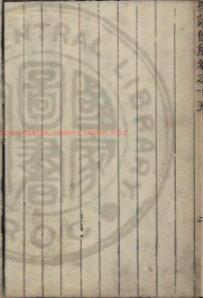
而爲益多。諺謂教婦初來，教子幼孩，亦此意也。夫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夾開潰防，縱欲敗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人之妾性，居上者不易得，最下者亦不易得。大約中人，妾性居多，故可與爲善，亦可與爲不善。如素綵然，染之黃則黃，染之黑則黑，如歧路然，誤之南則南，誤之北則北。中無定向，惟物是從。理固然也。所恃爲父兄者，耳提面命，朝課夕督，內有嚴父兄，外有嚴師友，琢磨造就，俾學足而才良，德崇而業廣，然後謂之賢子弟。譬芝蘭玉樹，生於庭階處，則爲家珍，出則爲國寶，抑何盛歟！若夫禽犢以爲愛，而庭訓之無聞，邪翼以爲恩，而義方之弗講，比潘朋而不知戒，從匪類而不知傲，視詩書爲仇敵，藐禮法如弁髦，卒爲大不自之歸者，皆始息一念致之也。語曰：慈母有敗子，詎誣也耶！今皇上欲汝等百姓，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孝弟忠信，各勉其德，士農工商，各專其業，約之以規矩，課之以章程，日慎一日，則非鮮之心，無自而入，尚敢恣意妄爲，以貽父兄之辱也哉！俗語云：但願子孫賢，其所以賢者，則訓之道得也。汝等百姓，其勉之無怠。

蘭玉樹生於庭階處則爲家珍出則爲國寶抑何盛

親賜帝範



承宣堂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闕武崇文且曰修身
治國備在其中

此一幅像是寫唐太宗帝範之賜其所以訓儲者備
也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一曰君體二曰
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七曰
戒盈八曰崇儉九曰賞罰十曰務農十一曰闕武十
二曰崇文且曰修身治國之道備在其中按尚書曰
亶聰明作元后太子繼體守文類多天縱之資而必
蚤諭教者所謂既具聖性又加聖學也

怒杖乳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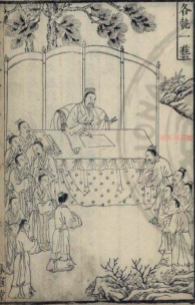


宋太宗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此一幅像寫宋太宗選賢輔子不爲溺愛而有感也宋太宗以姚坦爲益王翊善官益王帝第五子元傑也王有過失坦卽盡言規正左右教王詳稱有疾帝聞之憂甚乃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因姚坦檢束過嚴不得自便故耳帝大怒曰吾選端直之士以輔佐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去正人王年尚小豈知詐病必汝等教之乃杖乳母於後園且召姚坦慰諭之按宋太宗不事姑息真深於愛子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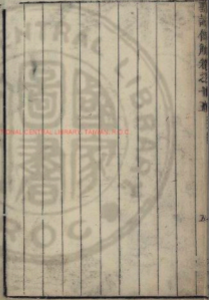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卷之五

各執一藝



承宣堂

皇朝通志卷之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漢高帝侯爵禹子十三人使各統一藝以自食其力
 此一幅像是寫高帝侯教子各執一藝其特見卓識
 為不可及也按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逸樂養
 養之餘是易喪志敗德使之各執一藝則業有所專
 而心不外慕驕藩於夸無自而生高帝之以功名終
 良有由矣

常自教兒



孝友先生朱仁執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樓所居樹

此一幅像是寫孝友先生以禮讓教其子弟其言可終身行也朱仁執字德容後人謚爲孝友先生唐亳州人隱居不仕奉養其親嘗誨子弟曰同行而讓路於人雖終日之久斷不逾於百步同耕而讓畔於人雖終身之遠斷不逾於一段夫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推而行焉於己既無大損而又能華薄從厚亦何憚而不爲也乎積誠相感亦烏白鵲巢所居樹所謂和氣致祥也瑞以類應信哉

集誠書屏



環鏡仙傳卷之九

房元齡集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子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此一幅像是寫房元齡書格言以遺諸子。欲其觸目知儆也。房元齡嘗集古今家誠書之。以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苟能留意於此。亦足以保全其身矣。

賜金千兩



環鏡仙傳卷之九

水宜堂



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宋太宗問曰何以教之遂成令
器對曰幼則教以禮識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
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此一幅像是寫蘇易簡之母亦能善於教子也宋朝
蘇易簡母有賢德太宗聞之特召入禁中問曰何道
以教子遂成令美之器對曰當其幼年則教以禮讓
使知進退之節及其稍長則教以詩書使通古今之
故上顧左右曰此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按蘇母女
流也篤於教子榮名厚實兼而有焉古人重胎教有
以也哉

貴猶蓋楚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教子有法治墻得錢盈船母罵曰願諸孤學問有成此弗敢取違命掩之景讓既貴猶加葦楚

此一幅像是寫李景讓母廉於取財而勤於教子也李景讓母鄭氏治家甚嚴教子有法偶治墻得錢盈船母視曰願諸孤子學問有成此錢弗敢取違命掩之後李景讓既貴少有過失猶加葦楚

感激力學



趙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好
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爲侍
御史封耿國公

此一幅像是寫趙武孟能遵母教以悔過自新也趙
武孟少好游獵以所獲之獸饋奉其母母見而泣曰
汝不好讀書而好游蕩吾安所望哉怒不爲食武孟
感激遂盡力於學經書傳記無不淹該後爲侍御史
封耿國公

掩戶自聽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題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此一幅像，是寫繆彤深自刻責，以儆醒諸弟也。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而居。又屢有鬪爭之言。彤聞之，深懷忿歎，乃掩戶以杖自擊其身曰：繆彤，汝平日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推之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先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皆為感動，乃叩頭謝罪，遂改為敦睦之行。

有好名節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夸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天壤爭久云

此一幅像是寫羅公以好名節望其子弟也羅狀元倫初及第時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謂其有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矜夸炫耀於閭里已也止謂其有好名節嶢然與日月爭光巖然與山嶽爭重悠然與天壤爭久云爾訓子弟者其最諸

家法整肅



賓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此一幅像是寫賣公諸弟。不以位尊而廢禮也。賣儀爲人性最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弟侍郎。三弟起居。四弟參政。五弟補闕。皆侍立於旁。無敢並坐焉。

布衣冠服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天拜後其弟自家侯公方巾鮮衣以見公曰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諾以原帽何在曰仍冠此無狗俗也弟奉命惟謹

此一幅像是寫李文節以謹守本分教其弟也李文節有仲弟原係布衣李文節公天拜後其弟自家中省候公戴方巾服鮮衣以見公曰人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乃更易冠服乎詰問原帽何在曰仍冠此無輕狗世俗也仲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難儒服而公繩以本等衣帽其弟了無難色伯仲之間正兩相成哉

薛書涯友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天拜後其弟自家侯公方巾鮮衣以見公曰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諾以原帽何在曰仍冠此無狗俗也弟奉命惟謹

此一幅像是寫李文節以謹守本分教其弟也李文節有仲弟原係布衣李文節公天拜後其弟自家中省侯公戴方巾服鮮衣以見公曰人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乃更易冠服乎詰問原帽何在曰仍冠此無輕狗世俗也仲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衣帽其弟了無難色伯仲之間正兩相成哉

薛書涯友



潮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欵云書是先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勅之仍如前欵楚金憂懣仰卧西窻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茸而成因喚州官俱集索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此一幅像。是寫江琛之誣裴光其機甚深而其意甚巧也。潮州佐史江琛陰取刺史裴光書零星割取其字復綴緝合成文理詐為與徐敬業謀反書以之告發差御史前往推驗據欵辭云書是先書但語非光

語前後三差使者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往勅之仍如前欵楚金憂懣無聊之至仰卧於西窻下見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茸而成於是喚州官俱集索一甕水令琛取反書投水中書既見水字字解散琛不能復隱始叩頭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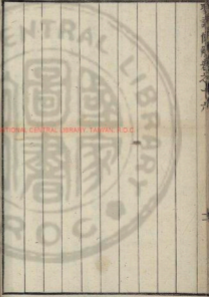
聖賢傳卷之六

智燭作書



承道堂

聖賢傳卷之六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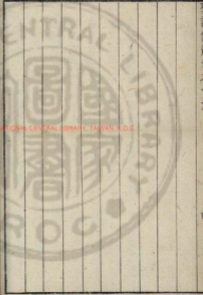
漢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謀反上官桀忌霍光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發其罪不敢入詔召光入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此一幅像是寫漢昭帝冲齡獨好其智爲不可及也漢昭帝卽位之初燕王旦怨望不得立意欲謀反上

官桀復心忌霍光因與旦通謀詐使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軍官於道上稱蹕稱蹕天子禮言僭也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握朝權任意自恣疑有巨測侯光出沐日奏之帝持其章不肯下光聞止畫室中不敢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發其罪故不敢入於是昭帝詔召光入光脫冠頓首謝罪上曰將軍冠朕知此書詐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其詐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尚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而遽上書耶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恐而上書者果亡去



比驗原狀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報曰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

此一幅像。是寫光武不疑馮異君臣之間如父子也。
馮異奉命治關中出入凡經三歲有人告言異威權
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
書陳謝請罪光武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雖君臣
恩同父子何所嫌疑而有恐懼之意按趙雲航云關
中造赤眉之亂民不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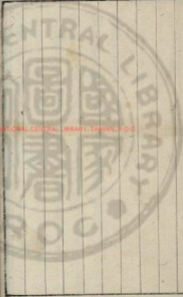
三輔士民不啻去泥塗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
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毫釐嫌疑及人
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坦然
自如乃以章示異真乃天覆地載之心春育海涵之
量也卽其保全功臣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乎
雲霄之上矣。

立新誣告



聖朝律例卷之十六

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唐太宗征遼東時房元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元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同所告何人曰房元齡不啓書而斬之。

此一幅像是寫唐太宗房元齡君臣相信故誣告不得而入也唐太宗征遼東於時房元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元齡謀反者元齡問之曰我所奏者君也元齡乃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元齡太宗竟不啓書而斬之按奸人構陷善良何所不至以太宗之英明元齡之忠慎猶且以身試法如此况區區細民乎讒獄者可勿留意也哉。

密召十八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五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起其爲亂也此不遇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手召之卽可致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鞠實告者以誣得罪此一福像是寫吳正肅公不動聲色而收保國安民之功也吳正肅公出知蔡州蔡舊多盜公按令爲民

設立伍保又簡省其法使之易於遵行民皆便安之盜賊爲之止息京師有人誣告妖賊聚亂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藉其名使捕者共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借兵以立威武耶抑止取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才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有不知之理今若以兵往民懼不自安是速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手召之卽可致烏用兵爲也乃延使者於館日與之飲酒密召十人皆至送京師審得其實誣告者各坐以罪按愚民無知一聞中使來捕必



驚而生疑若遂加以兵必合力致死呼吸之間順逆
立判及其亂而策兵籌餉以討之又豈國家之利于
正肅癘以無事止驚有名者令出則眾自解散卒之
誣狀得白而國不滋擾民不受禍非智深勇沉其能
能之。

陶文得實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姪名并除之。乃慘及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業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俾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荅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將殺。俟旦朝之。別發一梟。連取某女來。女至。則携入衙。以巢食之。好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此一幅像。是寫尹見心之明察。能為已灰者辨冤也。奸民有貪其姪家富者。醉之以酒。拉而殺之於家。其

四十輯翁



富民張氏子其父歿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
驚疑請辯於縣程顥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子於三翁顥問張及其父年幾何
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
父驚服

此一幅像。是寫程子之辯証。不待推測而知也。富民
張氏子者。其父歿。忽有老父曰。我本汝父也。今來就
汝居。張驚疑。請求辯於縣。程子面詰之。老父探懷取
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顥
先問張及其父年幾何。乃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

年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其僞必矣。老父驚服。



RESERVED F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經證義卷之十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6 Patches of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0 Col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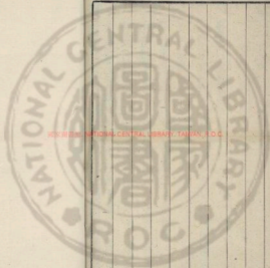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程顯爲鄂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顯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汝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此一幅像。是寫程子循物情之自然。卽能知是非之所在也。程子爲鄂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此父所藏也。令曰。事無證佐。將何剖決。程子曰。此易辨耳。因問兄之子曰。汝

父藏錢已歷幾何時矣。對曰。四十年矣。又問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局所鑄錢。不遇五六年。卽徧行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聞之。善用兵者。因敵爲師。然則善折獄者。卽以所告爲師。斯彼無遺情。我無遺照矣。程子之判斷。若神明而靜如無事。所以足重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清同治庚午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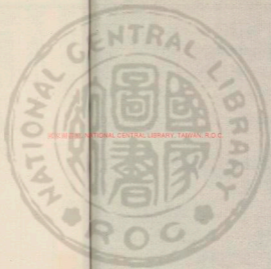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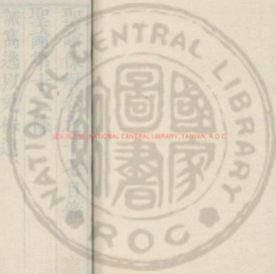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乳孤生處
李三孤女
白家主完
馬士報第
邊力介下

聖諭
誠高逃以兒存送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72209 417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目錄
聖諭第十三條
誠窩逃以免株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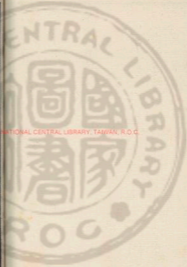
乳孤生潼

奉三孤女

白家主寬

爲主致富

送力給子



僕盜銀器

黎明作粥

美汚朝衣

促烹逆奴

判合我意

推炊逆僕

烹奴召飲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 臣 梁廷年編輯

上諭第十三條

誠窩逃以免株連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知窩逃之例甚嚴不可輕犯務覓
自守無贖徇情而以期僥倖苟免一經發覺則全家
流徙波及隣佑損已害人莫此為甚身非至愚何苦

甘蹈不測之聲也。蓋族下家人，卽如漢人奴僕主僕之間，君臣之義存焉，以僕背主，是以臣叛君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卒以人人得而誅之者，反客留隱匿曲爲庇護，是遁逃漏網矣。其罪可勝論乎？寫逃之例，向擬大辟家。

聖天子下車解網之仁，謀減從輕，本犯止問流徙，可謂欽恤至矣。倘猶不戒而自投法網，詎非頑冥不靈也哉。汝等百姓，試自思之，邊方沙漠，孰與梓里內地之爲安也。風餐水宿，孰與早起晏息之爲便也。扶老挈幼，孰與仰事俯畜之爲逸也。被家蕩產，妻啼子哭，孰

與脫然無累之爲愈也。使逃人卽屬親知，猶當淚炬而力絕之，何則？從井救人，愚夫不爲，矧以全無識認之輩，而乃願爲居停伴身家性命，存亡莫保，隣里鄉黨株累無窮，饑寒切膚，骨肉離散，辛苦憔悴，更僕難數。此皆自作之孽，固不可委之於天，歸之於數，以爲禍非由己，造也。

煌煌新例，炳若日星，如水之必濫，如火之必熾，固有目所共睹，有耳所共聞，易知難犯，尚有逾此者乎。乃皇上猶諄諄勿諭，不啻三令五申者，上天好生之德，有加無已也。汝等百姓，尚遵行不力，賜三尺卽繩其後。

孽障之悔寧可及哉。

聘祖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續至河間相。

此一幅像是寫李善忠撫幼主，得凡為僕者有所觀
感也。李善表字次孫，南陽之清陽人。本屬同縣李元
家，蒼頭建武中疫疾大作，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名
續者始生，方數旬，而所積貲財約累千萬，諸奴婢私
相計議欲謀殺續，各分其財產。善溪傷李氏將危，而
力弗能制，諸奴婢乃潛負續逃匿，隱於山陽之瑕丘
界中。親自哺養，兩乳為之生。晝夜哀哭，推燥居濕，偏
嘗艱苦辛勤，續雖居孩抱中，侍奉之禮與長君同。有



事則長跪哀明然後敢行續年十歲善與同歸本縣
修理舊業告前謀分財產之奴婢於長吏悉收而殺
之蓋叛主之罪不容誅也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
於朝爲善撫幼主行狀光武嘉其義特詔拜善及續
並爲太子舍人未幾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赴任道
經清陽將過李元冢未至一里許乃先脫去朝服自
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是悲哀身親炊糞執門俎
以修祭祀每於進候時卽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續後至河間相投君臣之義根於天性
主僕亦猶是也彼計分財產者特蔽於利欲故耳雖
然李元之義位躋太守諸奴分財者駢首就戮利復
何在焉傳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信夫。



此一幅係是寫趙延嗣爲主撫養孤女。至敬盡禮誠紀綱中翹楚也。宋朝趙隣幾性好學善於著述。太宗朝曾權知制誥。逾年而卒。其子東之亦有文才。因奉差遣以職事歿於塞上。家中極貧。三女年皆幼。無田宅爲資。養費其僕趙延嗣者。事舍人久。義不忍轉而他去。竭力營衣食以供給。三女雖艱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已之女與之同處。女所居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親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舊交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故聲大哭。具道三孤女窮苦之狀。二公驚而



謝罪曰吾輩被儒者衣冠且與舍人交友而反不能
撫恤舍人之孤其不及汝遠矣即往迎三女至京師
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所歸延嗣乃去按死生貴賤
乃見交情平日賓客如雲及時移勢去門可雀羅
紳比比皆然良可嘆也趙舍人三女載為始孩延嗣
奉而養之恩義兼盡感動舊交俾三女各得所歸何
其死生貴賤一致乎彼無故背主而逃者觀之真當
愧死矣。

白家主寬



趙一德臨典新建人元初俘入燕爲鄭留守家奴號忠
幹一日自請至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家主
生全三十年矣故鄉萬里今父母老矣脫不幸承爲世
罪人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爲期而遣之及至
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二柩葬之欲
留寧母懼見罪如期反阿思蘭母子乃太息其孝裂券
經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匿去
一德獨奮曰王家有禍其忍同路人耶雷不去與張鼎
童詣中書訴寃得昭雪還所籍主母勞之曰當吏籍吾
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白吾家寃可爲疾風勁

草矣分美田廬遺之泣謝曰母年八十餘得放歸恩厚
矣敢他冀乎終不受。

此一幅像是寫趙一德爲主雪寃其義至高也趙一
德隆興之新建人元朝初被俘入燕遂爲鄭留守家
奴號忠幹一日自請於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
自離父母家主生全之恩三十年矣故鄉萬里而遣
今父母年老脫有不幸承爲世罪人因伏地泣不能
起阿思蘭母子感動乃立爲限期而遣之及抵家父
兄已沒惟老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父兄二柩歸
葬欲留養老母恐主人罪責如期而反阿思蘭母嘆

其誠孝裂碎券書縱遣使歸終養將行適值阿思蘭
被誅籍沒其家奴隸各逃匿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
禍其忍坐視同路人耶乃留不去獨與張錦童詣中
書省訴寃因得昭雪官給還其籍沒財產至母旁之
曰當吏籍沒吾家時親戚尚不相顧汝獨冒險難白
吾家寃可爲疾風勁草矣分美好田畝廬室遺之一
德涕泣謝曰老母年八十餘得放歸養其恩厚矣爲
主雪寃奴僕之分也敢他冀乎卒不肯受按趙一德
家主裂券遣歸假裝有期矣而主家難作斯時卽藉
口歸養其誰阻之也顧乃義激於衷中書訴寃卒賴
以昭雪嗚呼平居則藉母情重有事則報主志殷自
古固未有孝而不忠亦未有孝而不義者若阿思蘭
之聽其歸省亦可謂能體恤下人者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獨得阿寄，時年已五十餘。寡婦泣曰：馬則可乘，牛則可耕，此跟踰老僕，何所用為也？寄嘆曰：主母謂我力不犬馬若耶？寡婦觀其詞氣，以為可用，乃悉鬻簪珥之屬，共得銀十二兩，付寄。寄入山販漆，歷二十年，約致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婿，二男，又為男輸粟於官，俱入監，為太學生。寄病將歿，出枕中二橫視之，則家計巨細悉分為二，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徐氏諸孫疑寄別有私畜，祿其篋，無寸絲粒粟之藏。一媪一兒，僅飯糲掩體而已。嗚呼！若阿寄者，其牛馬走中之卓卓者哉！而謂其劣



於負車曳犁，非但寄不受人，亦不爲寄受也。彼背主而逃者，則幾於債較，誤矣。此而匿之，是庇惡也。例安得不重耶？右李善，趙廷嗣，趙一德，阿奇，四則是言僕之義者。雖忠難成，生猶確然不移其志，且益盡心焉。烏有平居無事，逃而去之之理？以此風世，將各勸於義，而逃者必少。是杜其源也。汝等百姓，家有奴僕，亦當將以上各條，齊爲講解之。

僕盜銀器



張齊賢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汝乃怨我汝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揚清濁安敢以盜賊爲罪念汝事我日久今我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有愧於心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張文定能容僕過其量爲甚弘也公爲江南轉運時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納諸懷中公從簾下視之甚審竟置不問其後公爲宰相門下廝養之役皆得班行官職而此奴竟不得沾寸祿奴乘公暇乃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各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一人何也因泣下不止公曰我欲不言汝必怨恨於我汝猶記曾在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並不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揚清濁安敢以盜賊薦引於朝耶始念汝事我日久與汝錢三十千去門

下自擇便安之地居焉。蓋吾既發覺汝舊事，汝必有愧於心，吾不可復留也。奴乃震駭泣拜而去。嗚呼！文定於此，僕可謂天合地容矣。量如江湖，胸有涇渭。一經說明，即厚遣使去，真宰相也哉。

黎明作粥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

此一幅保。是寫楊夫人曲體下人。不自知其身之勞也。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歲。每當寒月。天黎明時。卽起詣厨中。躬自作粥一釜。遍享奴婢。食訖。然後使之服勞。應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甚寒。何自苦

如此。夫人曰。奴婢雖賤。亦人子也。清晨天氣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勞。應役耳。東山曰。夫人年老。且此賤事。身爲主母。而反作粥以食下人。不幾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體之寒也。汝爲此言。日後必不能如吾矣。

聖諭採解卷之廿七

大

承宣堂

美秀朝衣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諭採解卷之廿七

北



劉寬溫仁恕愛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桓帝朝爲廷尉夫人欲試寬令悲乃俟當朝會時裝嚴已訖使侍婢捧肉羹細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此一幅像足寫劉寬倉卒之中具見含弘度量也漢劉寬溫仁恕愛雖在倉卒亦無疾言遽色桓帝朝官爲廷尉夫人意欲試寬使之悲怒乃俟寬當朝會時裝嚴已畢故使侍婢捧肉羹進忽然翻失穢汗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顧婢言曰羹熱得無爛壞汝手乎其寬弘恤下如此右陶靖節張文定楊夫人劉文儵四則言家主待下能撫以深恩恕其小過則奴婢未有不如夫馬戀戀其主者諺語謂不念生處好愛恩卽爲家言雖近俗最盡人情能於此留意是亦杜逆源之一道也

從前解奴之圖



從前解奴

INDONESIA CENTRAL LIBRARY TARIK, I.C.C.

從前解奴之圖

七



至正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於行者
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塔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
能縛成者子錢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
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懇謝奴求賞成如數與之使人具
湯羹駕轉輪車上成羅謂將烹已真乃縛奴于上促烹
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奴縛主者視此
人服其實罰有章額表悉歸心焉

此一幅像是寫何真能烹逆奴正主僕之大分遠近
無不歸心也至正年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
人何真請於行者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塔自

守義兵圍之久不能下真召募有人能縛成者子錢
十千於是成家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
虎爲害成慚罷謝罪奴乃求賞成照賞格如數與之
乃使人具湯羹駕轉輪車上王成羅謂將烹已也真
令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凡
四境有家奴縛主者以此爲例人咸服真討當其罪
嶺未悉歸心焉按以奴縛主罪莫大焉真促烹之所
以正綱常也豈惟嶺表歸心雖鬼神亦當歛服矣光
武封蒼頭子密爲不義侯蹈小信而失大儉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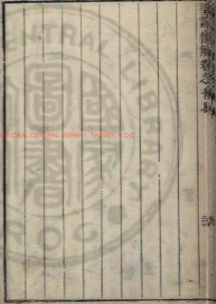
判合我意



卷之二十七

三

承宣堂



卷之二十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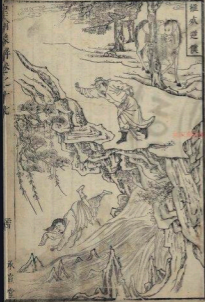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愴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此一幅像是寫李孝壽杖責悍僕以息刁風也。李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欺凌。忿甚。因具牒欲送府治之。會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偶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其僕明日持牒詣府告其主。摹倣尹書判私擅用刑。孝壽卽追至。舉子備

言本末。孝壽乃愴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杖僕二十。而謝遣舉子。時都下舉子約數千人。無有一僕敢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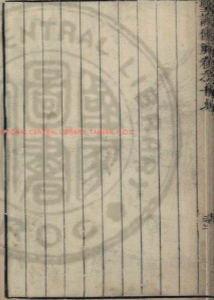


推成逆僕

卷之二十一

奇

承前



卷之二十一

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Yellow, Cyan, Magenta, Red, Green, Blue, Purple, Grey, Black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
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爲妻詠
明日至其門陽假僕往探一覲僕遲遲強之而去導馬
出城至林麓中卽跪其罪僕倉惶問詠以袖揮之墜
崖而死歸曰感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婦後當謹於事
也

此一幅像。是寫張公義詠逆僕快氣足快人心也張
詠少學劍術爲客於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聲叩其
故此人曾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
其長女爲妻否則必首發到官詠詢得實明日至門
陽爲探覲假僕借往僕遲遲不應強之始去引馬出
城至林麓中卽跪言其罪僕倉惶問詠以袖揮之
僕墜崖而死歸語其主曰感价已不復來矣速還本
婦此後當謹於行事毋爲小人所挾也

意奴召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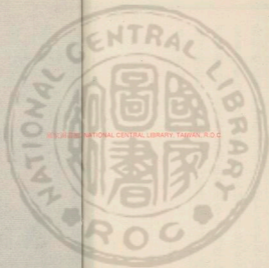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饋。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謁令。假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菓。夜闕呼僕叱問。即奪七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瓘飲散。丞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

此一幅像。是寫柳公路見不平。奮七首以洩公憤也。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有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多貪墨。委一僕伴掌出入。及交代還。爲此僕所挾持。欲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特謁令飲。

借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菓之類。至夜闕呼僕。呵叱責問。隨奪七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寒肉。飲散丞行。令追謝之。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右何真李孝壽張詠柳仲塗四則。見以奴叛主。道路亦爲切齒。蓋忘養之深恩。負生全之大德。凡有血氣者。罔之莫不欲得而甘心焉。况棄傑之士乎。然則背主私逃。不行首發。而窩藏隱匿。是黨惡矣。此例所以加嚴。而連坐之條。一槩從重。良有由也。春秋於討賊。必孤其黨。意在斯乎。吾欲爲僕者。觀李善以下四則。爲主者。觀陶潛以下四則。斯主

愛其僕僕忠其主而述之源寒矣又何株連之有至於何真之聘鑿秦柳二公之禡權七首至今讀之毛髮猶爲悚然神魂亦爲驚悸安知今日無若而人而可憑臆以逞也哉是故爲僕訖則寧久無逆爲平人訖則寧拒無窩斯無害於己無累於人誠吉祥善事也尚其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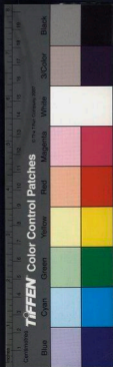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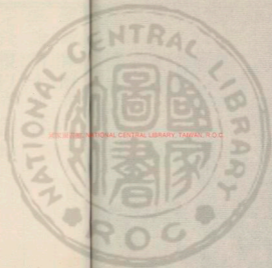


NSC812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 台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76.15



聖諭像解卷之十八目錄
聖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賦稅嘗先

不出符移

輪租織屬

勸辦官租

弟負官錢



活囚種福

畀穀得金

報產狀元

力行十事

畫扇償逋

代償官盤

釋放窮長

聖諭像解卷之十八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卣梁延年編輯

上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急惟正之供畫輸將之義斯追呼無擾賑卹不施于農工商各安其業誠盛世之淳民純戶之樂事也蓋有田則有稅有丁則有差以及各項



不在丁田應納之款俱宜凜增限期照數全完上資
國計下濟軍需伴公私有賴所謂庶人之忠者此也
乃有一種奸刁頑戶故爲延抗囊有餘財半流於不
急之費倉有餘粟多營於無益之爲迨星催嚴比計
無所出則左支右吾或買無藉代杖或賄積役巧回
遮掩抵餒詐幻叢生一旦水落石出則百喙難推千
手莫敵此時公庭血比虜父母遺體玷祖宗聲名而
應完之稅終難短少其他衙門雜用來往盤纏又不
可缺雖欲不棄田產鬻妻孥以求脫圍屢免重楚何
可得也爲汝等百姓計年歲豐收卽當以完糧爲第

一義遵照額設盡行辦納公事旣畢則高枕無憂含
哺而嬉鼓腹而遊樂可言卽卽不幸而年歲荒歉亦
當力加節儉省口所食減體所衣以勉完正供語曰
秋毫以上皆帝力也身爲編氓踐其土而食其毛就
非

聖天子覆載生全之德而猶不踴躍急公清夜自思有
不面赤汗下也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代之民何其忠良而樂易
也汝等其思之

賦稅普先



皇朝詞林典故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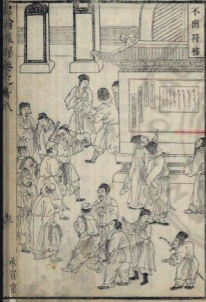
TAIN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若此服出入者，以爲大耻，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嘗先諸縣，竟去官，不種一人。

此一幅像，是寫李封不用刑杖，而賦稅獨先諸縣報完也。唐李封爲延陵令，吏胥民人有罪，一槩不加杖罰。惟使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罪輕重，以日數多寡爲等級。日滿，球釋。若此中服出入者，人以爲大耻，皆相勸勉，激勵無敢犯。賦稅之完，嘗先諸縣，終去官，不種一人。按今之催科者，嚴刑峻比，血肉狼籍，而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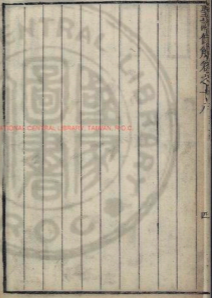
欠如故。何古人德化之而有餘，今人刑齊之而不足也。然則賦稅之完，欠其責蓋不獨在細民矣。



不出符樓

卷之二十一

承宣堂



卷之二十一

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冠平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

此一編像是寫冠萊公官民相信。不待召而自集也。萊公知歸州巴東縣。每有期會賦役。並不出符移。惟書鄉里姓名。揭於縣門。民無敢後者。按官民一體。如痛癢在身。撫摩揄抑。手不呼而自至者。相勸以天也。豈有不完之稅。不辦之事哉。吾於萊公有感矣。

輪租編屬



聖朝傳聞治政
兒寬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權
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
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稱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
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
收租稅時裁凋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左內史以負租課嚴當免民間當免皆悉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經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
寬。

此一幅像是寫民感兒寬假貸之仁。連租不督而集
也兒寬舉侍御史時見漢武帝講經學上說之因從

問尚書一篇乃權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於
是廣勸農業輕緩刑罰平理獄訟卑體下士專務得
人心又稱用仁厚士推情以與下人不敢違道干譽
吏民大信愛之寬又表奏開六輔渠遂定水令以溉
田試時裁酌多寡與民假借稱貸故欠租者甚多後
值軍發需糧左內史以負租得下考例當免官百姓
聞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車載小家擔負糶絡不絕
後核課仍得上考武帝由此愈奇寬按官者所以調
劑平民使豐歉各得其所無窘乏之憂也兒寬聽民
假貸租多不入一聞當免雲集響應頃刻告完課更

以最信乎我以誠往彼即以誠來官之考成無悞罔
之供億不虧羨湖兒竟推情恤下非催科良法也

勸辦官租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大本圖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此一幅像。是寫圖照禪師身雖緇流亦知官租之宜早辦也。宋大本圖照禪師凡遇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必先養父母次則辦納官租如欲供僧必有餘始可及之徒衆在此豈無仰望檀那之布施但在已須先爲其大者按圖照出家人也於養親之外卽以完官租爲喫緊此方是真實修行人蓋彼見通租之害身家性命繫焉故大發慈悲作此苦口相勸語信當局

之迷不如傍觀之請也汝等百姓宜思之



第貳官籤



承宣堂

皇清同治庚午年十一月廿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成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肯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取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賊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眼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生三子，皆顯官。

此一幅像，是寫劉徹坐視胞弟欠官錢，致斃神明，亦怒其不友也。南豐劉徹屢舉不第，乃求夢於神，夢中

神語之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損於德，何能望登第耶？徹訴平生並無虧德，事神曰：汝弟欠官錢，汝不能資助，令成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素不肯自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之，猶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人完納青苗錢事，取行且獲爲善之報矣。徹醒後，因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家見途中有賊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文，眼滿無物，可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生三子，皆顯官。按緩急人所時有，而最急者莫急於負欠官錢，兄弟急難坐視不救，安忍甚矣。尚望前程遠大耶。朱軾之

活四種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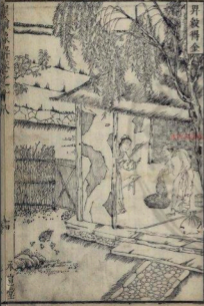
周急神卽答之福及後嗣天之報施豈爽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雲生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輪官囹圄遂空此一幅像。是寫莘老以富翁葺佛殿之資移爲民償官錢。卽立脫刑獄。其廟田爲更大也。孫莘老名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官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修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謂之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頽。

壞僧衆又無露坐者。孰若以此錢爲衆獄囚償官。使數百人立脫枷鎖之苦。其獲福報不更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將錢輸官。囹圄爲之一空。按民負官錢。司牧者無旌賜點金之術。心雖憐憫。終是束手無策。上官催督。急於星火。亦惟有繫諸獄中。嚴刑血比而已。富家廣求福報。琳宮梵宇。動費巨萬。視窮民顛連困苦。號救無路。必不肯輕捨一錢。豈非如來所謂顛倒相乎。莘老以彼易此。真是善巧方便。格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以數百浮屠較之一佛殿。其功德豈不相去天淵。吾願富家常作造浮屠想。居官者



昇穀得金

也。常作勸造浮屠想即使金身露處當亦懼曇之所許



豫章大役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炊炊方熟舍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餓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搗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惡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稅裕

此一幅像。是寫窮民困苦至極之狀。天默與以生路也。豫章歲值大荒。新建縣有一民鄉居窘甚。家中什物。惟存一水桶。止賣得銀三分。別無計較。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炊飯。方熟。舍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餓意欲一飯而去。辭以無有。及入厨見飯。責其欺隱。民搗手曰。此非君所食。乃流涕告以有信在內。將與妻孥飽食。而

或之。故里長聞言。亟傾其飯埋之。曰。若何爲遽至於此。吾家中尚有五斗穀。汝隨我去負歸。可暫延數日。



民感其意隨之同去得穀歸出視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異曰此必里長所積以償官者誤置此穀中渠救我死我安忍私其金而殺之遽持銀還里長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汝者其人固不肯持去相讓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從此皆得饒裕按窮民窘迫之狀真鄭圃所不能繪設非里長來索丁銀則全家立登鬼錄矣里長領埋其飯慨畀以穀俾延須臾之命誠寓撫字於催科者耶天高聽卑各得銀二十五兩好心好報何捷若桴鼓也哉雖然吾猶痛夫有如此等窮民而不得遇如此里長則又將若之何也彼蒼者天願盡鑿缺而補之

報產狀元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書作於... 其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逢一婦哭甚哀問之答曰夫欠官銀十三兩有零賣吾以償吾去則兒失哺必歿故悲耳翁爲惻然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皆不應翁遂盡捐束修與之未至家百里糧盡衆決保買米翁無有人爭非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妻曰吾餓二日矣速炊飯婦曰無米翁曰借之隣家妻曰借已多專候汝歸償之翁告以捐金之故妻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同飽也遂往山中採苦菜和羹煮粥同食一飽既寢夜聞窻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後生子芬果狀元及第

子芬果狀元及第

此一幅像是寫舒翁代償官銀完人夫妻子母其德爲至厚故其報亦至豐也明正德年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上逢一婦人哭聲甚哀問之答曰丈夫欠官銀十三兩有零賣吾身以償吾去則兒失乳哺必歿故悲泣耳翁爲惻然曰吾同舟來者皆江西訓蒙師若每人各出一兩則足完汝事矣返告同人皆不應遂盡捐己所得束修與之未至家百里行糧俱盡眾人湊銀買米翁無有人爭非之其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其妻曰吾餓已



二日矣。速炊飯。婦曰：家中無米。翁曰：往隣家暫借。妻曰：借已多次。專候汝來償還。翁告以捐金之故。妻亦喜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以同飽也。遂往山中採取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既寢。夜聞窗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後生子芬。果狀元及第。按齋妻孥以完官稅。儉歲多有之。安得人人盡遇舒翁也。雖然積善餘慶。提若影響。吾願餘於財者。強勉行善。則狀元及第亦分內事耳。天道豈相遠哉。

力行十事



宜典吳願山無子。有李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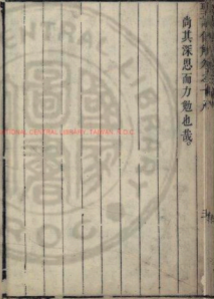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吳公能聽善言。廣積德。以是後嗣也。宜典願山吳公無子。時有李生者。特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得子之會。乃列數事。請行之。第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難完者代爲輸納。第二輕犯

應追贓贖罪者代完。第三各城門設粥廠。以救饑民。第四族屬如蠶貧乏者。不時饋遺。第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第六置藥局。以療疫疾。第七掩無主骸。第八造橋。以便涉。第九置義莊。第十助學田。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按李生十事。以代貧民完錢糧爲先。蓋錢糧完。欠身家性命之利害繫焉。故積善者。誠莫急於此也。然則已力可完者。當竭誠輸將。倘實實難。復兄弟至親。不至如劉徽之坐視。而伺察一體。雖陌路亦如舒翁與吳願山焉。斯民胞物與。曠然大同。而冥冥之中。復報施不爽。是人已交益也。汝等百姓。

書齋儉德



尚其深思而力勉也哉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
牒易米助賑日遣史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
通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
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始取扇來遂據作草畫及枯
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
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此一幅像是寫蘇文忠曲體貧民真不愧風流太守
也蘇文忠知杭州歲值饑荒又兼疫疾力請於朝減
價糶常平倉米復奏給發度僧文牒易米以助賑濟
每日遣史催督醫人四出治病所全活以萬計民有

逋欠稅錢不償者文忠呼至詢之答云家以製扇爲
業今遇天寒扇滯不行故無從得錢非有意負之也
文忠曰汝且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
臾之間寫就二十餘柄其人攜扇纔出府門好事者
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聞之稱頌嗟
嘆至有泣下者按一扇千錢受公之惠者一人耳而
合郡感仰至于泣下蓋物之所及有限德意之所被
無窮也彼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藉口者烏知名士
風流也哉

代畫官錢



承宣堂

聖訓作訓卷之六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陰金輅號仰祈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卽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銀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審投劑中且終不使知所活者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妻以償官錢者卽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後代替綴略起

此一幅像是寫金輅以醫生而代償官錢也金輅山陰人號仰軒精保嬰之術以濟世終其身發藥不計財利應請不避寒暑不先富而後貧凡求治者卽急赴之不少緩越俗醫家出入必乘肩輿輅年已八十猶步行且曰吾欲貧家子稍受此半銀惠耳遇有危險之症貧不能購參者竟自備劑地投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者不可數計一日入市見有鬻妻以償官錢卽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後代替綴略起按范文正公云不爲良相願爲良醫仰軒以保赤之心行保赤之術室家離散惻痲乃身蓋以虛扁而兼禹稷饑溺猶已者也嗚乎仁哉



釋放窮民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faint circular watermark in the center. The watermark contains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d a central emblem.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船錢。盡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此一幅像。是寫蘇頌曲體民情。所通自無不償也。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納所欠市易船錢。盡則繫公庭。夜則禁廂院。雖至成終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放汝等。使汝等得經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錢可乎。皆曰。斷不敢負。於

是縱之。使去。轉運使聞之。大怒。意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按徽比連。欠須經權互濟。俾上可完。公下不苦。民方爲盡善。蘇頌縱之。使去。而償債反先期而至。蓋開其寬利之路。而又結以軫恤之恩。自踴躍不敢後矣。邵康節曰。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信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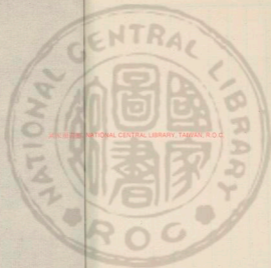
現存
解
卷
之
世
所

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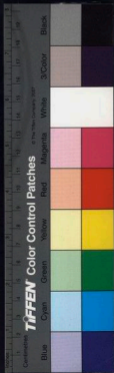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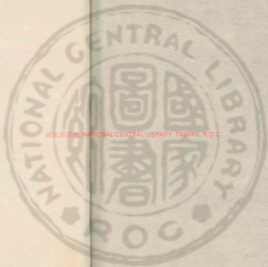


2008.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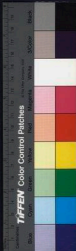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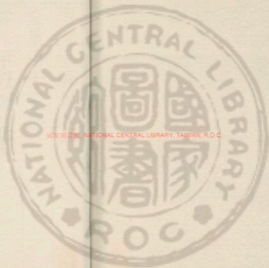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9/1 1905104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Dark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聖諭像解卷之十九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彌盜賊

置樓懸鼓

新鄭義營

藉污承裾

盜悉出首

三科募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聖諭像解卷之十九 巨集

失債不問

為守遺金

桃棗蔭街

投劍定交

驚動君子

不取小魚

賊過弛兵

聖諭像解卷之十九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 臣 梁廷華 編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彌盜賊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浴比其隣同心并力以禁暴止奸斯
匪類永息比戶帖然永享平安之福也舊例十家
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互相約束晝則稽查夜究夜則



防備不虞彼此救應如唇齒相依臂指相使其法最
易知最易行也惟是相沿已久日漸懈怠或視為具
文或虛應故事辦欄雖設巡邏無人甲胄雖掛輪值
推諉痛癢既不相關緩急同於膜外驟遇不測則倉
皇失措本家束手待斃切隣閉戶傍觀輕即奴去財
物重或縱火傷人一經報官事主旋被差拘隣佑也
方似遭拖累聽審押保俱要費錢盜幸罕獲認賊實
証非一次可了幸而結案其焦頭爛額之狀已難以
言語形容矣倘免脫無踪則官府定受參罰捕役定
遭嚴比一日不獲一日不結焉藤滋蔓說無休期真

是身墮苦海一岸茫然此等苦楚總由備之不早防
之不豫隣佑不齊心老成不董奉富者吝財貧者惜
力悠悠泛泛以釀成大釁也

皇上洞悉此弊故欲汝等百姓盡心聯發實力奉行如
每家男婦幾口有無新到親朋或係熟識或係昧生
一一細查來歷若涉可疑立行驅逐子弟有無游手
好閒勾引外人賄賂酣飲淫蕩拘役等情訪訊得實
輕聽鄉約戒儆重送官長究懲如此則後生晚輩箇
箇務實學好內奸自無所容至於守望相助患難相
救悉照保甲成規各隨鄉風土俗確畫酌行一家有



盜九家救授一甲有盜九甲擇禦甲既如是保亦皆
然富者出貲財貧者出氣力器械完整柁鏢齊備首
尾相應聲息相通隱然其虎豹在山之勢雖點如齧
距亦必裹足不前矣此安民息盜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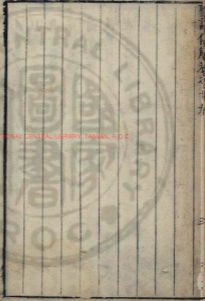
皇上特爲汝等申明之汝等百姓尚其實力奉行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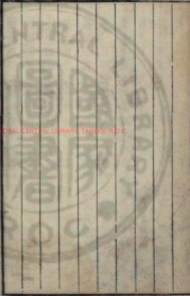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
以爲之主如一戶爲盜則累其一村一戶被盜則累
其一將每遇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賊盜數少
百姓衆多無有得脫者由是隣縣克斥而一境得清
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按義營與李崇
鼓樓同若民間聯保甲儼其意而行之自有明效惟
在齊心并力以共爲防衛斯壯德探丸不彌而自銷
耳

則從車騎闕里皆以爲長者敬皆召見責問之因貰
其罪持其窟昔所負使致諸小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旦召之詣府恐諸偷驚駭逃避願一切署爲吏賊
從之且遣歸休偷長益酒小偷悉來稱賀飲至醉偷
長暗以赭色汚其衣吏坐問閱之見衣汚赭色卽收
縛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按盜所伏
藏如兔窟狐穴至爲隱密非其黨不知張敞以盜捕
盜故不勞而坐縛也然必求問長安父老蓋恐廉不
得實則波及無辜是機權中有經非一槩智察之尚

矣





淵在岸上據胡林指鹿左右皆得其宜兼神姿峯峻
 穎發雖處掠劫狼鄙之事神氣猶覺迥異機於船屋
 上遙謂之曰卿才具如此何不自愛而亦作劫耶福
 聞之便當下悔悟且泣涕投去其劍以身歸機辭氣
 亢厲非尋常人機益重之即與定交作筆薦焉同過
 江任至征西將軍按凡為盜魁者其才必異庸流故
 袒臂而呼應者必眾若招之使歸其餘自然解體又
 偵轅之駒善用之速勝驚足既資其才又散其黨斯
 亦彌盜之一法也





盜哀至密行訪詢並州中豪強右族所為哀陽為不知故意並加禮遇且謂曰刺史本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輔佐得共分其憂耳乃悉召魁桀役黥少年盡署為捕盜主帥又與各分地界若本地界盜發不能緝獲卽以故縱論于是諸署為主帥者皆倉惶恐懼先自首伏曰前盜實繫某人某人乃具聞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勝於州門曰凡盜可急來舉首如盡今月不首者戮之於市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於是旬月間盜皆自首哀取簿質對果不爽於是原赦其罪許改過自新由此羣盜屏息拔盜賊蛇蟠劫

結互為劫奪非靖其根株何由能息韓哀之法使羣
凶各無遁情而又開其自新之路真善於彌盜者也

三科募士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盧
詡爲朝歌長始到詭河內太守馬稜願假轡策勿令有
所拘闕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
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
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誅是
駭散

此一幅像足寫虞詡堵盜之術也漢時朝歌賊竄季
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力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

歌長始到之日詭河內太守馬稜請曰治盜如御馬
願假以事權使轡策在手勿令有所拘闕及到官乃
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使各舉所知其攻
掠劫奪者爲上科傷人偷盜者爲次科不事家業者
爲下科收得百餘人詡大爲饗會盡赦其罪使人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徑備爲賊作衣暗以綵線縫其裾有出
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按賊其初皆良民也
凡桀黠率勇者收之皆可爲瓜牙之用虞詡三科募
士如以毒藥攻錮疾所謂小人爲惡有力爲善亦有

力也。然歲賦數百人，屠戮過多，豈亦同于太叔盡殺
崔苻之意耶？使平日能聯保甲，則銷禍於未萌，斷不
至草菅民命。如是之衆，三科盡策，甚異第在險而運
奇，不若宅平而無爲，由突徙薪於事前，與焦頭爛額
於事後，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

失竊不問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竈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隣家戲藏耳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问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惜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范公爲政民自不爲盜也范公尹洛時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候馬暫歇店欲行以馬餘芻未盡坐少待見一老翁負竈於墻下有人來告曰黃犢爲人竊去矣翁聞之坐不向問須臾之間再失犢告翁容色坦然自若徐曰爾亟往求必隣家戲若偶藏耳謝以翁爲有道者異而就問之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答曰范公在此誰肯爲盜乎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聞之衆則水圓五方則水方范公不怒而民咸於鉄鉞果捺何術以臻此也孔子告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



世宗憲皇帝御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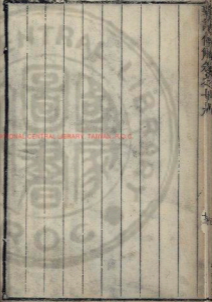
六

承宣堂

為中道金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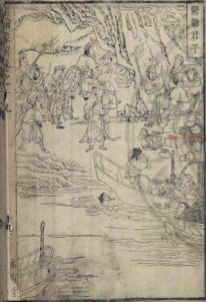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御筆



王詔知定州定雜戎吳詔開誠釐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此一幅像是寫王公德化所感小民不捨遺金也王詔知定州定地雜戎吳詔開誠心釐積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特來告言蓋欲公代爲訪求也詔曰汝但往失金處必有爲汝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

不忍爲流涕語之其仁愛如此我忍攜此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內哉梁御史來按部猝然入獄惟二繫囚在焉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非其盛德曷由臻此然則欲民不爲盜本原之地尤不可不加意矣



驚動君子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featuring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seal. The seal contains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ROC' (Republic of China).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alligraphic st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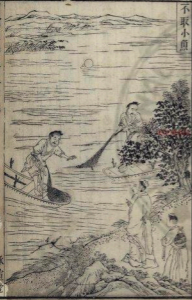
陳白沙舟行遇盜盡劫財物白沙居舟尾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陳白沙學粹行完，雖綠林亦知敬而愛之也。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行財物，白沙居舟尾，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曰吾輩小人，竟來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之而去。按白沙，理學也，而盜賊亦傾心焉，孰謂匪類無棄矣之好哉。龔遂對宣帝曰：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觀白沙所

遇盜尚猶有赤子之心者，莫謂盜逆無道也。汝等百姓苟能正心修身以化之，聯絡保甲以禦之，將鴟梟盡化爲鸞鳳，荆棘盡化爲芝蘭，兵刑之氣銷，獄訟之風息，故曰一澄其源，則萬派皆潔，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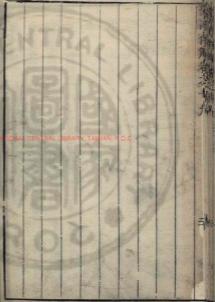
聖俞梁昇之十九



不取小魚

不取小魚

不取小魚



季子治豈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鬪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聞之。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此一幅像。是寫季子積誠所感。民自不欺也。季子卽子賤爲豈父宰。三年。巫馬期往觀政。化見漁人夜間得魚。輒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隨得而隨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

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也。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鬪行。不敢違教。若有嚴刑在其側者。不議季子。操術。術以至。孔子曰。丘嘗聞之曰。積誠於此者。自感動於彼。季子必行斯術也。聞之。蘧伯玉不以昭昭守節。不以冥冥惰行。君子猶號稱之。漁者何人。而乃咬朕不欺。其志雖處暮夜之間。則如白晝。彼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者。其必非一日之積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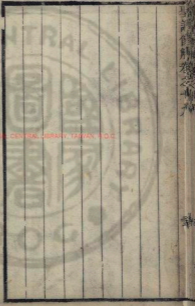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賊邊池兵



永一臣記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永一臣記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木去舍六七里妻龐氏常
泝流而汲後值風不特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
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時時以意自遺
其嫌久之姑怪之隣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即呼還詩
有子後因遠汲溺水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
一時不在姑嗜魚鮓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贖呼
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
供二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
屬鬼神以故此落象其安全焉永平二年舉孝廉顯宗
詔曰大孝入朝凡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此一幅像是寫姜詩夫婦篤孝劇賊過而不敢犯也
漢姜詩廣漢人妻龐氏同郡龐盛女也詩事母至孝
母好飲江水木與舍相去六七里妻常自泝流而上
汲取江水後偶值風大作不得依時而還詩見母渴
妻汲水來遲遂責妻而遣去之妻不忍違離又不敢
逆命乃私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售錢市買珍饈美味
轉囑隣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不欲使姑知繫已所
進恐觸其怒或致不食也久之姑怪其數隣母具以
實對姑感其意乃即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水妻
恐姑哀傷不敢發言託以往外行學一時不在姑好

食魚鱸又不能一人獨食夫婦二人常竭力作勞以爲供給且招呼隣母共食一日舍側忽有泉湧出其味與江水相似每旦輒有雙鯉躍出以供二母之膳其後赤眉賊經詩里乃收解兵器而後過曰驚動大孝必觸鬼神之怒以故比落之中咸各家其安全永平三年舉爲孝廉顯宗特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不欲有所去取也由是皆拜郎中按彌盜之法莫善於聯保甲乃姜詩純孝而赤眉不敢犯蓋本原之地其所感微也恭讀

上諭首以敦孝弟而復申以聯保甲誠哉本末具舉政

教之能事備矣。

聖諭像解卷之二十目錄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讐忿以重身命

不念舊怨

負荆謝罪

兼兩人僂

上堂拜泣

杜門縱博



聖諭像解卷之二十目錄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讐忿以重身命

不念舊怨

負荆謝罪

兼兩人僂

上堂拜泣

杜門縱博

密置啞藥

踴躍赴戰

平心出子

親送遣戍

魯子爲掾

發塚天譴

吉神相隨

聖諭像解卷之二十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 臣梁延平編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讐忿以重身命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消釋讐怨除去忿心庶幾保全性命
蔑惜身家而無爭鬪成凶之患也禮曰君父之讐不
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是則報

警者原古人之所許也然有必報之警有不必報之
警必報之警綱常倫理所繫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也不必報之警小嫌細
故所加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道
是也權衡輕重較量彼此不以人所必報者出之已
則怨毒之端塞矣不以我所不必報者加之人則包
容之量弘矣此焉不察而倅倅自用舉凡晬曉之末
語言之微取與授受之間飲食醉飽之際一有不合
驟投刃而起鏖劍而視構不解之釁起滔天之禍孔
子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豈非感之至大
者哉至於背公滅黨如朱家郭解之流專以報警殺
人爲事尤非盛世所宜有而國法之所必加者也
皇上慕清淨寧一之化惟欲汝等百姓長厚居心平恕
待物唾面聽其自乾指斥可以勿問橫逆之來惟知
自反苟爲安人禽獸奚擇夫然後警忿解而身命可
重矣蓋血肉之軀不可視爲容易孝經以身體髮膚
不敢毀傷爲孝所以重視此身命者誠重視父母重
視兄弟妻子重視田園產業也

聖諭十六條而終之以此蓋知民之情甚悉愛民之意
甚殷叮嚀告誡教思無窮其真日月照臨之德也夫

聖諭廣訓卷之二

不念舊怨



其真天地覆載之仁也夫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overlaid with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ogo.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太祖徵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來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拜爲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剖羊醢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自是秋毫不敢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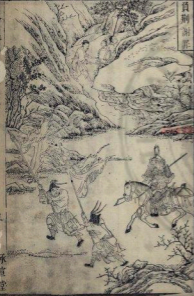
此一副像是寫宋太祖不以小怨棄將材故卒收安

邊之效也董遵誨之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太祖未遇之時客遊至漢東遂暫依焉遵誨憑藉父判史之勢嘗狎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狀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爲龍飛騰往東北去是何祥瑞也太祖皆不對及卽位乃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願請來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猶念舊怨耶乃拜爲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親諭以朝廷威德剖羊醢酒以犒勞之甚是周至衆皆感悅數月後復來騷擾邊地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自



是秋毫不敢犯按齊桓忌射鈞之怨故功成一匡晉
文釋斬祛之恨故業弘定霸若宋太祖之不念舊惡
董遵海之克著奇勳君臣之間亦可謂各臻其極矣
夫以萬乘之尊威權在握欲報宿讐如泰山壓卵無
不碎者而宋太祖寬大仁恕如此且復收制敵之效
然則讐忿其可以勿解也哉。

負荆謝罪



趙王歸自滏池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自侈戰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欲辭去相如因止之曰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內袒負荆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焉。

此一幅像足寫藺相如輕私位以重國事其所全者大也趙王與秦王盟於滏池歸而論功拜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自以戰功甚大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云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相會每朝常託稱有病不欲與頗爭列次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深以爲耻相與諫相如且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強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及其羣臣相如雖驕下亭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彼強秦所以不敢遽加兵於趙者徒以
有吾兩人在也今吾若與之爭是如兩虎共鬪其勢
不能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願聞其言深用自愧乃解衣肉袒負荊於背因賓客
爲介紹至相如門謝罪遂定爲生交

兼兩人候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耻遂
潁川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
子谷崇請帶劍侍側以恂非常恂曰不然昔前相如不
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
皆兼兩人之餼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勸兵欲追之
而將士皆醉遂過去恂遣人以狀聞帝徵恂使與復結
友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寇恂於賈復忿怒之下寧寃以避其
鋒也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復
以爲耻兵過潁川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
謀不與相見時有姊之子谷崇請帶劍侍側以防意
外之變恂曰不然昔前相如不畏秦王之威而反屈
於廉頗者意在爲國也乃勅所屬縣盛設供具一人
皆兼兩人之餼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勸兵欲追
之而將士皆醉不能軍遂過去恂遣人以狀聞於朝
帝於是徵恂使與復結拜爲友而去

上堂拜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mm

35mm

40mm

45mm

50mm

55mm

60mm

65mm

70mm

75mm

80mm

85mm

90mm

95mm

100mm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安思順帥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而不
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
順光弼意欲亾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
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抱
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執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謀破賊

此一幅像是寫郭汾陽捐小忿以成大功也安思順
爲帥朔方時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兩人
意不相得雖常同盤飲食彼此睨目相視並不交接
一語及子儀奉詔代安思順光弼不自安意欲亾去

然猶未決旬日詔令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
子儀曰一死固所甘心乞恩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抱
光弼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率兵東伐
此何等時而乃懷私忿耶執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
謀畫破賊之策



杜門家傳

卷之二

杜

承宣堂



卷之二



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寇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此一幅像，是寫寇萊公藏疾納汗之量弘也。初丁謂貶萊公為雷州司戶。其後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萊公遣人送一蒸羊，迎謂於境上。謂欲見萊公，萊公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萊公亟杜門，令家僮縱博，俟謂行已遠，乃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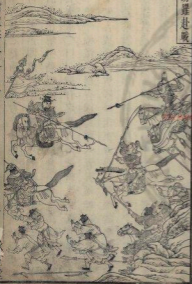
密置啜萊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
榜第上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召成之飲密置啞藥
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暗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
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此一幅像是爲古成之遭人毒害而能以命自安也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山下力學無倦作詩多驚人語
於梁灝榜登第上預聞之有張某妬成之名居其上
詐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及黎明臚傳唱名成之
暗不能應上怒甚令左右扶出或勸成之奏明其事
成之曰造物司命有定非人力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郭羅赴殿



郭進爲山西巡簡使。進威令嚴肅，嘗有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卽當薦汝。汝敢，可自投河東。其人卽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此一幅像，是寫郭進不責誣訟之誓，而能使其將功贖罪也。郭進爲山西巡簡使，威令嚴肅，下皆畏憚。嘗有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等事。太祖預知其情，將軍校送郭進，令自殺之。時值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赦汝罪，汝若能掩殺敵

兵，卽當薦汝於朝。汝敢，可自投河東避罪。其人卽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狀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聖俞集解卷之二十一

平心出子



承宣堂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勝
子賓客爲郡盜逮繫盧江勝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出之
勝慚服

此一幅像是寫何武有容人之量也何武與戴勝意
不相合勝嘗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時勝子
賓客爲郡盜逮繫於盧江獄勝自以子必死武平心
出之勝慚服按私懷報復乘事勢之便力置其人於
死以自快意固奸險所爲若矯情干譽掠美市恩亦
非大道之公也勝子罪不至死而武平心出之其殆
孔子所云以直報怨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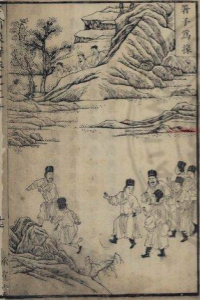
親逆道成



門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成袁送之如故

此一幅像是寫袁松厚道其視私悞如浮雲之過太虛也門達構陷袁松及松事得白出獄而達又以罪當遣成臨行袁送之如故按松所行豈所云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歟古道照人良足尚也

君子為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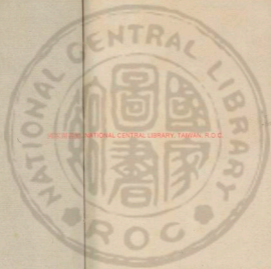
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到簡孚曾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
闔家逃之景伯督縣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
此一幅像是寫房景伯不較宿怨而後施之以恩也
房景伯奉命守清和郡民有到簡孚者曾以無禮加
景伯聞其臨郡懼乘便報復乃闔家盡逃景伯督令
縣屬追訪之且署其子爲西曹掾以安其心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